

新中華叢書

中華書局印行



新 中 華 叢 書

文 苑 談 往

第 一 集

楊 世 驥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潘序

文學者各有其努力側重的方面。從人生社會觀照上，涵泳胸襟，抒寫智慧，是文藝創作家。從文學欣賞上，發掘蘊蓄，解釋精微，是文學批評家。從文學潮流上，貫穿千古，看出文學的大勢，給往代以公平的評價，導將來以應有的歸趨，是文學史家。因為各有側重，所以創作家不必同時兼作批評家，文學史家不必同時作詩寫小說。因為同屬文學範圍，所以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寫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創作；而一個創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評的最精確標準。這如同一株大樹，雖其根幹花果形狀上有些差異，却同屬於生命的完整。

所以文學者的修養，要從各方面努力去體認完整，也要從完整中分向各方面去精研其所求的專一。而在這修養工夫上，尤其有一件根本至要的精神：那便是黜華崇實的精神。「修辭立其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作人的寶訓，自然也是治學的南針。不具備這基本條件，不立足最高處開拓胸襟，不自己看重工作的本身價值，遠超過一切浮譽虛榮，不以一點一滴的辛勤來完成包舉宇內的雄心，其結果若非完全無成，便是一得自封。在今日中國學界風氣掃地以盡之時，轉移風氣培育根本，非有篤實君子以身作則斷難有所挽回的。

我的朋友楊世驥先生立志探研中國文學史。他在七年前本已寫成一部近代中國人文志，鄭振鐸先生為他作序，有幾家書店熱切地向他接洽出版。但他子細校讀，終於決定不刊布。並且由此決定作更精深的用功，切實探究每一個人的成就，每一個微小的問題，期於在源頭上以細流匯為大海。我在四年前尚讀到他那尺多厚的稟稿，想到書坊玻璃窗內裝璜美麗的書冊，覺得他正以樸實的儒生步伐靜默地沉着地踏在那些書冊之上。

如同一個潛夫在郎署，他白晝了公事，夜晚治文學。有些閑工夫，他便到各處去搜尋材料。以戰時後方文物的凋敝，他居然盡可能網羅了許多紛紛史料。他去讀、去想、去證、漸漸地，漸漸地融匯貫通了許多新穎的見解。他這時實在已經得到學問本身的快樂。他的生活異常充沛。他的一件舊長袍，一堆堆破了封面的書，彷彿永遠發射無

盡的英光，照耀得世上最大最肥的富翁那樣地寒瘦。他的大書還不會出來。他還要等待。

然而他並沒有放下筆，却是辛勤地在寫。他的意思，第一步要寫一部「近代中國文學述論」，系統地，廣泛地建立中國文學史新的第一步規模。以戰時關係，許多材料還需要補充，許多問題還不能得到確切不移的論定，因此一時無法完成。其中素來爲人所不注意的一部份曾經應中華書局之約陸續在新中華雜誌及他處發表。這便是現在集印的一冊「文苑談往」。自然，在這小冊子中只是一鱗一爪，但可注意之處已經很多。

第一，近代文人的生平事蹟及著述，大多淹沒失傳。「同光」以來，國家內憂外患，紛乘迭起，愈促成這種趨勢。坊間所出文學史或則成書倉卒，或則根本未下細羅工夫，因此無一部精密詳盡的。一些前輩老成，熟於舊事，或者懶於傳述，或則不願爲此，或則他們的文學見解不盡弘通，縱有所傳，未爲典要。一些後進之士，又多虛浮輕躁，不多讀書，因此更無載筆之人。世驥對這一點十分注意，他正在建立他廣博的基礎。我深切地知道他，往往一字之微，用去了悠久的歲月和曲折的訪尋。

第二，中國古代的史家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爲一己的正直責任。世驥在關幽的一點上，十足表現正義。他研究近代中國文學概況，一貫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驅者們。這種態度是忠實的，也是義俠的。即使在這小冊中，我們讀了「樊錐與蘇輿」，纔知道當時有這樣兩位典型的人物；讀了「周桂笙」，纔知道這位翻譯界的啓蒙英雄；讀了「戲曲的更新」纔知道那時演進的大脈絡和那些陌生的人名。如此之例舉不勝舉。有了他，將重新把文學國度裏那許多久已埋沒的陳勝吳廣們復生起來。這意義異常深刻。

第三，小說在外國被看重也是不久以前的事。在中國素爲文學者所不屑道。以我自己說，雖然知道晚清許多新思潮，新運動都由通俗小說傳播，同時許多惡劣的社會現象，也祇有這些小說反映得最翔實，要想真切的看到那時代，應該看一些這類的書。但我却怕耐心讀那些不甚精美的文字，並且也得不到那些久已散亡的冊子。錢杏邨先生在世驥之前首先對晚清小說感到興趣，已經著有專書。世驥在這一面更是用了工夫。就他現在手邊的材料，幾乎超過錢先生所見過的一倍有餘，其來源非出自蘇、滬一隅，而尤注重內地各省民間小說的發掘。他像一個工程師一樣

地，正在鑄鑄着千千萬萬的廢鐵，以期作出系統的報告書來。我相信許多讀者，將第一次從他得知那些冷僻的小說名字。

第四，世驥的筆調鋒利而圓轉，更能溶入動人的感情。他敘寄禪和尙那樣宛委，敘彭遜之那樣跌宕。他的夾敘夾議的靈動風格，使我們如聽最會說話的人「談故事」。雖然他的態度那末嚴肅而我們絕不是枯燥地在「讀史」。這是他文字修養最成功的地方。於此，我們看見他不但有史家的專精，並且有文學者的完整。

新生中國的輪廓，雖然包含千頭萬緒，但其精神必然由這種廣大簡樸中漸凝漸顯。以新中國的文學史而論，也決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在短期間所能成。這完全有賴於篤實踐履的學人共懸一目標，分擔其辛苦，逐漸築堅拓大其基礎，纔能竟其全功。世驥的這本小書，可以說是他自己以及別個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塊石頭。我作這一篇序，更矚望到壯闊的將來。爲了他們的著作，即使我至多不過是一個拙劣的鈔胥，我也將欣然願爲傳寫的。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重慶玄隱廬題記，潘伯廕。

文苑談往 第一集 目次

潘序	一
樊錐與蘇輿	一
英美三教士	四
周桂笙	一〇
徐念慈	一五
吳之英	二一
詩界潮音集	二四
張登壽	三〇
黃讀山	三三
曾彥的「桐鳳集」	三八
寶廷	四一
劉毓盤	四二
戲曲的更新	四二
招隱居傳奇	四五
黃世仲	六六
彭俞及其「泡影錄」	六七
文明小史	七四
冰山雪海	七九
吳沃堯「歷史小說總序」	八四
痛史	八五
新石頭記	八六
	八七

劫餘灰	九一
瞎騙奇聞	九三
發財秘訣	九四
電術奇談	九八
艮嶽烽	九九
駢游記	一〇〇
新雙鏡	一〇一
禽海石	一〇三
新癡婆子傳	一〇四
鄰女語	一〇五
女銅像	一〇五
還魂草	一〇七
上海之維新黨	一〇八
市聲	一〇九
掃迷帚	一一〇
康聖人顯聖記	一一一
未來教育史	一一三
斷腸草	一一四
後官場現形記	一一七
檮杌萃編	一一八
	一二五

466201

文苑談往 第一集

樊錐與蘇輿

一八九五（光緒乙未）年，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力行新政，其影響最大，受到當地文人反對最烈的是開辦時務學堂和創立南學會。因為新舊思想的不同，還加上意氣的作祟，致使湖南發生一場不平凡的鬥爭，這種鬥爭展延了三四年之久，直到戊戌之變，陳氏革職，南學會無形停頓，時務學堂也被改為求實書院，舊派得到完全的勝利，方纔漸漸地平息下去。

樊錐與蘇輿當時都是湖南人中的後進之彥，他們各以最激烈的姿態，出現於那次鬥爭之中，代表了新舊兩個極端相反的傾向。

值得同情的，當然是樊錐。錐字一蕭，邵陽人。光緒丁酉拔貢。少時攻讀長沙城南書院。與蘇輿同出王先謙門下。梁啟超、黃遵憲在長沙組織南學會，他首先在邵陽組織分會以為響應。自任會長，手訂章程。章程的措詞表面很和平，實際是要提倡「民權」和「平等」，一時入會的人甚衆，蘇輿「洞燭其奸」，便挺身出來和他作對，將他所擬的章程逐條反駁。如章程裏有「倫常乖舛違背孔教者雖有保人不准入會」之語，原是很平常的，蘇輿看見他利用「倫常」和「孔教」做盾牌，因此駁斥他道：「若然，則樊錐永宜屏絕不准入會！蓋平等邪說，自樊錐倡之也。無親疏，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尙何兄弟夫婦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則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豈但所謂『乖舛』云乎？聖人人倫之至，似此滅絕倫常豈格外更有『違背』者乎？若而人者在會諸公宜如何處治，以挽倫紀，以扶聖教，豈直『屏絕』已哉？今諸公反推爲會長，其於學會章程大相刺謬，閱者省覽焉！」大肆謾罵。可是舊派的攻擊和污蔑終於敵不過時代的要求，分會會員有增無已，並不因此減少。稍後巴陵，沅州等地南學分會也紛紛成立了，唐才常譚嗣同在瀏陽創辦的羣萌學會也改組爲南學分會，新派的勢力一天比一天浩大起來。

他在這時，更著「開誠篇」「發銅篇」諸文，發表在「湘報」上，其持論的激烈，見地的透澈，實出當時譚同、梁啟超諸人之上。尤其是「開誠篇」一文發人之所不敢發，信筆直抒，沒有絲毫顧忌，像奔迸的火花似的，使頭腦遲鈍的人讀了，直爲之目眩，無不認爲「悖謬」。蘇輿也就不惜以詳盡的毒辣的口吻加以駁斥。如開誠篇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復見天日也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復以是受之，二千年滄肌浸髓，樁夢桎魂，甜嬉怡悅於苦海地獄之中，縱橫馳驟於醉生夢死之地，束之，縛之，踐之，踏之，若牛馬然，若菴若然！」蘇輿駁道：「我朝開國以來，教養衆盡，上何嘗愚下，下何嘗受愚！且二千年自漢迄今，其間聖君賢相理學名儒，不可殫述；樊顧謂其樁夢桎魂，甜嬉怡悅，束縛踐踏，若牛馬菴若，目中固無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內也。樊雖不產於空桑，安得出此喪心病狂之論！」接着又說：「今宜上至百僚，下至羣醜，俱如此類，網羅淨盡，聚之一室，幽而閉之，使其不見日月，不與覆載。」蘇輿駁道：「自古權奸逆豎，心懷叵測，必將忠臣義士，一網打盡。樊雖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臣義士，無噍類矣！」以及「是故願吾皇縱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問於人，不謀於衆，下一紙詔書斷斷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極，雖有目前，一無所用，與其肢剖節解，寸寸與人，稅覆何所，蹈天無能，不如趁其未爛，公之天下，朕其已矣！』」蘇輿駁道：「天子詔命豈臣下所敢戲擬，況此等大逆無道之言乎？國典具在，辯制寸磔處以極刑似尙未足蔽其辜。」他論到民主政治的必然起來，則說：「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爲是，窮極生變，鬱極生智。」蘇輿駁道：「治天下者，大權不可以旁落，況下移於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雖貴人人有自主之權，將人人各以其心爲心，是使我億萬人民散無統紀也；樊雖謂可以一其心，吾謂實億萬其心也。此則亡且益速又烏能起而救之！泰西國固多民主，然法國議院朋黨蜂起，卒爲國禍，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雖曰窮極生變，鬱極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聖以來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其斯以爲智歟？真漢奸之尤哉！」還有：「洗舊習，從公道，則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蘇輿駁道：「尊卑貴賤，有一定之分，法律條例，有不易之經，樊雖公然敢以猥鄙惡劣謬亂字樣

詆毀我列聖典章制度，毫無顧忌，其狂悖實千古未有，且明言秦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紀年，直曰以耶蘇紀年可耳。」二人皆各趨極端，而樊錐在當日抱着改革政治和社會的熱忱，主張從根本破壞着手，無論其是否膚淺，他能夠站在時代的尖端，不顧環境的迫害，精神已不可及。他文章的組織以入股為根底，而能開闔自如肆應不窮，字句間橫溢着熾灼的情感，實開梁啟超戊戌以後政論之先河，尤為難能可貴。可惜今日已無從搜羅他更多的著作了。

他的勢能，實在太高張了，終於被邵陽人士勾結官員，給他一個「亂民」的罪名驅逐出境，並四處張貼他的罪榜其內容是：「立驅逐亂民字人邵陽士紳軍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貢樊錐；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壞倫常，惑世誣民，直欲邑中人士盡變禽獸而後快。我邑公同會議，於四月十五日齊集學宮大成殿禱告至聖孔子先師，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刊刻逐條四出張貼通告通省，倘該亂民仍敢在外府州縣倡布邪說，煽惑人心，任是如何處治並無異論，特此告白。」云云。先知先覺之士，無疑要被人視作洪水猛獸，非予以撲滅不可。他雖然失敗了，而敵方的手段，徒然表現卑鄙與強橫而已。他離開了邵陽，離開了湖南，無地自容，便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肄業。一九〇〇（庚子）年歸國，因與蔡鍔有師弟之雅，鍔時在桂林創辦法政學堂，聘請他為總監，後與他復因事齟齬，他未及看見民國的成立，就鬱鬱而死了。

樊錐的勁敵蘇輿，字厚齋。平江人。王先謙認他是最能「紹傳已學」的高足。（見王氏「葵園校士錄」）梁啟超輩在湖南活躍的時候，先謙以嶽麓城南書院院長之尊，雖然看了很不順眼，似乎犯不着直接與他們為敵，所以始終保持緘默，而由他作了馬前卒。他在戊戌變後一月，將那次鬥爭中舊派諸人論說和朝臣保庇他們的奏牘，輯成「教翼叢編」一書，保存了當日最翔實的史料。這部史料雖然記載了他們衛道的勝利，也塗上他們不可原恕的意氣的污點。他後來也曾到過日本，旋經供職郵部。他所眷戀和維護的政治制度既日就於崩潰之途，本人也就頗不得志，從此祇好專心述作。所著有「春秋繁露義證」若干卷，由先謙代為刊刻行世。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以詩為主。有「自怡室詩存」四卷，又「飛淚集」若干卷。其詩就技巧言，才情弘灑，偶為艱險，如履平路，蓋完全是學韓而深有所得者。「自怡室詩存」自言係取「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自寫牢鬱，聊為紀念。如讀昌黎詩所云：

獨開麥奧開詞場，選誼駭心李杜光，訓子乞恩休詆議，性情真處見文章。
髯蘇儻耳激哀吟，屈子離憂澤畔吟，我讀潮陽南去什，一般淒絕逐臣心。
強效鹽梅愁暮雪，夢論炎熱視春花，却將世事成悲吟，把卷真同一歎嗟！
塗改虻全誦臯甫，平生東野一低頭，劇憐薦士綢繆意，空盼三千起唱酬。

平行齷齪傲天神，留得人間囑強身，獨有小園桃李在，金釵略遣座添春。

靈穎往還釋不礙，桑輿遙契莊爲師，終嫌佛語汙纒素，賈作誰驢阿鼻尸。

由此可以看見他詩學的淵源，他始終是「留得人間囑強身」的，一九一二年，他即以「國變掛冠」還里，他的「濺淚集」爲何事而濺淚？也就不言而喻了。他因爲深得先謙信任，先謙晚年無子，適將全部產業交給他經營，他便拿來變賣經商，不數月卽虧累淨盡，致與王氏族人興訟，大約在一九一四年，憤恚而死。

英美三教士

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一般有志之士，覺悟到中國有改革的必要，於是著爲議論，恣肆地宣達對於時代的親感，或建議朝廷，或指摘敵政，或紹介西洋政法制度；因爲新事新理日趨繁複，不得不打破歷來古文、駢文和八股的章句義法，自由起訖，信筆直抒，同時儘量容納新的名詞，引證新的史實，另創一種風格。這一類作品，胡適曾經名之爲「時務的文章」（見「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而最早試寫這種文章的人却是幾個外國在中國傳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爲當時重要的代表——他們抱着宗教的虔誠，希望中國走上新的道路，所辦的報紙刊物，所做的文章，給予當時影響極大，隨後鄭觀應、康有爲、梁啟超、劉楨麟、黎祖健、管斯駿等繼踵而起，使這種文章的體式更完備了，勢力更擴大了。

三位教士來中國最早的要算李提摩太。他是英國人。爲倫敦傳信公會教士。一八六八（同治戊辰）年就被派到

山西傳教，數年後適值河東一帶大旱，他目睹各地餓殍載道，一般逃亡的災民，轉徙流離，雖欲以草根爲食亦不可得，就以會中經費悉數購辦賑米，施粥救濟，教會會務因以停頓。他爲人性情剛直，思想開豁，素抱大同主義，同情中國，以爲在中國必先輸入科學知識，使民智進展，然後宣傳教義，則事半功倍，其他教士都不能瞭解他，且挾嫌誣以侵吞會款，把他開除會籍。他在山西無法立足，便到北京廣學會充任編輯之職，譯著「列國變通與盛記」「泰西新史攬要」「西國聖賢詳紀」「泰西生計學說考」諸書，持以遍謁當時政治上的權威人物。他曾經遊說於李鴻章、翁同龢之門，李鴻章懷疑他以一個教士，而熱烈關切到中國怎樣維新，怎樣變法，必爲英國派來的奸細，因此不甚親近他；他數度上書，也都之不復，直到後來鴻章奉命祝賀俄皇加冕出國，他亦因事返英，兩人在海船上遇着了，他坐的是三等艙，衣着寒素，行李簡樸，鴻章方纔省悟他並未負有任何政治使命。翁同龢原先很輕視他，而奇怪他以一異域教士，居然能引證孔、孟經典，陳說時事，頗饒興趣，後來翁、李晤門甚烈，同龢傾向變法，意欲使他爲己所用，隔了數年，方纔去回拜他一次。而一般頑固大臣如剛毅、榮祿諸人，則一向認他爲「妖道」。他看見自己的理想既不見用於中國政府，乃於一八八五（光緒乙酉）年創辦「萬國公報」，刊載世界消息，發表自己的主張。他在這時寫了許多文章，大都看重中國如何「轉貧爲富，轉弱爲強」。如「論中國易於富強」，有一段說：

中國軍制，綠營兵餉，除米之外，一月不過一金，即使練勇，月亦三兩五錢至四兩二錢而止。人情儉嗇，不同西國之浮奢，餉項無多，絕異西兵之糜費。中國地大於各國，而練兵不必多於各國，籌餉又復省於各國，但練一兵能獲一兵之益，其額僅與歐西一國埒，則鄰人不得窺伺，疆宇亦得又安。至於興工作，則價值低廉，設學校，則文字一致，凡此數事均歐西各國所自歎弗如者也。所惜官憲因循於上，學塾玩愒於下，狃於積習，埋沒人材於帖括之中，不能發奮爲雄耳！如果振作有爲，洵有事半功倍者！噫，自海禁既開，時局互異，歐洲諸國，自以開疆闢土爲事，從前既佔美澳兩洲，嗣又分據非洲以爲外府；亞洲之緬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戡（中國）薈服，寸疆尺土，不容輕易以與人者也，而今則安南已鯨吞於法矣，緬甸又蠶食於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併於日本矣。今之時勢豈猶可安常蹈故而不知變計也耶？誠能精以練兵，富以養民，課農商以培根本，

此外開鐵路以通商惠工，立郵政以便民利國。年中運費之所出，所省不知凡幾，郵資之所溢又不知凡幾，由此開各鑛以盡地利，設西塾以育人材，將見物產豐盈，民俗富有，而國勢亦蒸蒸日上，當駕五洲以上之，豈第並駕齊驅已哉！

此外尚有「說富」「說強」「論謀富之法」「續論謀富之法」「論工人宜漸富」「論中國人不知其富」諸篇，其內容雖然祇是一些普通常識，而觀察敏銳，能稱道人所不甚注意的瑣事，立論既以中國切身利害為前提，文字又淺顯明瞭，使有志之士讀了，詫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深深地受到感動。當時鄭觀應曾模倣其體撰「富強說」「西學說」諸文，不外根據他的論斷，加以擴充而已。鄭氏所編「盛世危言」一書，附錄他的作品甚多，風行內地。而康有為梁啟超，都得到他的啓迪，尤屬不可諱言：康有為早就熟讀他的文章，對他欽佩備至。一八九七（光緒丁酉）年，有為挾着自己的著作冒昧去拜訪他，自謂素即信奉西教，有志改革運動，請他給予幫助。他讀了有為上奏清廷的疏文，至為驚異；彼此引為同志。他那時在京事務繁忙，思欲雇用中文書記，有為即紹介弟子梁啟超前往充任。康梁二氏當時尚不很通西文，他的各種書籍，自然成為他們的知識寶庫。戊戌政變，康、梁得以安全逃亡日本，他也很盡了些力。一八九九（光緒己亥）年山東義和團作亂，倡言扶清滅洋，同時福建、四川也發生虐殺教士事件，他得悉以後，焦慮萬分，曾代表教會上奏民教相安之策，主張詔令官吏與教士往來，則可免除隔閡，但無結果。次年變亂擴大，聯軍攻陷京津，他適因事赴美，欲謀挽救，已不可及。辛丑和約成立，他方重來中國，交涉以山西一省担负的賠款，建立山西大學堂，由他親自充任總教習，翻譯各種新學教科書，造就人材不少。他於一九〇七（光緒乙未）年逝世，他的墳墓就在太原上馬街山西大學堂原址。

李提摩太的摯友林樂知，美國人。為紐約監理會教士，後改隸衛理公會，於一八七一（同治辛未）年派在中國江、浙一帶傳教。他初到中國的時候，嘗從「太平天國狀元」王韜研究中國文學哲學，他的天資甚高，進步極速，有暇復為王韜講述西洋歷史地理，王韜所著「美利堅志」「法蘭西志」「俄羅斯志」「普法戰紀」諸書，都曾經過他的審定。一八七五（光緒乙亥）年，上海機器局改組成立，他就任該局總纂，翻譯歐美書報，對於中國改革事宜

鼓吹不遺餘力。當時機器局出版新書甚多，惟以民智閉塞，銷數並不暢旺，三十餘年，僅能售出一萬一千餘冊，然而却有一個最忠實的讀者——康有爲。有爲那時，正到上海遊歷，先後購買該局新書凡三千餘冊，幾佔四分之一以上，自己閱讀以後，還遍贈他的門徒，思想因以開拓。至於他自己所著的書，以「五大洲女俗通考」，給予當時影響最大，使中國人讀了，始知婦女纏足，爲中國特有的一種野蠻風俗，有爲更爲之廣事宣揚，於是各地紛紛組織「天足會」，「不纏足會」，他且常常奔走蘇滬諸地，公開演說纏足的弊害。一八七七（光緒丁丑）年，他創辦「大同公報」，專載國際新聞，並按期撰著社論闡述世界大勢，欲使中國迎頭趕上時代。如其「克爾論」一文，首敘英、法、俄在歐洲角逐的情形，和日本在亞洲的野心，隨即轉入中國問題，說：

安中國之策何在？曰：惟在塞之者通之而已！今者商務通矣，內地之塞者如故；海道通矣，南北原之塞者如故；財貨通矣，礦產之塞者如故；電線通矣，郵信之塞者如故；語言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之塞者如故。是故我謂其通，人嫌其塞，我圖其塞，人冀其通。通之而不從，必有強迫以通之日，塞之而不得已，必有代決其塞之時。夫持國猶舟也，操舟隨潮汐爲低昂，容與中流，自有行乎其所以通之日，塞之而不得，假以桃花水漲，依然繫纜於樁，忽焉風捲濤飛，雲隨海立，橋傾楫摧之險，實過於同舟共濟之人。夫才任濟川者，忍使一國之生靈遠與波臣爲伍哉！或曰：內地盡通商務矣，陸路盡通鐵軌矣，礦產盡通貨貨矣，其若開門揖盜何？郵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驛卒之覆轍何？教化通矣，其若長異端之儀何？情意通矣，其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不知通商者，以有易無，以羨補不足；通鐵路者，綺交脈注，骨節玲瓏，合全國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見；合他國之人如親戚故舊，休戚可相聞；通貨貨者，化腐朽爲神奇，供生人之利用，卽如子言，以開門揖盜爲慮，子獨忘「慢藏誨盜」之諺乎？且歐洲各國，又迥非盜賊之比；通郵信者，與鐵路相輔而行，同一聯民心以固國本之長策，且鐵路之作寄書郵，不過通衢大道，異日者郵信以價廉而日多，或更須於常額之外添設驛卒，安有失業之憂！通教化者，取人之長，補我之短，西教以敬天愛民爲本，尊君親上，開邪存誠，且又格致之學所自出，不可與無父無君之楊、墨同日語也；通情意者，同好共惡，患難相卹；卽使

人心不同如其面，斷不致如今日之合而謀我也。凡若此者，皆以通之者塞之之明訓也！誠如是也，中西之好可永，即歐亞之禍可紓，故爲中國計者，仍不啻爲歐洲計也！

其文瑕瑜互見，越乎法度，如「桃花水漲，依然繁纜於椿」「綺交脈注，骨節玲瓏」云云，皆爲高文典冊所不經見之語，也正是後來時務濫調之所自出，其壞處甚至連理不能透達。而他希望中國進化的熱忱，則昭然紙上。「大同公報」出版甚久，由他經營，十三年未嘗間斷，旋復與李提摩太合作，歸併於「萬國公報」，改由廣學會續辦。他晚年歷任蘇州東吳大學教授校長諸職，對於教育事業，也很有貢獻。他在中國將近五十年，生活習慣都中國化了；他喜穿着中國袍褂，鼻烟一物，爲他不可須臾離的玩物，又極講究飲食，他搜集中國「食譜」一類的書極多，曾爲編目行世。他後來是誤食河豚魚中毒而死的。

和林樂知同在上海傳教甚久，有助於中國變法運動，惟教派不同者，有李佳白。他也是美國人。生於一八五七年。幼時父母雙亡，生活極爲困苦。他二十歲左右，因有志作長途旅行，長老會就派他到中國來傳教。他爲人十分機警，因爲看見當時中國士大夫排斥異教的心理頗切，最初不願以教士的面目出現。他在山東居住甚久，終日和中國人往返，不但能說很流利的中國話，諳熟華北各地方言，且從濟南某氏學習制藝八股，他原想參與科考，取得中國仕途出身的資格，作爲傳教的進身之階；但他煞費了苦心，終爲國籍所限，無法達到目的，然而就此對於中國文學有了很深的造詣。他到過曲阜遊歷好幾次，每次皆以隆重的禮節去瞻拜「先師」，還備了豐厚的禮物去接交「聖裔」，當時衍聖公孔祥珂送了一幅錦聯給他，他常常以此事誇耀於他的友人，認爲生平莫大的榮幸。他奔跑了十餘年，對於傳教毫無成績表現，長老會方面對他噴有煩言，把他召回本國，意欲予以懲罰。他回國後，力言中國傳教不可驟然進行，同時不應狹義地以傳教爲目的，須輔以慈善醫藥事業，始有利於人羣，而易見功效。這時正值中國仇殺教士事件層出不窮，教士來華者多視爲畏途，長老會方纔聽信了他的建議，派他重來中國。他攜帶了鉅款，逕赴北京，創設尚賢堂。每逢禮拜，親自站立街頭，邀約市民入堂受教。他抱着「諸教並行而不悖」的宗旨，主張諸教合參，因此尚賢堂來往的人物，且有道、釋兩教中人。一八九四（光緒甲午）年日本進據朝鮮，交涉決裂，他根

據從使館聽來的消息，便中爲一般市民作詳盡的報道，都中人士始知海外發生嚴重的戰事。他看見中國外侮日亟，當局猶不知振奮，因此一再上書清廷，極陳利害。他說：「夫以貴國之有事兵戎也，僕既不能運籌帷幄，借箸而代畫良謀；復不能枕戈待旦，効命疆場，以爲知己者用。何敢累牘連篇，妄與人家國事，然而，士居是國，既能與人以同樂，而不能共人之憂，則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貴哉！」他是那麼熱忱地希望爲中國服務，他以為中國要抵禦外侮，約有四端，一曰「養民有要」，就是應講求工藝、商賈，而禁絕鴉片；二曰「救民知本」，就是應講求實學，不徒然「尋章摘句以文辭見長」；三曰「和睦有序」，就是應「上下一體，君臣無間」；四曰「武備亟講」，就是應講求國防，不可「臨渴掘井」，而「各宜變通新法，勵精圖治」（見上中朝政府書，再上中朝政府書）。當時政府懵然不省，而一般思想前進之士如鄭觀應、劉楨麟、黎祖健、管斯駿等，都和他過從往返，研討新學。義和團作亂的時候，北京焚毀教堂，他因爲極得民衆好感，尙賢堂獨能巍然保存，然而他恐怕有意外之變，終於化裝逃出，又將尙賢堂遷往上海。辛丑和約成立，清廷下詔變通新法，雖然表面「嚴祛新舊之名」，實際上，一般守舊大臣，仍視新政新學爲「洪水猛獸」。他在這時創辦一種刊物，名曰「尙賢堂紀事」，發表很多文章，大聲疾呼，闡述維新的利益。如其「中國能化舊爲新乃能以新存舊」一篇，首敘中國地幅、氣候、人口、文教皆具備了「第一等國家」條件，然「自通商以來，辦理交涉近六十年，均審之利益他國所能得者，中國轉不能得；應全之體面他國所顧惜者，中國轉若不甚顧惜」，他覺得完全是不能「變通新法」的原故！他說：

佳白久居中國，漸諳華故，倘習華情，設身處地，以心度心，何敢謂西法之盡臻美善；第以俄羅斯取則於前，而日益強大，日本取則於後，而頓啓封疆，（原註：日本之改舊從新太甚太驟，仍有流弊，日人自知之；西人亦多譏之。中國於此，正宜扶擇，但法日人之勇於自強而去其短斯可矣！）獨中國深閉固拒，以爲非宜，然而數十年來之數亦略可睹矣。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治天下之法，亦猶器也！冠既敝不足以加於首，履既敝不足以適於足，衣既敝不足以章於身，屋既敝不足以障日蔽雨，車既敝不足以引重致遠，舟既敝不足以破浪乘風，法既敝不足以保邦土而威四遠。今不問器之適用與否，而但執其歸所傳習者而寶之，

大異乎周任之明訓矣！

他又分析中國所以不願變通新法只有兩種心理：一是以爲「新法宜於西不必宜於中，而存一無足輕重之見」；一是以爲「仿行之新法累試無效，因難見阻而隱有厭薄退怯之心」，結果故步自封，國勢日弱，而一一皆委之於氣運。他覺得這是中國前途最可怕的礁石，他沉痛地說：

中國之於新法，誠可謂困而學之者矣！猶且學其粗不學其精，學其偏不學其全，學其末不學其本，以數十百人學之，未嘗令通國百姓合力圖之也；以幼年子弟學之，未嘗集學士大夫肄業及之也；以尋常技能例視之，未嘗以魏科顯仕鼓舞之也。浮淺淺管，廢於半途，猝有事變，應用不靈，遂以爲泰西新法，不過如是，無益人國。卽有以改弦更張之說進者，將叱而出之，意興索然，景象頹然，識解膠然，而徒歸咎於氣運之適然，前事之不然！嗚呼，歸咎於前事之不然，論似差近；如歸咎於氣運之適然，則佳白殊未敢以爲是也！

都能針對中國弱點，痛下鍼砭，而他的文章條理縝密，引用故實，恰稱其旨，與林樂知相較實高一籌。他始終眷戀着中國，民國建立以後，他仍居住在上海，致力慈善事業。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美國最後參戰，他站在宗教的立場，通電反對，頗爲美國政府所不滿。直到一九二一年方纔逝世。

周桂笙

大家談到我國最早介紹西洋文學的人，都認定是林紆，殊不知周桂笙比林紆更早，可是現在已不復爲人所記憶了。

周桂笙的翻譯工作在質量方面雖趕不上林紆，但有三事使我們不能忘懷於他：第一他是我國最早能虛心接受西洋文學的特長的，他不像林紆一樣，要說迭更司的小說好，必說其有似我國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認歐美文學本身的優點的。第二，他翻譯的小說雖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淺近的文言和白話爲工具，中國最早用白話介紹西洋文

字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三，他的翻譯工作，在當日實抱有一種輸入新文化的企圖，雖然沒有什麼成績表現，他的一番志願是值得表彰的。當然，他有許多不可諱言的缺點：他翻譯的東西每不註明來處，或甚至不註明作者的名字，即有標明着作者的，亦為譯音，今已不可攷知。還有他歡喜任意增刪原文，譬如他的「新庵諧譯」，短短的篇幅中亦隨時可發現增刪的痕跡。最糟的是他對小說的認識並不全備，常鬧笑話，如他翻譯的那篇「自由結婚」，（載月月小說，後收入「新庵九種」）標明為小說，實際不過是報紙上一段社會新聞；這正和林紓將小學教科書裏的故事當作小說一樣的不可原恕。他的鑑別能力之薄弱，與其他初期翻譯界的人不相上下，這也許是迎合讀者興趣的原故。可是輸入所謂「偵探小說」到中國來的，他却是最力的一人。「偵探小說」的名詞由他而成，許多人都跟着浪費精力和時間，去創作或翻譯這種無聊的東西，一直到民國六七年間，鴛鴦蝴蝶派的文士們還在大寫其武俠小說，也就是中國式的偵探小說，不能不說是受了他的影響。

周桂奎，字樹奎，一字辛靈，又作新庵。上海人。曾肄業上海中法學堂，治英法文。最初在梁啟超所編的「新小說」雜誌投稿，後來汪慶祺創刊月月小說，聘吳沃堯（即我佛山人）任撰述編輯，聘他任譯述編輯，遂得專心從事小說的翻譯。自謂「所讀中國小說合筆記、演義、傳奇、彈詞凡二百餘種，當時新譯新著小說亦百餘種，英法兩國小說各三百餘種，美國小說亦不下一百種，其餘短篇之散見雜誌日報中的亦數百種，總計約千餘種。」（見新小說所載新庵小說小話。）他與沃堯交誼最厚，是當時海上文壇的兩大重鎮。沃堯每有一新計劃，或成一新作品必先就正於他。沃堯曾說：「余旅滬廿年，一無所成，惟得識周某，亦不虛此行矣。」（見吳新庵諧譯序）他中年曾一任天津電報局局長，並獨資經營航業。鼎革前與民黨諸人往還甚密。民國元年，為李霞榮編輯上海天鐸報，這是同盟會的一個言論機關。他的私生活很儉樸，只是好飲酒。曾兩遊日本。以民國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翻譯就我所看到的，計有：童話「新庵諧譯」一種，隨筆「新庵譯萃」一種，小說「毒蛇圈」、「法鮑福著」八寶匣」、「失舟得舟」、「左右敵」、「飛動木星」、「海底沉珠」、「紅悲案」、「法紀善著」、「舍冤花」（英培台爾著）「妒婦謀夫案」、「福爾摩斯再生案」（英高陶能著）各一種，另有「新庵五種」，「新庵九

種」係所譯短篇小說的結集。其他散見於「新小說」「月月小說」及其他晚清雜誌報紙上者甚多，均未可理董。「新庵諧譯」凡二卷（光緒廿六年上海清華書局排印本，周氏哲嗣曾迭藏有上卷，我有下卷。）是他最早的翻譯，卷上係節譯「一千〇一夜」，卷下是童話，大抵出自「伊索寓言」一類的書。當日他能注意到一向爲人所漠視的兒童文學，實是很難得的。茲錄「一千〇一夜」中丞相諷喻其女希臘才的一段寓言，以見他的譯筆：

某商人，豪於貲，市肆之外，別置田園，以爲畜牧。牲畜既繁，嘶鳴之聲，不絕於耳。念此必有所言，第人不能辨耳。會有通獸語者，商欲學之，而其人靳不以授也。商乃設誓曰：「使吾通獸語，有所聞，必秘之；其有以獸語告人者，天將譴我。」其人乃授之，自是商亦通獸語矣。爾時國俗重驢而輕牛，驢惟顯者得乘之，牛則司耕耨而已，商以驢牛之貴賤懸絕也，共置於一棚，俟於側，以察其所言。無何，牛鳴，辨之牛與驢語也。言曰：「吾與若同爲獸類，爾之樂，殊令人景仰無極也。有僕人隨侍而顧覆之，浴則爲爾浴，食則爲爾食，充腸者大麥，解渴者清泉，而終日暇豫；不過主人偶出，爾馱之一往返耳。爾之遭際，視我爲何如也！以耒耜爲羈勒，於泥濘爲前驅，僕人執鞭俟於後，其有不前者，鞭撻橫加焉，以耒耜之策重，加之於己，無殊桎梏，益以摧迫，遂使我肩項間無完膚；自晨至暮，役始畢，所果腹者，又皆粗糲，我之遭際，視爾爲何如也！雖不欲妒爾，不可得也！」驢曰：「此爾之自苦耳！使爾非多力而耐勞，曷至於此，且爾何馴哉！不知奮角以施其威，不知頓足而示以怒，造物之與爾自衛者，何弗備，爾自味而弗用耳！彼以粗糲至，嗅而去之，彼能不以精者來乎？能如我言，必有大驗，爾其知我感我！」牛以爲良言也，謝之。明日佃者役牛，則嗚強不受役，驅東，則西之；驅西，則東之。蓋有所受於驢也。日旣晡，牽之歸棚，則觸角狂吼，佃者却步走。又明日視之，食料不動如故，牛頰然臥作呻吟聲，佃者以其病也，走告商，商曰：「牛病乎，以驢代之！」即以役牛者役驢，亦以待牛者待驢，勿姑息也。於是驢踴躍，終日且受鞭打及夕，歸棚，已困頓欲死矣。

他後來翻譯的各種小說，筆調大抵類此。當日介紹西洋小說並不爲人所重視，林譯小說的盛極一時，是因爲利用那一手「繼承方、姚道脈」的古文做工具，而周則完全是一種平易的報章體的文字，這在當日翻譯界實在是一種大胆

的嘗試，因此使得任何愛好西洋文字的人皆有從事介紹的勇氣與決心，稍後吳櫛，陳鴻壁，伍光建，方慶周，羅孝方，包天笑（包爲鴛鴦蝴蝶派文人但其初期翻譯的態度是很嚴正的。）諸人都多少受到他的誘發，他的「左右敵」、「八寶匣」、「得舟失舟」、「含冤花」諸譯，就技巧言，皆不失爲很好的文字。如「左右敵」中的主人公高德文自敘爲了拯救歐夫人和愛蘭遇難，及化裝脫險歸來，愛蘭初猶不識的一段：

我（高德文）一時之間，受此恩寵，亦不自知將如何而後可；惟覺一陣心酸，感極而泣。乃不知不覺，以手把愛蘭之臂而言曰：「止休，止休，毋高聲而語，須防隔牆有耳也！」既乃徐徐低聲問之曰：「噫，卿其不識爲何人乎？」當此之時，我見其始而駭詫欲絕，繼而欣喜欲狂，於是驚顧卻立，幾於昏昏而倒。我隨手扶之，轉悲爲喜，笑容可掬。時歐夫人亦已起立，我三人遂相偕至內堂中，坐既定，愛蘭即言曰：「不意今日復得與君子相見也，特未知今日作如是裝束者，其意果何在耳？」我不遑答，但問曰：「別後頗相念否？僕固無日不心馳左右也。」夫人聞之驚曰：「是豈故人高德文君耶？」愛蘭愀然曰：「然也，母豈未之識耶？」夫人曰：「既作如是裝束，寬袍大袖，行動皆異，儂復能辨之者！但我嘗聞之汝舅，謂高君已被害矣。當時判案之情形畢竟若何？可請高君詳言之。」我遂對之曰：「其言誠不虛，蓋我之於死，已間不容髮，而今卒得不死者，乃僥倖得免耳。故彼之謂我已死，殊非過言。」夫人聞之，亟亟問故，我乃以審訊時種種可笑之狀，一一爲夫人大公子詳述之。繼之以匹馬馳突，艱險危迫之狀，與夫中彈落馬，墜崖昏昏之事，二人聞之，皆驚心動魄，恐怖萬千，戰戰兢兢，不寒而慄；終之以印人之馳救，教士之設策，熱心毅力，皆不愧爲俠人義士。二人聽述至此，則又肅然起敬，穆然神往，向之切齒怒目者，至是皆一變而爲眉飛色舞矣。夫同是我一人口中所述之言，不解何以述及前之種種，則令人可恨如彼；述及後之種種，則又令人可喜如此！

其辭樸質條暢，將久別重逢驚喜萬狀的情景，曲折傳達，委婉並不下於林譯。

他的毒蛇圈二卷（初載新小說雜誌，光緒三十年有廣智書局單行本。）是用白話翻譯的，不失爲一部最早的真譯的小說。第一回開端是父女兩人的對話，其體式在中國小說界尙是最初一次的發現：

「爸爸，你的領子怎麼穿得全是歪的？」「兒呀，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沒有人幫忙，我是從來穿不好的。」話雖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幫的。你的神氣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動手就要耽擱你的好時候似的！」「沒有的話，這都是因爲你不願意我去赴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麼都不高興了。」「請教我怎麼還會不高興呢？你去赴席，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所爲的不過是幾個老同窗，吃一頓酒。你今年已經五十二了，這些人已經三十多年沒有見了，還有什麼意思呢？」「五十二歲！姑娘，請你不要把我年紀來弄錯，這不是說錯了我的日子，猶如咒我一般嗎！至於講到這頓酒，却是我們同窗的一個紀念會，會中的朋友，差不多還有許多沒有見過的呢！然而內中有一個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與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託他在政府裏替我請獎呢；難道我真爲的是吃一頓麼！」「哦！可不就是爲那新製的第九十二隊團鍊像麼？這樣東西大家都以爲好，我却見了他就要生氣。自從你動工以後，我連像館裏都不願去走動了。今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爲的是他！如今你錢也有了，現在的享用儘夠了，還要那政府的功名做什麼呢？」「哼，我們曾有甚麼錢，這份產業是你母親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萬法郎的進益，現在不過爲的是你年紀還小，所以替你經管，再等兩三年，我就應該交還給你了。要是你對了親，嫁了人，這份產業就要歸你丈夫執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嗎？」「你總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是丟開你呢，本來也是捨不得，然而你也總不能說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爲我還想長長久久的多活上他幾年呢！」「丟開我嗎？爲甚麼呢？我也並沒有一點意思要丟開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說明白，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我們大家總得住在一塊兒過日子呢。這間屋子住三四個人也還住得下去；你老人家應得在樓下一層，纔與相館進出方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紀，在樓梯上，上上下下的；我們兩口子住在第二層；第三層還可以給麗娟表姊做個外房，他是年輕力壯的人，再高住一兩層也不要緊。」「好呀，好呀，你已經打算得那麼週到了嗎？既是這麼着，你索性把裝修陳設都支配好了罷。可見得古人說的，你們女孩兒家是個天生的奇怪東西，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照這樣看來，恐怕誰都要疑心你揀着個老公了呢！」

他在書首並特爲鄭重地註明：「我國小說體裁，往往先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來歷敘述一番，然後詳其事跡於後；或亦有用楔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爲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當爲讀者所共知。此篇（黑蛇圈）爲法國小說巨子鮑福所著，乃其起筆處即就父女問答之辭，憑空落墨，恍如奇峯突兀，從天外飛來；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然細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雖然，此亦歐西小說家之常態耳！爰照譯之，介紹於吾國小說界中，弗以不健全譏之！」他這種下意識的介紹在當日即發生了迅速的反應，「黑蛇圈」發表在「新小說」雜誌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十二期載有我佛山人的「九命奇冤」，其開端即敘述一批強盜的對話，自然是模倣這種「歐化」的體式的。

他的翻譯工作雖僅限於文學方面，但他實有一種輸入新學術新思想的企圖。他於光緒三十二年曾發起組織「譯書交通公會」，其宣言云：「中國文學，素稱極盛，降至輓近，日卽陵替。好古之士，怒焉髮之，乃亟亟焉謀所以保存國粹之道，惟恐失墜；蒙竊惑焉！方今人類，日益進化，全球各國，交通便利，大抵競爭愈烈，則智慧愈出，國亦日強，彰彰不可掩也。吾國開化雖早，閉塞已久，當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長，何足補我之短！然而環球諸國，文字不同，語言互異，欲利用其長，非廣譯其書不爲功！願先識之士，不新之是圖，惟奮之是保，抑獨何也？夫舊者有盡，新者無窮，與其保守，無寧進取！而况新之於舊，相反而適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學術源源輸入，俾躋我國於強盛之域，則舊學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發明之效，此非譯書者所當有之事歟！」（見月月小說第一期附件）這種論調就在今日，也仍不失時效，可惜他當時孤掌難鳴，同志缺乏，加以他本人又復能力有限，所以並沒什麼具體的成就。在介紹西洋文字仍爲當前急務之今日，我來介紹幾位翻譯界的先驅者，所以自惕，或者不爲浪費筆墨罷。

徐念慈

光宣之際，徐念慈的翻譯小說也曾風行一時。他的聲譽雖趕不上嚴復、林紓，而他啓迪風氣的功績實不在周桂

筭之下。嚴林是舊派文人從事翻譯的代表，他和周桂笙則可並稱為開拓翻譯新途徑的前鋒。

徐念慈，字彥士，別號覺我，亦署東海覺我。江蘇常熟人。世居邑之趙市。父金篆，是個貧苦的秀才。他幼時性極穎悟，讀書不求甚解，論事富於判斷。弱冠精通英、日文字，擅數學，能文章，以時譽鳴於鄉。旋補諸生，食廩餼，然却鄙夷帖括之學。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左右，新學潮流，輸入內地，他慨歎海內風氣錮蔽，士人狃於科舉陋習，沈溺不知上進，於是投身教育，以為倡導。當時常熟先進之士如曾樸、丁祖蔭輩，都與他志同道合，切則組織學社，日夕研討學術，後建議擴張為高等小學，自籌款至建築，都由一人經營，既告成立，他先後主講席，凡六年之久。旋復創辦進化女學，又與曾樸組織兩等小學。光緒乙巳（一九〇五年）曾樸在上海創設小說林社，發行「小說林」雜誌，招他前往担任編輯之職，廣徵人才，翻譯東西洋小說，他的譯著生活便從此開始了。當時除了他自己的翻譯小說外，經他校閱或批註出版者計有「海屋壽」（英、哈葛德著，逍遙生譯）、「飛行記」（英、蕭爾斯勃內著，謝斂譯）、「懸崖馬」（英、麥去麥脫著，盧達譯）、「黃鉛筆」（英、斐立潑斯著，章仲謠章季偉譯）、「海門案」（英、福格斯與著，窮漢譯）、「少年偵探」（英、智爾博甘培著，無腸生譯）、「情海魔」（英、柯布著，木子、不才合譯）、「蘇格蘭獨立記」（英、某氏著，陳鴻璧譯）、「茄格卡脫探案」（英、茄格卡脫報社編著，華子才譯）、「葉兒奇冤」（美、老斯羅著，滄海漁郎、延陵伯子合譯）、「鏡中人」（美、烏爾司路斯著，俞璋箴、稽長康合譯）、「黑蛇奇談」（美、威登著，張瑛譯）、「香粉獄」（印度、田溫斯著，病狂譯）及其他未標明作者或譯者的小說凡數十種，皆不脛而走，風行一時，因此影響到商務印書館，也大量刊行林紓、吳禱，伍光建諸人的翻譯小說。當時滬上一般書店大都以出版教科書為營業中心，他想步趨於人，不但毫無發展，且必為世訕笑，因此在小說林股東會提議專事供應參考書以為競爭餘地，當時曾樸認為危險性過大，力事反對，然而他的提議竟獲通過實行。小說林社更於本社外增設宏文館，編輯辭典地圖之類的書籍，惟以成本過高，推銷不易，資本有限，無法週轉，他雖拚力在這方面努力，而小說林社賠累至鉅，以致無法收拾，稍後甚至他的薪資亦不能按月支領，祇好先後在上海競存公學、愛國女學、尚公小學兼課，以維生活。小說林社倒閉的前一年——一九〇八年，他就因勞致疾而死了，

年僅三十四歲。

念慈從事翻譯工作，僅有他和曾樸發行「小說林」雜誌時短短的幾年。他和曾樸對於「小說林」所負的責任，正與周桂筆吳沃舜在「月月小說」一樣，是一種分工合作的辦法，由他專門担任翻譯的編輯，由曾樸担任創作的編輯，而他們的成績都是翻譯趕不上創作的。因為當時翻譯究竟是一種啓蒙的工作，爲了要顧慮讀者的興趣，便無暇去擇選原著是否有文學價值，但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乃在他的翻譯小說多半是純粹的白話或淺近的文言譯成的，而且有意要保持西洋小說原有的體裁，這一特點，對於後來翻譯界的影響至大，實非林譯小說所可企及。他介紹的小說，計有「海外天」（英、馬斯他孟立特著）「黑行星」（英、西蒙紐加武著）「美人妝」（著者未標明）「新舞台」（日本押川春浪著）諸種，其中「海外天」一書是由日文重譯的，而筆調極爲流利。惟他在第一回「太平艦航海遇險，動物園怒獅搏人」的末尾，附註道：「前歲少年中國之少年（即梁啓超）譯『十五小豪傑』，云以中國說部體代之，自信不負作者，吾於此書亦然。」又道：「此書原文十六回，悉仍舊貫，惟起訖處，稍爲裁補，取其機勢也」云云。此書經他裁補一番，欲其「不負作者」，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以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來改編西洋小說，在當時已成爲一種風尚，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的「黑行星」一書大約是完全保持着原著的面貌的，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初期的最進步的翻譯小說，茲錄引其中首章「可驚的信號」，以爲例證：

黑行星！黑行星！

這句話從那裏發起？原來是一個信號，從火星星球上的天文台知會我們地球上的。自得了這個信號，細細考察，果然見天空的一方，有一從未見過的黑點，想來就是黑行星了！

我們地球上和火星球通訊的地方，是在喜馬拉雅山最高峯頂上的中央天文台。這信號一到後，中央天文台便用電光通訊法，報告全地球。

這個時候，學術上的發明，逆溯到前數千年，早已達到極點，再沒有進步的方法。全地球太太平平百般的事理極沉靜，這好像立定在那裏一樣。社會的事務，都是機器在那樣運動，更沒有什麼戰爭。就是這一國與那

一國，任有什麼問題，只要從訂定的全球公法，聽他的判斷便了，（然而）近幾百年，這種公法也未會借光他一次。

最沒有趣味的，便是這時候的歷史了。講到從前野蠻時代戰爭的話，用什麼器械，用什麼計謀；人家再沒有信是真的。原來此時的歷史，不過是一冊記日子的帳簿罷了。

日日發行的新聞紙，所載的事情，是某時某地誕生了一男或一女；否則，報告某男或某女，於何時結婚；否則，云某男或某女，於何時辭世；餘外沒有什麼話。最可笑的，每日新聞紙上，用大號字印着一行道：「自前號發行以來，絕無可紀之事件。本館誌」。偌大的一張新聞紙，印上這二句話，空着雪白的大半張紙，虧得報館都是人民公款辦的；每日印就了，放在人家門口，任憑爾看也罷，不看也罷；不是這樣，世界上也就沒有報館了。

各國的語言，早已公用一種，用不着翻譯。所着的衣服也是劃一，綠色的地，金包的鈕扣，紅色的鑽邊，白色的襟飾，便是地球上紳士用的，一望而知，沒有變換式樣顏色。就是向來視為最遠的中國，也是一樣。

人民的腦裏，留着的大大的紀念是什麼？尚在三千年前，這個地球，與火星球第一次通信號，再沒有大過這件事的了。這事的成功，卻不是一人一時的成功；從前的博物家，考聽火星球有無人種，想出收聚太陽自熱的光，要有一見方的大小，便可適用，但這事很不容易。直試驗幾千年，纔弄得圓滿，一切傢伙，措置完備，便在廣大的西伯利亞荒野，送到地球與火星球去，也不知費了多少日，送了多少次。

大家便有些疑心了。以為火星球上沒有入種；或云：即有人種，他不曉得科學，也便無用；或云：他見了地球上的光，也不知考驗了幾千年，才知道是我們要和他通訊哩。各種紛紛的議論，你駁我辯，直鬧到不可開交。

好了！好了！全地球的人，有一日好像被電氣震動了。因為發現火星球回應的信號，他也是用強烈的光線直射到地球上。這裏一閃，他也是一閃；這裏一瞥，他也是一瞥。就算互相招呼的意思。這事一發現，大家歡

喜得發狂，隨後便要研究怎樣的交通言語了。無奈這件事，要算困難到極步。好像昔年博物家，得了太古時候莫阿婆人的石碑，要解讀他的意思一般。

好容易，想了許多方法，漸漸有些頭緒了。後來果然全通了，且知道火星球的人種，和地球上的人種比較天文學來，實在他佔優勝的位置。一切新理的發見，總是他們先導。所以每有新行星新恆星的發見，固然是他的預告，就是新星在天空的什麼地方，尙是用四個光線，指點我們，方才照出，否則恐無從覓得哩。

這樣也不知過了幾年，每日喜馬拉雅山頂的天文台，總用那新發明的照相機照映天空星象。而所最留意的便是火星球上有無信號。

此次又接到「黑行星」的信號了！這黑行星究有什麼性質，什麼關係，尙且沒有曉得。

「黑行星」標明爲「科學小說」，實際就是一篇寓言。這種闡述科學理想的小說，最爲讀者所歡迎，對於當時創作小說的影響也很大，最顯著的如李寶嘉編著的「冰山雪海」，吳沃堯「新石頭記」中寫所謂「東方文明境」——理想的科學發達後的中國，乃至碧荷館主的「新紀元」、「黃金世界」諸書，都是隱然受到他的誘發而構撰的。然「黑行星」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是在它那種近乎直譯的白話文，和保持着西洋小說所特有的風格。他的「美人妝」一書，我們讀之也有同一的感覺，可惜此書連原作者的名字也沒有標明。他的「新舞台」一書，是用平易的文言譯出的，僅及第三卷而止，其起訖段落，完全依照着日本小說原來的體式，不稍變更。

念慈除了翻譯小說以外，同時也是一位理論家。他作有「余之小說觀」一文（載「小說林」），其中雖然祇是常識的論斷，而頗多超越時代的見解。在當時，小說如雨後春筍似的產生着，小說理論也漸漸萌芽，然皆不足輔導小說步入應循的正軌，我們且看當時最著名的兩篇論文：一爲別士的「小說原理」（載「想像小說」），一爲梁啓超的「小說與羣治之關係」（載「新小說」），前者認定小說不過是「徒耗目力」，「專供婦女與粗人」消遣的東西，後者，則認定小說是改良社會與政治的無上工具，代表了新舊士大夫階級兩個極端不同的見解，他却以爲不然！他說：「小說者文學中之以娛樂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頭腦，恆以鴆毒霑菌視小說，而不

許讀書子弟，一嘗其鼎，是不免失之過嚴；近今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余爲平心之論，則小說固不足創造社會，而惟有社會始成小說也。社會之前途無他，一爲勢力之發展，一爲欲望之膨脹，小說者，適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動作，悲歡離合，鋪張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結處，決不能越此二者之範。故謂小說與人生，不能溝而分之。」他覺得小說不能離開人生，因此小說無非是「反映人生」的一種文學作品，其說殆極近乎寫實主義，「五四」前後胡適諸人對於小說的認識，也沒有超出他所論斷的範圍。他對於翻譯既是那樣努力工作着，他看見當時翻譯界，往往一書數譯，以爲是徒然浪費人力，因此貢獻一段很重要的意見，他說：「今者競尚譯本，各不相侔，以至一冊數譯彼此互見；如『狡猾童子』之即『黃鑽石』，『黑牡丹』之即『彼得警長』，『白雲塔』之即『銀山女王』，『情網』之即『情海劫』，『神樞鬼藏錄』之即『馬丁休脫』，在譯者售者均因不及檢點，以致有此駢拇枝指，而購者則蒙其欺矣。此固無善法以處之；而能免此弊病者，余謂不得已祇能改良書面，改良告白之一法耳，譬如譯一西書，而於其面書明原著者誰氏，原名爲何，出版何處，皆即原文；今名爲何，譯者何人，其於日報所登告白亦如之，使人一見而知，謂某書者，即原本爲某某氏所著也；至每歲之底，更聯合各家，刊一書目提要，不但譯書者有所稽考，即購稿者亦不至無把握，而於營業之道德與信用俱有裨益也。」譯書應標明原名及作者姓氏，殆爲當時翻譯界急切之需要，可惜無法實現，就是他自己也沒有做到；而一書數譯的情形，現在也還是翻譯界的一種不可否認的損失！至於刊布書目提要，他當時編有「丁未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一種（載「小說林」），此表給予我們的用處太大，使我們瞭然於晚清小說最發達的那一年的整個面貌，不啻是一部「小說年鑑」。可惜以後，竟沒有繼續這種工作的人了。他當時又看到我國小說的趨勢，以爲是一種厄運，他說：「默觀年來更有痛心者則小說銷數之類別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說林社之書計之，記偵探者最佳，約十之七八；記賭博者次之，約十之五六；記社會態度，記滑稽事實者又次之，約十之三四；而寫軍事冒險科學立志諸書爲最下，十僅得一二也！」這是當時小說銷路的狀況。這種狀況預示了「鴛鴦蝴蝶派」之即將形成，小說一天天離開了文學，成爲了消遣的東西。「小說林」以後的刊物，像「新新小說」「新世界小說社報」「滬濱小說」

小說智珠」「小說月報」「中華小說界」「小說時報」「小說新報」「小說叢報」等等，內容每況愈下，無非爲了迎合讀者的嗜好，我們慨歎沒有一位像他那樣眼光如炬的人了。

吳之英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版出書時，於王闈運之次，增附廖平、吳虞二人。實則廖平爲一代經師，詞章並無可觀；吳虞行輩甚晚，爲文既無定格，詩則根柢尤淺，皆不足以代表闈運文學方面的傳人。闈運弟子中詩文都能承繼着他的作風，而卓然自立者，除了宋育仁外，就要數到吳之英了。錢氏在敘述廖平的時候，也曾提到吳之英，惟稱道其字而不知其名，大約因爲材料缺乏，所以把他付諸闕如了。

吳之英，字伯塢。四川名山山人。他的祖父文哲，父銘鐘，皆爲積學之士，而不顯於世。他幼年本諸庭訓，研習五經，悉能融會貫通。後來就讀尊經書院，從王闈運受業，學問日益邁進。闈運極推重他，他生平也以「第一流第一人」自命。他參與過一次鄉舉，首卷取錄了，而又因汚損毀棄，他一氣之下，就發誓不再應試了。他曾到北京逗留一個短短的期間，回川後擔任瀘縣縣學教諭，後因見清政府腐敗，灰心世事，便在故鄉蒙山之西，建了一椽茅屋，自號西蒙老漁，奉母著書，長此度着隱居生活。民國成立，成都國學院聘請他爲院長，他也不願出就。民國七年，他就逝世了。年六十一歲。他有文集一卷，詩集一卷，「卮言和天」四卷，都收在身後刊布的「壽櫟廬叢書」中。

之英在文學上主張極端復古，我們自然不必以今日的觀點去批評他，但他代表了晚清文學一個重要的支派，却是不可否認的。他生平受王闈運的薰染最深，也是闈運文學方面唯一的傳人。闈運爲文，胎息魏、晉，而他復由魏晉，上窺周、秦，認爲文章愈古愈好。他在「論文篇」（見「卮言和天」卷三）裏，以抽象的「素」「樸」二字，闡述文章的至境，在他看來，文章完全是載道的工具。這是他最根本的見解！他說：

大素產奇采，純樸揚茂葩。就素之采不華，敗樸之葩不壽。善畫繪者，理其素，采將自奇；善雕刊者，厚

其樸，葩將自茂。文者，紀道體以藏其用者耶，以其飾吾質也！

在這個定義之下，他的文學歷史觀便產生了，他認為就文論文，祇有五經是最高尚的作品。他說：

唐虞以前，荒遠失實矣。五經其裔靈哉！古拙而偉麗，典正而宏深，兼物理而无類，函數象而不名，眇矣
譎乎，不可器量求已！

其次是諸子：

諸子各操帝王之法，究其短長奇正之謀，試錘以自鍛，設搆以自築，利堅不得相入，終身持之无與變，及
綜其綱目而論列之，譬軍將建節，簡精銳而麾之行陣也。

再次才是漢魏的文章：

后漢訖魏，旨意舒徐，寔尚儷駢，徒尊體制。然創為格局而工雅，傳以考據而整齊，登降裂如，亦蓬裳而
翔步者也！

再次是晉隋的文章：

晉隋間識力已促，法律自嚴，綺語綬言，爭為纖靡，然字得雋而為壯句，段生姿而為適篇，藉重茵而罪玉
屑，亦正席而寫坐百也！

但是到了唐宋，就很少可觀的文章了：

唐、宋名賢崛起，力矯薄習，導之莊肅，使馴褊陋；然柔弱者漸乎平易，剛毅者極之泄溜，亢厲者肆其悍
齷，質重者因為詭澀。成學不過數人，其餘于于而臥矣！

而元明以後，文章弊端百出，簡直一無可觀的了！

元、明委儻甚矣！闔引彤其篤實，雜稱揜其清邕，勤於細碎而津液枯，疏於體要而孔噉室，蠶吐豎豎，高
中虛索，僂痺忌醫，久成衰病，而菁華乃漸然減矣！

元、明的文章如此，當代的文章可知，他更推究文章所以日就「轉嬗」的原因，祇有兩端：其一是一「鑿曲而僻，疑

遁而躑，不貫不靡，鏗其門戶，處澆儉之居，譎諷爭鴻博之辯，霸勝以立名號，而聲賈自娛，致於老死，猶罔然不識其所歸，此不待榜撥而別其終枉矣！」這當是針對徒知標榜，空疏膚淺的諸種文派而言；其一是「談諧維祕，比襲維似，酌之寸銖，以張故例，改而仍之爲善徒，倚而就之爲學幻，內自窘而常費絀，因敵其贏而顯劫之，暨乎浸漬已貫，則遂冒垢毒而不屑振濯矣；若是猶有鑒焉，知假之模範以自憑依也。」這當是針對僅能靡倣，不足自立的諸種文體而言，至於怎樣纔能寫出好的文章呢？他以爲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是「識欲淫以豐其種」，

第二是「智欲約以貴其納」，

第三是「神欲奮以寶其藏」；

我們在今日來加以解釋，那就是必須有充實的內容，精密的組織，和深厚的含蓄了。而同時鍊字鍛句，還要「无諂耳」，「无諂目」，「无諂心」，於是這篇文章始能「馳驟而風，卷舒而雲，調以微韻，奇響而雷震，腴潤而雨密，賦而霧，感乎商律，勁肅而霜露，儂儂猗疑若空，鬱鬱猗疑若充，猶馬猶龍，運造化之神工，而若得經緯之所從」，這才算是「葆其素」而「完其璞」了。以上是他論文的主張，其旨意大抵根據闢運之說，而發其所未發，不過他所瞻矚的「典則」更爲高遠罷了。

至於他自己的文章，縱橫漫衍，多所旁涉，甚至重疊反復，引申其喻，像深山的古樹挺立於懸崖峭壁之上，柯條交拂，藤蔓雜生，莽莽蒼蒼，使人辨不清枝葉的路數。廖平說他的文章是從「淮南子」演變而來（見論文書），非多看數行，不能知道真意所在，雖然他自己極力斬斷周、秦，並不承認，但他的敘事說理之文如「詩以意錄敘」「宋芸子問琴閣叢書敘」「簡州傅潤生濟齋集敘」「楊伯平鈞吳讓之墨跡跋」「賦役篇」「政要論」「法家善復古說」「救弱當用法家論」「人倫說」諸篇，我們讀之，實有同感。但他也有他的弊病，就是過分刻意學古，習用奇字澀句，而天分趕不上闢運，又長年居住在偏僻的川西，生活很單調，所以格局並不弘偉。

他的詩以古樂府、鮑照、吳均、薛道衡、盧思道、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爲宗，尤擅七古。他論詩以爲「

李、杜之體清剛，故罕有長篇；元、白之詞鋪敘，故特乏勁氣。惟合二派而融化之，則大或千言，小或數百，兼二派之美，無二派之短。「他集中的「哭陳崇哲」「都江墮」「青城張陵祠」「東皇篇」「蒙茶歌」「上海行」「資中君子泉」「與諸昆季縱論詞賦」「送高培毅去資之遠」「桂湖」「東湖」「哭楊銳」「頌和園歌」「寄廖平」「送樓喬安東歸」「邛海謠」「寄張祥齡」「寄杜翰藩」「關山月」等詩，都是格調齊一的篇什，而其「關山月」一篇尤爲諸作中的上廬：

孤城落日夕煙曩，寒凄凄切鳴枯蓼，月到關山照人新，人在關山看月小。可汗初浴水晶盤，綬綺疊襲清光寒，舞鏡迴鸞留不住，亭亭翫度玉門關。鐵衣拚冷十年秋，一霄雪羽上烏頭，旄星怕向柳營落，漢月偏逐冷水流。試拭霜鏡光激灑，腰際琤琮響雄劍，橫吹鐵笛變徵聲，涼生刁斗銀河澗。采蟾無語共脈脈，空明千里海天碧，今夜洞庭秋色多，有情隨我度沙磧。邊草秋肥露采深，戍亭立傍蘆花陰，微聞賜環近賜帛，屢見當頭圓又缺。爲想湘簾學楚弄，雲鬢霜濕月華重，春閨看成塞外愁，邊人猶作歸鄉夢！年年挾襦寄手作，寧知秋窗羅衣薄，記得比目笑菱花，一樣開函影不着。雨霽如絲柳如煙，可憐猿臂老征驍，憑傳消息與來使，莫憶鬢華寫少年！祇感君恩同挾纊，驥雖伏櫪心常壯！淚汗頻澀肝胆血，刀筆不肯候老將。燕北胡兒解清笳，遼東小婦慣琵琶，緩吹低摺无休歇，聲聲譜出關山月！大陵隱燿積尸多，戰場鬼唱蒲梢謠，驪騎受代仍刻石，都護新來可奈何！此時對月還思故，旦日部曲將北渡，薦居水草逐荒蠻，明年收骨知何處！此詩賦邊城征戍之苦，脫體「橫吹曲辭」，鋪陳積至，音節排募，和他所持的論調完全吻合，足以代表他一般的作風。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戈匝地的時代讀了，尤爲使人氣短！

詩界潮音集

一九〇二（光緒辛丑）年梁啟超在日本東京創辦「新民叢報」，前後出版三年，其中詩歌一欄，統名曰「詩界

爾音集」。啓超的「飲冰室詩話」，也在第二年開始刊載。雖然這時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對於他的朋友譚（同）夏（曾佑）諸人所倡導的「新詩」運動，信念已經發生動搖了，但當日這些失意的青年志士們，羣集異國，得以自由地接受新的知識，其生活飽嘗顛沛流亡之苦，又經過一九〇〇（庚子）年義和團之亂，感觸既深，一一託之於詩，在詩的形式上固談不到有所創造，然就內容而言，實使當日詩壇發出新的曙光。

關於「新詩」運動的起來，和所謂「新詩」的體式是什麼，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說：

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擇播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曾佑），而復生（譚嗣同）亦甚嗜之。……「金陵聽說法」云：「網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喀私德即 Caste 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爲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即 Parliament 之譯音，英國議院之名也。……穗卿贈余詩云：「滔滔孟夏逝如斯，齋齋文王鑒在茲，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從」，皆無從臆測之語。當時吾輩方沉醉於宗教……乃至相約以作詩，非經典語不用，所謂經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經，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至今思之，誠可發笑！

又說：

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吾彼時不能爲詩，時從諸君子後學步一二；然今既久厭之；穗卿近作殊罕見，所見一二，亦無復此等窠臼矣！瀏陽如在，亮亦同情。

他又補充這類「新詩」運動之所以失敗，說：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然而若以堆砌滿紙新名詞爲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爲病；不爾，則徒示人以儉而已！

以身與其境的人指數當日「新詩」的時趨，他認爲革命要注重「精神」，自然是無疑義的，而不知形式更爲重要。當日「新詩」運動好比維新變法，祇能搬一些新名詞來做裝璜，就是因爲形式未能澈底解放的原故。不過，就史的

立場來看，「詩界潮音集」中的作品，確已較兩年前譚夏諸人的「新詩」進步了，在詩的新的坦途未能開闢以前，在並世詩人們追蹤於漢魏唐宋，其進焉者惟知以畢生之力與古人搏鬥，欲求一日之雄的當日，我們已經有了那末駭大傑出的蕭什，也真可稱爲時代的潮音了。

「詩界潮音集」除了選刊譚嗣同、劉光第、楊銳諸人的遺作外，夏曾佑這時很少寫作了，黃遵憲的詩，也不甚多，而且都不足以代表他的特色，康有爲這時正在歐美遊歷，其詩或署名明夷或署名更生，大抵爲紀述行程之作，梁啟超當然是最努力的一人，他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以奔迸的詞意，縱論世界大勢；一新讀者耳目，影響雖大，但學他的人祇得到了他的粗豪，顯明的例子像有署名在着民者，在其「讀新民叢報感而作歌」裏，有這樣的妙文：「嗟余之生燥髮即受書，至今八千六百四十日有餘，讀書何爲思之每汗雨，未能跳出學界奴隸之範圍。往者已矣來可追，誓將改良兮易轍而驅；況值二十世紀世界文明進一級，全球變動風靡潮湧雲奔馳。自歐而墨而亞九萬里，大地之運一躍再躍乃東進，起點崑崙極禹域，招魂魂兮渡太平洋而來歸，文明膨脹塞宙舍，輸入我華國漸蘇」！殆是一種未能消化的仿效，適巧把啟超的毛病完全表露出來了。

就「新詩」論「新詩」，當以蔣觀雲的成績最可驚異，他是被啟超譽爲「詩界革命三傑」之一的。他那時也許正從日本回國罷，他隨處都以一種沉痛的情緒抒發着對於時事的感慨，如「江湖形狀喪家犬，自作人間補缺人」！（壬寅正月自題小影）一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久思）「戰伐遺民習奴性，衰殘大帥豈長才」！（壬寅八月往遊金陵書懷）是他一貫的風格。他在當日政治觀念也最正確，其「盧騷」一首云：「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爭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詩固不佳，而已成了時代的信號。而其「挽古今之敢死者」一首，尤足代表他的爲人：

俗人重富貴，君子不偷生，一笑看屠刀，屠刀芒且平。轉瞬塗路間，血肉醃泥塵，終勝困床褥，酸吟多苦辛。磨刀復磨刀，持以殺豕羊；磨刀復磨刀，英雄多此亡。羊豕與英雄，豈不兩分將；羊豕供啖食，人間足蒸嘗，英雄爲犧牲，衆生福穰穰！

男兒抱熱血，百年待一酒，一酒夫何處，青山與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飛揚令人起。後日馨香人，當日屠醜子，屠醜時一笑，一笑寧計此！

鷓亦飽我肉，蟻亦飽我脂，犬亦舐我血，蟲亦穿我髓。吾聞佛家言，以身爲布施，於物苟有益，狼藉奚足辭！藁薦爲斂衾，斧鉞爲含玉，人生貴英靈，不足寶軀殼。君看英雄人，意氣猶在目。多少厚葬者，歲久化石骨。石骨有時盡，英名無時落。

獄吏與屠卒，對我意何尊！逡巡視含目，有若纔兒孫！爾輩亦何爲？未足置一言，是非與功罪，付與萬古論！牛有時伏軾，螻有時當車。牛身非不大，泥淖徒軒渠；螻身非不小，氣若吞有餘！爲國重民氣，強弱從此殊！誓爭自由死，寧肯生爲奴！

病死最不幸，吾昔爲此語。稽恤列五福，考終世所與。儒者重明哲，後人若畫鼠；君子養浩然，明神依大宇。強釋生死名，生死去來耳！

此詩脫胎漢魏樂府而意境極新，不是任何虛張聲勢的篇什所可企及。他這一類的作品，後來都收到「居東集」中，實爲一新詩「示範之作」！

狄葆賢也是一新詩「運動中的驍將，平等閣主人、慈石、楚卿都是他的署名，其一「燕京庚子俚詞」句，如：「澈耳軍歌聲不斷，兵車夜半出牆來」；「處處壺漿低首拜，原來十國盡王師」；「排外尚非歷史恥，勞師毋乃國民羞」；「太平歌舞尋常事，幾處風塵變色旗」；又「弔袁太常（昶）」句如「縱使斷頭難再續，試看吾血尙猶存」；都翔實地記載了一段慘痛的史實。其詩雖不及蔣觀雲的句律精嚴，從他的「東觀雲」詩：「與君一樣滄桑感，世事艱虞祇黯傷」；及「虎狼一任搗腸胃，燕雀依然覓稻梁」諸句，可以看到他是同一的有心人。至於他的「宙合彌綸此以太，古今遞嬗我靈魂」（辛丑冬日登山望雪感賦），却是陷入玩弄新名詞的不通的詩句了。

同時以庚子事變爲題材的詩甚多，惜皆不詳作者真實姓名。如默士的「綠裳招飲席上共談北事」八首所言：「豺狼自古橫當道，麋鹿如今又上臺」；「聽說神師驚地遁，不逢壯士挽天河」；「將軍跋扈皆梁冀，相國逃名愧范

蠶」；「白蓮龍鳳重司令，黑夜狐狸坐御床」；「一隊笙歌嬌女子，當時文繡舊王孫」；「河北不關辛棄疾，江南重見李龜年」；又鄭齋的「庚子秋興」八首所言：「海內紛紛傳羽檄，城頭歷歷作胡笳」；「相公議款真能手，諸將蒙恩亦厚羞」；又鄭崖逋者的「庚子圍城雜感」所言：「兩戒河山仍黑劫，一朝忠義屬黃巾」；「衣冠牛馬賤，風雨鼠狐號」；又蜀郡賴孫的「都內雜感」所言：「戰骨蕪蕪新鬼哭，行屍入坐費官來」；「遺矢滿街仍北俗，負槍警道見西兵」；「新班市僧捐紅頂，舊例宮門遞綠牌」；「夷媼朝儀仍北面，天廚食品仿西洋」。又出雲館主人的「感事」三首所言：「海外孤臣衣帶詔，宮中詞客鬱輪袍」；「黯淡中朝冠帶色，倉皇西道輅車塵」；「寰中莽莽思分鼎，宮裏遲遲議撤簾」。或攻擊朝廷的昏庸，或咒詛頑固大臣的誤國，或紀述聯軍入京，帝后西狩的慘狀，或譏刺劉坤一張之洞的推諉責職和李鴻章的失策，其特點是明白清晰，毫無顧忌，而又頗方雅。我們祇要讀到劉福姚等的「庚子酬唱集」一類書，那樣隱晦地不敢暢所欲言，非有作鄭箋者，我們簡直不能瞭然其真意究竟是什麼，就可知道當日的「新詩」盡了它應盡的任務了。

麥孟華是梁啟超稱譽為最擅長「利用新名詞」的人。他的「聖軍未決蓄薇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及「微聞黃禍鋤非種，欲爲蒼生賦大招」諸名句，其巧妙在不著痕跡，而對仗極爲工穩。當日這班在日本的維新志士們都曾以「讀式微之章」一題爲詩，計惺庵、嬰弁、勾吳氏、寢齋（馮自由先生云此亦爲孟華筆名）等各若干首，述其遠離故國之悲感，其中以惺庵之作最爲哀感動人。他的詩人的氣質最重，志節尤高，後來年僅四十有餘，即窮愁嘔血而死，啓超贈詩云：「人生到此那可說，故應嘔盡胸中血」。可概括其身世的挫頓。他的詩後來曾與潘博合刊爲「粵兩生集」，又見有「二博合集」一種，但他的詩的真價，却非那些翻騰於利祿之中的人物所可比擬的。

烏目山僧黃宗仰，當日和康、梁往返極密，詩亦累見，從他的「贈明夷」「贈任公」諸作，可以看到他對於這般維新黨人過度的推崇。他的詩尙多平仄不諧，惟「學界風潮」一首，係紀述南洋公學學生退學和全國各地起而響應一事，句如：「墨水傾翻南洋學，濤溪雷動又符籙，風潮鼓蕩接再厲，氣作星斗志成成（疑城誤）。夜夢跌翻莫斯科（不解），朝從禹穴樹紅旌。粵南燕北相繼起，楚尾吳頭亦喧轟，鍾山奔瀑激飛雨，泉塘鼙鼓隨潮鳴。狐兔夜噪

鷹犬泣，帝網不得羅長鯨。遙見旌幢翻獨立，不換自由盜不生。革除奴才製造廠，建築新民國營！我們讀了也許要發笑，然而就題材言，就作者發露的情感言，我們無法否認它是「新詩」，而此公當年慷慨之行徑亦可想見矣。

以佛語或佛理入詩，原是唐人最喜愛的把戲，自譚、夏加以提倡，便成了新詩運動中流行的風氣。劍公高天梅的「默坐有得成詩七章度已度人以當說法」，又「讀不可思議解脫經口占五偈」等，都是極成熟圓融的作品，而我更愛他寫實的「憂羣」一首，此詩前段亦假佛理為解譬，接着說：「廿紀少年人，泰山北斗仰，吾華於世界，豈絕無影響。念專制為虐，慘慘愛心長。歐美大革命，所賴實政黨。支那今如何？尚在幼稚時，政黨始芽蘖，無堪摧刈之。而況黨中人，攻擊日益滋。入主而出奴，言論扞復扞。所言亦有公，其心已至私，匈奴尚未滅，男兒何家為！而乃自樹敵，痛哉祖國危！」其實作者對於當日的黨爭未免太過慮了，我們今日却真的希望不會再有詩中的現象！

蒲生天漢亦不知何許人。他的「中興四賢詠」極盡詩的諷諭之旨，在國勢凌夷，一般搖頭擺尾的詩人們，猶在歌頌中興的時候，他却以精銳的眼光，如老吏斷獄似地指出中興四賢的「功業」。於曾國藩是：「湘鄉創局儲器械，從此民權下墜泥，何似祖龍鑄鐘鐻，去兵明訓鑒宣尼！」於胡林翼是：「鄂江流血成紅海，軍府催租事未央，曾泊鸚洲問漁父，聲聲陳涉勝秦皇」。於左宗棠是：「提軍萬騎為牛後，臺項封侯亦大癡，爭說南陽有新亮，依然文若飲鳩時！」於李鴻章是：「舒桐豪氣小天下，願棄前旂掉勝鬚，至竟圍棋難賭墅，白頭愁對八公山！」巧引故實，揭翻陳案。這種詩，何減王安石論史絕句那樣深刻！

又有醒獅的「讀史」三首，其一詠袁秦暴政的必然崩潰，有云：「掀動自由權，激起獨立狀，勝、廣始發揚，劉、項愈膨脹；奴隸終慷慨，獨夫卒流放」；蓋言會黨之興起也；其二詠呂雉武嬰之必然剷除，有云：「何來老婦子，生性伴妖狐，外戚極陰寵，象之奄與巫」；蓋言慈禧之誤國也；其三詠荊軻一流的人物未免太少，有云：「嗟哉老大邦，竟無俠烈士，安怪楚亂絲，千手不能理。專制心愈雄，壓力擊牛豕，蒙難終以嬉，黨禍日興起。舉首望中原，百非無一是，痛哭也徒然，狂箋丹太子」；蓋言慷慨流血的人物應該努力奮起也。詩中隱隱埋伏着多少炸彈的聲音。

剪除辮髮首倡之者爲留東學生，在晚清小說中，不乏以此爲題材者，但多半是諷刺當時新人物的不講實際（如李寶嘉「元明小史」，葛嘯儂「地府志」），而詩則不一見；有之，如劍嘯生的「去髮感言」一首，把他去髮的意義和盤托出，實爲一段重要的社會史料：「此髮非種種，壯志豈無爲，此髮或星星，千鈞亦繫之。胡爲乎草薶禽獮頃刻盡，把鏡自鑒笑我癡！曾須持髮圈定三百九萬方里之界線，更作四萬萬國民之朱絲。酒酣冷眼看世界，黃種岌岌吁可危，我欲登高呼醒病夫之睡夢，此髮可斷志不移！」可以一洗小說中的污穢！

時若的「新遊仙詩」，是誤解「以舊瓶裝新酒」的一個好例子，而頗饒趣味。他認爲古來的「遊仙詩」，「足」以剷除鈍根，而解杞憂之鬱結」，可惜的是「皆爲舊思想，而非新思想，皆爲虛誕思想，而非真實思想」，因此他把當日感到驚奇的科學發明，如氣球、潛水艇、水上自由車、無線電、留聲器、電燈，一一數以現代人的幻想，如詠氣球云：「乘球禦氣破空翔，任意飛騰到上方，三十三天遊歷遍，玉皇更詔許通商」，這類幼稚的近乎遊戲的詩，未始不是極力發奮的一個教訓罷。

此外尚有美權、晉昌、賀春、金楚青、餘不生、勾吳氏、嬰弁、西谿生、櫻田孝東等的詩，其長處是能充分地表現他們的時代——那個動亂的時代；抒發他們的情感——在那個時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詩中向來忘用的辭句，他們都明目張膽的採用了，凡前人詩中不敢問津的新事新理，他們都明目張膽的容納了，惟因運用的高下，其間遂不免生硬或粗糙，然而這是任何體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現象。梁啓超於一九一二年回國以後，絕口不談所謂「新詩」，他回轉到陳衍、趙熙等同一的路上去，這並不能成爲我們侮視「新詩」的理由，因爲一切是前進的，不前進就要後退。今日在我們前面已經有了更遼遠的前程，我們毀棄了千餘年來形式的桎梏，正可藉此體味先驅者的甘苦。我們不以生硬或粗糙而感到失望，但是我們要努力加以克復，不再蹈入「詩界潮音集」的重覆的道路。

張 登 壽

王闈運門下有四個奇怪的詩人，其初都不學詩，而自然能詩。一是釋敬安，他的詩做成了，往往遇到較生疎的

字眼便不知道點畫，認識了閻運纔學到怎樣去揣摩中唐晚唐，後來功力急進，閻運直以爲他「髮鬢欲過貫休」；一是閻運的兒媳楊莊，她自到了王家，夫婦感情頗不相洽，她向她的丈夫提出離婚的要求，閻運知道了爲他們和解，笑着對她說：「你不做我的兒媳，就做我的詩弟子好嗎？」她偶一爲詩，出乎閻運意外的成功，後來她也和閻運一樣，專攻五古，風格在曹、陸、左、阮之間，爲近代「學古體」中不可逼視的巨擘；一是木工齊璜，他的畫名掩蓋了詩名，而其題畫之作，隨手拈來，無不絕妙，寥寥數十字，讀之者，直將懷疑詩的裏面是否有「功力」二字之存在，以上三人皆有詩集刊布，世不乏知之者，而閻運的另一弟子——張登壽，能稱道他的姓氏的則似乎很少了。

登壽，字正陽。湘潭烏石山人。他本是一個鐵匠，不過粗識文字而已。他在工作的餘暇，枕着那無情的鐵條鐵塊，悵悵地發着癡想。他覺得人生不應該好比冰冷漆黑的鐵，即使是冰冷漆黑的鐵，也可以化煉成赤熱的溶液，飛濺出燦灼的火花，因此常常心中有一種意思，不吐不快，把它用韻語寫了出來，無不是雋美的篇什。被他的同鄉前輩陳鼎看見了，讚歎備至，說他的詩「一字一句無不逼肖孟郊，並且勸他師事閻運。那時閻運正住在昭潭書院，可是他沒有機會去接近這位高名的詩壇的耆宿。

有一天，大雪紛紛地落着，四處祇是一片皚皚的白色。他戴着斗笠，踏着木屐，身上披着一件破爛的單衣，一氣跑了三十多里路，到書院去求見閻運。守門的人向他索取名片，他拿出手裏的詩稿來，說：「名片在這裏！」守門的人看見他那副寒酸的样子，破衣上撒滿了鐵屑，便不允替他通報。他急了，大聲地喝道：「王先生請我來，你敢拒絕嗎？」守門的人終於畏懼着他的聲勢，祇好把他的詩拿進去了。

閻運打開他的詩稿，是一個又長又粗的流水帳簿，封面上有着斑駁的手指的黑印，歪歪斜斜地題着「烏石山人詩稿」幾個字，讀了數首，竟大爲詫異，心想：「真有這樣一位詩人嗎？」連忙親自請了他進去。這時閻運正在與當地縣官和士紳們宴飲，他去了，就請他坐了首席。一座的客人莫不大驚。

以後他便從閻運受學，旋舉秀才，而數應鄉試竟不第。乃專研羣經，通「三禮」、「春秋」、「尙書」、「詩經」，撰有「禮經尙書表」，「詩經比興表」諸書。

他平生喜作大言，往往不着邊際，他的詩名顯著以後，遇到從前的朋友便盡量誇說自己的資歷，惟恐人家不知道他是士大夫階級。而一般朋友，都明白他是「鐵匠」底子，背後無不非笑他。他也有着詩人的「不矜細行」的通病，某年，閻運誕日，有送壽儀來的，他那時窘迫不堪，就不客氣地全收下用了，始終不告訴他的老師。閻運知道了，要詰責他，他便逃跑了，以後再不和閻運見面。閻運常常提起這件事告誡他的門人，要他們「毋學張正賜」，事見湘綺樓箋啓和日記。

光緒末年，他到日本習法律，回湘後，兩度主講明德學堂，初講經學，繼講法制。

民國初年，曾任攸縣及山西沁縣縣令，頗廉儉有聲，後來忽爲仇人陷害，在獄中關了很久，幸經鄉友奔走營救方得釋放。回湘任軍署祕書，湘鄂之役，他隨着隊伍逃到岳陽，在炮火中，數次幾乎喪失了生命。他紀述那次的驚險和感慨，有避兵岳陽詩五首：

雪山迎後送，天意不我孤。樹梢夜懸秋，聲向離情枯，眼老少新淚，路老多偏途。夢空殘月色，寒破無風裾。讀書百年計，此際當何如！

投宿叩空門，荒村有破屋，窳突寒餘灰，鄰舍飢奔鹿。何者吏捉人，縛人如束木，少壯早流亡，老弱但潛哭！秋燐入夢青，夢魂相冷燠。

胼胝走存宋，義劍碧照天，自慚苦足繭，性命但苟全，促我痛土步，兩脚不肯先，夕陽秋風厲，曉露秋心懸，一掬鬻儒唾，兀兀自稱賢。

平且臨寒井，石淨泉色真，如何失天性，赤足逐車塵，字拙志不烈，隨流迷所津，未涉太行道，窮途恨早新，夜色復蒼茫，欲往道無因。

世人苦貪競，失得果何求？今日名利場，昔賢爭此游。尋覓戰勝跡，千里一燿邱，劍花秋不死，月下寒嗷嗷，借問論功者：毋乃智所羞！

他的詩追蹤東野，肖其寒峭，寫荒漠的戰場的景況，既自然而又深刻，對於當時軍閥的私鬥，也很有露骨的譏評。

李觀論東野的五言詩，以爲「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兩謝」，是最能道出東野詩的淵源的。他的作品也不僅止於唐晉而已，所以就骨幹言，正是閻運等所標榜的「學古體」的一支生力軍。閻運也很歡喜東野詩，並且曾經選錄過東野詩的最足以代表其獨特的風格的作品，以爲「看來尙不及張正陽，蓋小派愈開愈新也」（辛丑二月廿日湘綺樓日記）實非豐於所呢的話。

在那次戰役中，一般人却傳說他死了，爲他傷悼不已。不久他竟安然脫險，又莫不羣相慶幸。他的詩友梁煥奎看見他回來了，又讀到他的哀婉的避兵詩，也做了三首七律安慰他：烏石先生久不歸，故人相憶各依依，屈原愛國情何極，杜牧談兵願已非。壯志豈真酬馬革，愁心應更戀牛衣，洞庭木葉今搖落，悵絕寒秋一雁飛。欣聞虎口尙餘生，報與君家好弟兄，子立已空冠劍影，微吟猶帶鼓鞀聲！荒郊躑躅誰爲客，茅屋棲遲轉避兵，世道從來孟門險，於今荆棘縱橫！劫裏生還老去身，驚魂颯颯墮南津，相逢怪問今何世，未死猶爲天幸民。鄉裏風光黃腳好，亂離朋輩白頭親，新詩莫更悲時局，遠社圖中要此人！詩中很可以看見他的遭際。煥奎，字壁垣，湘潭青郊人，舉人。曾學詩於鄧輔給，因自號白香弟子，有「青郊六十自訂」稿，古體學陶，近體攻杜。旋皆先後卒。登壽無子，他的詩也都散佚無存了。

黃 讀 山

詩人常常創造着自己離奇的身世與遭際，和創造着他的詩一樣。黃讀山的生平好像一篇莊嚴蕩美的神話，我們如果信其無，無甯信其有，因爲如此更可瞭解他是末世的一位跌宕的詩僧。

讀山，字福餘。出家後法名敬安，號寄禪。因爲說話口吃，曾自刊一印曰言難盡尊者，他是湖南湘潭人。父宣杏，母胡氏，耕作於縣郊之木葉坳。年十二，他的父母相繼去世，他那時，方就塾師受讀「論語」，家貧無法卒業，祇好改爲鄰家牧牛。他的弟弟子成，也爲一遠房族叔領去。他的歡樂家庭，頃刻之間，生離死別，因此心中常

時不樂。年十八，一日驢牛出外，看見籬笆上的白桃花被風雨摧落，狼藉滿地，他醒悟到人生的空虛，不禁痛哭起來，遂生出家之心，往投湘陰法華寺祝髮。

他經過好幾年的苦修，後來輾轉到了寧波阿育王寺供洒掃之職，因發願履行「法華般若行」，便把自己左手上指的姆食在佛前燒去，智慧得以頓開。後來人家看見他少了兩個指頭，都稱他爲八指頭陀。

據說他原來不會做詩，字也認識很少。他在法華寺時，看見他的座師精一，禪課之餘，每喜寫詩，他還覺得這位師父安學世語文字是違反本分。稍後他到岳州省謁舅氏，偶登岳陽樓，對着浩浩渺渺的洞庭湖水，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緇友郭菊孫，菊孫謂他得有神助，授以「唐詩三百首」，他日夕研讀，後來，復從王圓運受業，不意竟以詩名於世。他的詩往往脫口而出，無不是清靈雋妙的篇什，但一直到後來，他遇到較難的字，却不知道寫出，因此多未留稿。楊度曾經強他錄詩，他寫到「壺」字，不知道點畫了，便畫了一把酒壺代替。

關於他一生的行迹，尤其是他在「自序」中所道出的，大都未可深信。譬如他說，他曾經冒雪去登臨天台華頂峯，看見一隻吊睛白額的猛虎睡在那裏，當他走了攏去，那虎便咆哮攫前，他披開袈裟，示以慈心，虎就避開了；他又曾在深山遇過一條巨蟒，「御風而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他念着佛號，也未遭其害。他又曾養病皋亭山中，夜半聞剝啄聲甚急，開門但見一個黑團亂躍，不知是妖是鬼，他便與羣犬跟蹤窮追，到了山腰，他厲聲喝道：「我是個窮和尚，不擾你，你何必擾我？我豈怕你！」黑團立刻不見，他的病也隨即好了。這些都是欺世之談，也是詩人們的慣技。

反之，當他詩名日增的時候，他終日和那些達官名士往返，後來，他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甯鄉瀉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在僧衆中爭奪權位，排除異己。又先後爲了和農民或學校爭取廟產，大打官司，奔走權貴。民國成立，他聯絡全國僧侶組織中華佛教總會，請願干竭，紛紜無已，也都是顯然的事實。因此葉德輝曾經幽默地對他說：「和尚未能忘情世俗，何不再行出家？」他聽了，祇好報之以啞笑。

他雖然是出家人，對於戒律並不十分遵守。他的身體魁偉，談話時上天下地，聲如洪鐘，無所忌諱。蘇玄瑛在

長沙經正學堂任教，和他偶然相遇，起先互相輕視，落落不交一言，後來談得投機，亦間涉色空世態。他又喜在隆冬之時，鎮日蹣跚深山，以冰雪松柏爲食，高興了就背誦着「楞嚴」「圓覺」「莊子」「離騷」，鼓腹而歌。他也常常醉倒在市廛酒肆，他喜吃長沙館子裏的羊肉麵，往往四五碗而不知飽。在浙江時，他曾經過一座天仙廟，裏面祀奉的是一位殉情的狐妖，他跑上去叩頭如搗蒜，流血不止，這在一個高僧是不應該的，同行的僧侶看了，詫異地問他：「爲何以大比丘禮來敬這女鬼？」他答道：「諸佛聖人最初無不有情，這女鬼和大比丘等法等身，我對她敬禮有何不可！」光緒甲申，日本進犯台灣，官軍累爲敵方大破挫敗，他聽到消息，想要發明禦敵法，絕食三晝夜，苦思冥索而一無所得，因欲由甯波前往台灣徒手抗敵，已上船，卒爲同伴勸回。諸如此類的事情，有的是發乎本性，有的未免矯情，他自己解說，則以爲世間一切，本無善惡是非，所謂「四六」者都是偶然的假合，由於人們的業識始有所分別，故不妨任性而爲，不必拘於形式。這種論調完全是文學的而不是宗教的了。

他卒於民國二年。先是爲了爭取寶慶某寺的田產，經年未得結果，後復以江浙諸省，有將各地廟產改爲學校之議，遂親往北京內務部交涉，內務部禮俗司司長龐某故意和他爲難，雙方發生衝突，他憤而辭出，當晚胸膈作痛，次晨就示寂了。年六十二歲。所作有「八指頭陀詩集」十卷，「續集」二卷，「白梅華詩」一卷，文集二卷（讀山詩集最早有王先謙刊本，僅十餘頁），語錄二卷。（見讀山「自序」，馮鼎慈「寄禪和尚行述」，塞道人「冷香塔銘」，道培「寄公旅京九日記」及「追悼會記」。並根據程子大、胡子靖諸先生所說。）

湖南近世的詩人，大都出自王闓運門下，受有闓運深厚的薰染，他也是闓運的弟子之一，自然未能例外。他的詩可以由他與闓運過從前後，判然分爲兩個時期。大約前期是學唐的，後期是學六朝的。關於他前期的詩，闓運曾比之於賈島。闓運說：「寄禪以慧業故，不由識字，自然能文，衆皆異之」（八指頭陀詩集前序）。當是可靠的。其所謂慧業，或即我們所謂的天才能，因此他的那些不假思索，不加錘鍊，出諸胸臆，得之自然的作品，在我們看來殆是一種奇跡了。同時易順鼎與他切磋唱和，使他的詩未曾經過雕琢，而那些詩並不是頑漠的石子，直是清靈透剔的璠璵，自然也是極有助益的。他和闓運質實的認識，尙在甯波阿育王寺爲知客僧的時候，那時他已懂得什麼叫做

「詩」了。一日，他正在山脚下散步，忽見兩個客人聯騎入山，其中一個，是披着大紅錦套褂的老者，操着湘潭土音，對另一個中年的人說：「看呀，前面就是育王嶺了。我們且慢慢的余罷。」「余」，音作土懇切，猶言走的意思。與會所至，這兩人便聯句做起打油詩來。那老者吟道：「一步一步余」，年青的人續道：「余入育王嶺」。他聽了觸景生情，詩思陡起，急忙應聲道：「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這兩人正是閩運與順鼎，他們偶爾以詩當作旅途的遊戲，不意竟爲他續成了一首雋妙的五絕，爲之驚詫不止。後來閩運到處宣揚浙江有一個不多識字而會做詩的湖南和尚，大家還不肯信。就是楊度也疑心是順鼎代作的。順鼎也曾將這段奇異的緣法告知王先謙，先謙說：「這又是你們師徒在頑狡獪了」。直到他回湖南以後，先謙當面試驗過他，並爲他首次刊布詩集，大家纔知道真有其事。他又慣常用「影」字入詩，嘗有「題寒山釣雪圖」云：「垂釣板橋東，雪壓蓑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又「與實甫諸子遊嶽麓分韻得領影二字」云：「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閱無人，清溪鑿孤影。」僅「影」字之妙使人低徊不絕。順鼎因他前有「馬蹄踏人影」之句，戲稱他爲「三影和尚」。後來他和順鼎同宿山寺，順鼎有句云：「山鬼聽談詩，窺窗微有影。」順鼎意甚自得，問他道：「此影較你的三影如何？」他笑謂順鼎道：「你寫鬼影殊未工，我意不若易爲『孤燈生綠影』，更爲不着形迹，而形迹如見。」順鼎心折，笑道：「摩詰詩中有畫，寄禪詩中可謂有鬼了！」他又有一「嶽麓看紅葉」云：「日暮蒼翠外，霜楓紅轉淨，夕陽爲畫工，畫出秋山影。」順鼎極爲贊賞，戲謂順以己詩百首以爲交換，他不許。順鼎乃發憤專爲影字韻詩，二人各有「門影絕句百首」，持與閩運較量短長，閩運說：「寄禪爲天上之影，實甫爲人間之影，影各不同，何必強分長短。」順鼎意殊不滿，而敬安的詩作傳遍湘中，人皆呼之爲「百影和尚」了。（據程子大先生說，柴小進所輯筆記亦載此事甚詳。）

他的詩果然是清靈超脫，沒有人間煙火氣的嗎？我們要知道那種清靈超脫的境界正是歷盡諸劫痛苦而來。他詩集中第一首詩是「祝髮示弟」（當是祝髮後所作），裏面可以看見他塗滿着血淚的身世：「人間火宅不可住，我生不長淚如雨。母死我年方十歲，我弟當時猶哺乳。撫棺尋母哭失聲，我父以言相慰撫。道『母已逝猶有父，有父自能爲汝估』；那堪一日父亦逝，惟弟與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難伸，搔首問天天不語。竊思有弟繼宗支，我學浮屠

弟其許，豈謂無家乃出家？歎息人生如寄旅，此情告弟弟勿悲，我行我法弟繩武。——這是他少年時的自傳，是他出家的經過，也是他詩的境界的源本。惟其因爲人生太無據了，太慘但了，所以他要求超脫，他不願去想像或回憶人間的生老病死，他寧願去謳歌虛無飄渺的一切的影，參透了真實，才知道虛無飄渺的真實最爲真實。就他寫詩的過程說，他未嘗不想這樣做去，但他並沒有完全做到，我們讀到他的「江北水災」：

客從徐州來，未言淚先垂，江淮今歲災，迥異往昔時！一自海禁弛，米貴於珠璣；窮簷那得飯，持豆以作糜。還期秋稼熟，猶可遂其私。豈知六七月，大水淹沒之；廬舍既漂蕩，農具罕見遺。死者隨波濤，生者何所棲？相攜走泥濘，路滑行步遲。飢來欲乞食，四顧無人炊。兒乳母懷中，母病抱兒啼。幾日糧又絕，中腸如鳴雷。霜落青草枯，風凋木葉稀。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飢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臥死路隅，無人收其屍。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

哀哉江北民，何故罹此災？我欲化大魚，持此身肉施；莊嚴淨佛刹，遍界成琉璃，牟尼雨金粟，甘露苗丹莢，樓台聳珍寶，行樹影參差，衣食自然至，不假人力爲，大千皆樂土，舉世無瘡痍。斯願未果滿，誓不成菩提！則將驚異前引諸作皆不足代表他的本色。此詩有事實，有理想，那一幅「流民圖」中的事實是以詩人的敏感去攝取的那一種「極樂園」的理想，則完全出自宗教徒的虔誠。其中「人瘦狗獨肥」一句，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對於這種慘但的世象的憤激，他抱定「斯願未果滿，誓不成菩提」的宗旨，使我們讀了，對於他的跌宕的行遷，也皆爲之淡忘了。

近世湖南人詩感受王闈運的薰染，大抵皆先從六朝悟入，中歲以後，自覺腕力不繼，興趣轉移，改而追蹤中、晚唐，如李壽蓉、龍汝霖乃至較後的陳鏡、曾廣鈞、易順鼎、程頤萬等無不如此。讀山從闈運學詩後，盡棄中、晚唐不爲，專力摹古，作風爲之一變。闈運讀了他的詩稿，大爲驚異，連忙替他重序刊行，闈運說：「寄禪和尚，以慧業故，不由識字，自然能文……余初序，引賈島以比意，以爲不過唐詩中之詩耳；既隔一年，乃屢屢欲過惠休，余前序未爲知言，亟刊此序，更爲定論，亦見進步之速也。」（八指頭陀詩集後序）闈運所謂的進步，乃是爲了恢

張宗派隨意說出的話。這種溢美之詞是不甚允當的。讀山的詩，後來有的竟變成了一種裝載佛典的偈言，如「大勢至菩薩」：

三祇嚴智果，神悟忽以超。虛空既消殞，大地亦動搖。舉足越沙界，迅若驚風颺。寶光燭身根，塵垢應念消。像這種故意隱晦情趣近乎歌括的作品，是進步還是退步，用不着我們饒舌。他後來又用這類偈言去做應酬的工具，與那些騷人名士此唱彼和，其內容更不值得說了。

曾彥的「桐鳳集」

如果有人要問近代中國女詩人以誰的成就最高？我想回答說是曾彥，或不算是誇張的。

廖平也說過「曾彥詩爲四川第一」的話，實則她的詩置於「一代作者之林中，也毫無遜色。

曾彥，字季碩。華陽人。父官太守，母左氏亦工詩，有「曾太守左夫人合集」。年二十，歸張祥齡。祥齡，字子韻，成都人。爲郡講。同時學詩於王闈運。闈運教他們精讀楚辭漢詩，兼作篆隸，未及十年，她的功力大進，幾乎超過祥齡而上之。這時，易佩紳爲四川布政使，閩中俱好文學，對她十分推崇，後來調職江蘇，堅執邀約他們出遊，因汛江經湘，沉至吳，旅居甚久，越年渡海到京，律，又約闈運之女入浙訪靈隱富春之勝，有人議論她以一婦女不宜四出登臨，不樂，遂能行。晚歲歸蜀，卒。

她的詩集題曰「桐鳳集」，有蘇州刻本，已絕不可得；成都昌福公司排印本，入川以來，意必容易覓致，殊不知跑遍坊間，數託熟人，皆不可得。聞宋韻方先生說，民國二十四年，華陽重修縣志，欲求此書，也無法找尋。以遠隔不過四五十年的一位有數的女詩人的集子，在她的故鄉，尚如此難得讀到，是作者的不幸耶？抑吾人眼界之不廣耶。日昨成都茹古書局主人黃致祥君，爲我輾轉借閱此書，持着這一本薄薄的，久所渴求的詩集，一時說不出的愉快！

晚清一般女詩人的作品，最大的通病不是失之纖弱，就是失之華靡，「桐風集」一反其例，風骨端偉，爲所僅見。她的詩爲什麼沒有那種巾幗氣呢，王閻運以爲她能夠不爲禮法所拘，跑的地方遠，看的世事多，並且不紛心名利，專力於詩，所以器宇不凡。閻運說：「古今已來婦人傳詩者多矣，其詞意率不同男子。婦人從夫或從父宦商，雖僕僕風塵以爲固然，從游者一跬步，輒爲湯文正，譚汝初所譏訶從一也。有所利者人許之，無所營則人詭之，男子不役名利者，可汪洋恣肆，以充其志，女子雖超俗禁，不許出房閨，其何以增茲學力哉！曾夫好奇通脫，無故挈妻子行萬里，故曾詩頗有古作者之風，又不應試，可專肆其力，宜其有成也。」（見桐風集序，此文湘綺樓文集未載。）這位開明的前輩的解釋和論斷極爲中肯。明乎此，始足以觀她的作品的出類拔萃。

她的詩也與閻運同一路數，專學漢、魏、六朝，實爲近代「擬古詩派」之中堅。在今日論詩我們應掃除二十年前胡適式的那種盲目的膚淺的見解，我們應大膽的承認「摹倣」爲任何詩人必經的一段過程，近代詩的特色，就是能分途地從多方面去接受遺產，或古歌謠，或漢魏，或六朝，或中晚唐，或宋，或追蹤於一人，或遺貌取神於某人的一部份的作品，因此蔚爲大觀，而各家皆有各家之所長。不待矯揉創造，已自有其獨賦的生命和血肉。她的詩得力於曹植，陸機者爲多，能充分地採用實字，而不刻露，故能得其神似。從她的擬曹子建雜詩九首，陸士衡擬古十二首，可以看見她構思的慎獨。然而這幾首並不算她的好詩。

久於寫詩的人，當能體會到抒情詩最易作而最難工。蓋情之爲物，本身就是詩的泉源，故曰最易作，而喜怒哀樂，人同此情，表現方式的不同，始足以見高下，故曰最難工。大抵魏、晉之詩，貴能以辭掩意，而尤長於曲達難言之情。一篇看似雍容淡雅的作品，裏面不知交織着多少歡愉與悲感，但在它高華的格調上，在它密粟的字面上，既沒有歡愉的笑聲，也沒有悲感的歎息，可是，你不能不受到它深深的感動。擬古要做到這個境地，纔算是登峯造極，桐風集中的抒情詩在這兩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如別子履云：

自古詠此離，鷺鷥爭言悲。今我與子別，願言舒胸懷；嗟余少聞識，柔弱無威儀，隱憂神不泰，多慮志恆衰。年來慕賢達，亦解悲素絲。養心至玄默，愜怨不少羈。居安懼將盈，處苦念當虧。丈夫志九州，雄心萬里馳，

安得生脚躑，响濡相愁思。矧乃嘉遯舉，垂光於虹蜺，願各保德行，勿爲君子嗤！雙龍雖漸分，會合在良時。此詩吐辭濶遠，而能直摠胸臆，我們可以意象到一個賢慧的妻子在丈夫遠行之前，溫靜地叮囑他旅途珍重，本人心中雖然十分悲苦，還要顧慮到對方的傷心，祇好以大義來互相慰勉。一往深情，蘊而不露，實爲上乘之作。又集中嗣子馥順云：「否來信有機，思至誠多惑。感君勞策樹，愧妾安閨闕。離初猶壯懷，別久遂呢憶！居危情易周，處順念常息，但恐雨雪飛，崎嶇路難陟！」又於成都答子馥云：「日落微風吹，踟躕步空帷，落芳墜寂寂，孤雁度離離。離離竟何往，覓侶南山陲，安得凌風翼，從爾入雲霓。」又答子馥云：「達人貴無憂，智者多玩世，忘形與物齊，損益焉足計。當榮不驕矜，處苦豈憂懼，盛衰固表裏，否泰信崇替，草木有榮枯，敢怨朔風厲；日月有明晦，敢怨浮雲蔽！託身宇宙中，霜露皆恩惠……借時進德業，崇禮期昌世，感君篤道義，努力自勗勵！」又學梁武帝體貽子馥京邑云：「人前強作歡，鏡後淚如線，如線復如珠，低首惜羅襪。羅襪何用惜，君歸當更織，但爲同心花，莫作雙飛翼。雙飛愛翱翔，同心常芬芳。」又人間世詩獻子馥云：「游子幸勿悲，年華難淹留，天路苦無蹤，榮名安可求。願各棄所思，相與乘燭游。」又蘇州七夕同子馥泛湖云：「層樓設華宴，皎月墮芳樹，明燈粲飛閣，列坐理瑤琴。纖纖素手彈，淒淒白頭吟，繁華當此夜，歡樂輕千金！如何窮達士，獨抱憂思深，卽事感我懷，慨然念古今！」皆是與辭齡酬唱之作，有選體詩的高格而能充分表現自己的情緒。

又詠新寡婦一首也很有新的意境，句如「君魂去已遠，妾心尚未決，孤兒依我懷，弱女未過膝。願此雙鳳叙，從今辭寶鬢。非妾不失聲，恐言君重色！」魏、晉、詩人以寡婦爲題材者數見不鮮，曹丕爲傷其友人阮瑀之妻而作寡婦，其初尙是楚歌體，嗣潘岳更假托而撰寡婦賦，以後模倣的人不可勝數，此詩在體式上已有所不同，而因爲她本身爲女性，所以結想比較真切。

她的學齊、梁的詩，分量最少，偶有數篇，也很新傑。如擬六億詩之一：「憶起時，雲鬢被香肩。羞向人前理，先從帳內安，含嬌無一語，拂枕覓花鈿。」極得沈約的弘麗。她以第一身來寫閨情，所以在心理上尤爲透澈。

桐鳳集，凡錄詩二百餘首，她全部作品，當不止此。而篇篇學古，格律整齊，卽就數量上說，也是屬於第一流的。

寶 廷

寶廷是清宗室中一個極富風趣的詩人。他字竹坡，號偶齋。嘗中同治戊辰進士，以直言官至禮部侍郎。他生平不拘小節，當他典試福建的時候，在江山途中，娶了船戶的兩個女兒爲妾，上書參奏自己，因此罷官。晚年隱居北京，貧困無以自存，遇見他的師友門生，卽伸手告貸，得了錢便去遊山玩水。西山是他足跡常到的地方，往往一去十餘日不返，醉了就臥倒在叢林古刹之中，頗類謝靈運的爲人。他身後刊有『偶齋詩草』四卷，內面十之七八都是紀遊之作，風格近似放翁讖齋。他集中的『西山紀遊行』，『田盤歌』和『七樂』三首，皆爲近世罕見的長詩，『西山紀遊行』凡二千九百二十一字，寫景層層逼進，凡詩所難於傳達的地方，他都能很舒徐地交代清楚，如寫山中遇雨的一段：

西峯萬仞磨星躔，怪石磊磊當空懸。昂頭仰首若無路，惟見行人出沒青雲端。經北折兮途西迴，青松白石無薈埃，隔山隱隱聞輕雷，輕風颯爽掀衣吹，電光迢遞流生輝，對面山立忽無影，一片疾雨橫空來。衣沾履濕路滯滑，低首疾走忘汗泥。狂奔直入塞爾喀，滿身雨水躡層階。回頭東望大山外，景物倏與來時非；不見山，不見樹，不見雨（叶去），但見漫天匝地皆烟霧，但聞波濤洶湧聲吼怒，近村遠堡不知處！

運用長短言入詩，變化莫測，而詳盡無以復加，似遊記，又似古賦，但却與唐、宋人的歌行有別，原來這正是他對於詩體的有意的改革。他在此詩序中說：『古無詩也，文不已而詩生焉，詩者文之韻也；古無賦也，詩不已而賦生焉，賦者詩之長者也。文賦不厭長，詩之長者，廬江小吏不過數篇，論者謂：詩體殊文、賦，不宜長，長必冗，余謂不然！拘者視文、詩、賦爲三，通者視三如一，以文、賦體爲詩，長胡不可！』他又說：『觀者幸勿以常法繩

我！」其意與黃遵憲欲以古文抑揚變化的方法作古詩，同樣地值得我們注意！

現在北平西山秘魔崖還有他親筆題在牆上的詩蹟。在許多墨跡之中，他的一首詩，外邊被人加了濃厚的墨匡，以特表珍貴。將來驅走了敵人，我們遊覽西山，必定還可看見。

他爲甚麼要這樣伴狂落拓呢？原來他當時也是一個主張改革政治的「新黨。」但是他身爲滿清宗室大臣，傳統的思想使他不能有激烈的行動。同時他又潔身自好的「清流，」不願意與當時腐敗的政局同流合污。他的地位和苦痛，是與漢朝的劉向頗爲相似的。他所以娶船女爲妾，便是一種「有託而逃」的悲劇。這一點在研究他的詩改革的思想根本上，尤其值得注意。

他曾輯與他有血緣關係的詩集，題爲「宗室一家草」。他的妾，大約曾經患過天花。所以當時易實甫（順鼎）作詩送他，有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工巧對仗。但這辭句忽略了那「美人」故事的嚴肅性。却讓另外一位他的學生鄧守瑕（鎔）在民國初年送他的詩有「高帝子孫龍有種，舊時臺榭燕無家」兩句，使這位落魄的故國王孫，讀得哭了！鄧守瑕是四川成都人。他著有荃蔡余齋詩集。有機會，我們還要談到的。

（此文寫成後承江翊雲先生多所指正，今已不及更改。）

劉毓盤

在近代詞學上，劉毓盤的名字，雖然是十分生疏，而他的詞既能着重意境，又非常講究音律，大抵都是能按之管絃的，他不像同時一般詞人們，爲了要追蹤夢窗玉田，乃至字模句擬，徒工塗藻，缺乏真趣。他對於詞的整理，也能兼顧到這兩方面，終身孜孜矻矻地工作着，除詞以外無他嗜，其貢獻適足與況周頤王國維鼎足而三，他們都能屹立於當時詞壇風氣之外的。

毓盤，字子庚，別署嶺椒。浙江江山人。父彥清，字溍生，有「古紅梅閣集」。他三歲的時候，就遭到失怙之

痛。年既長，學詞於譚獻，曾搜集彥清集外詩詞，由雷浚作序行世。又因彥清「古紅梅閣集」是經高心夔編定的，心夔長於詩，對於詞的去取，頗爲未當，故急謀續刊，雖然沒有成功，却很受一般長輩的器重。中歲以後，牢落不振，再喪其偶，兩置簾室，而迄未生子；五戰棘闈，一試京兆，而終不得售，既不能忘情於世，遂一一寄託在他的詞裏。宣統之末，他始以舉人分陝陝西知縣，但也沒有補到實缺，祇是任撫院文牘之職。辛亥改革，攜眷南歸，路過漢口，又遭母喪，及至蘇州，貧困益甚，幸得嘉興中學國文教席，賴以自存，旋應北京大學之聘，講授詞史。以民國十七年患暴疾卒。

毓盤的詞，我所見到的有「濯絳宦詞」一卷。係光緒自刊本，集中刻字多作古體，經過手民鈎描上版，誤植頗多，他的弟子查猛濟，在「劉子庚先生的詞學」一文中（載詞學季刊第三期，國內介紹他的詞學的文字，似僅此一篇。）稱述他的「噙椒詞」，據云亦係光緒自刊本，我却不曾見過，想必即是此集重刻時更改過題名的。最顯著的證明是：（一）「濯絳宦詞」所錄亦不足百首，與「噙椒詞」相同；（二）「濯絳宦詞」第一首也是「菩薩蠻」，他的名句「花約夕陽遲，一齊紅幾時」便是出自這首裏面的。「濯絳宦詞」也誠如查君所說三分之二皆是爲悼亡而寫的，可借查君引例，多係節取斷句，不能窺見整個面貌，他的悼亡之作，如「菩薩蠻」：

梨花颯作晴天雪，翠翼低似銀潢湧。蝴蝶趕春忙，飛來總一雙！蕉香心事裏，不許風吹破，新綠又成陰，舊對無處尋。

又「青玉案」：

穠芳不與長晴見，忒輸與春光賤。天與人愁天亦變，風酥倦蝶，雨收羈燕，英氣銷花片。舊歡冷落夫容薦，枉孽得同功爾。怪說故衣緣分淺，青羅暗寫，絳紗偷剪，總是成單線。

又「醉花陰」：

冷澈情根冰撲剗，可惜尋春晚。縱不病懨懨，開落由他，人比番風懶。征衣消盡輸花眼，醉倒流霞琖；還說未曾愁，瞥地空梁，燕語聞長歎。

有如高天雁唳，淒清悱惻，他生平的不幸，使他寫下了這些血淚凝成的篇什，方諸清初納闈容若，亦未多讓。他與一般友人惜別之作，亦有極工致者，如「高陽台錢念恂觀察招集秦淮歌舫卽席賦別」：

借淚酬春，將心託月，哀箏搗作清商。婪尾尊開，勸期開了壺觴。闌煙淡抹瓊枝影。問飛花甚處家鄉？莫逢塲，又唱當年，金縷衣裳。紅蕖舊約留情地，有宮鶯瞥見，密意端相。證說萍飄，蝶魂扶下釵梁。板橋恨不通潮汐，也如人九曲迴腸。盡思量，說與南朝，幾樹垂楊。

此詞着力於白石白雲之間，尤足代表他在音律方面的成就。他的「濯絳宦詞」裏面以寫戀情的作品成分最少，但偶一爲之，亦復不凡，如「菩薩蠻激藥庵戲酬」：

貼對花串重瓊押，裙鴛雙證刀環約。酒半粉渦紅，挨郎團扇風。七香金勒馬，偷放嬉春假，信手弄春梅，酸心知爲誰！

至於他在詞的整理方面，最重要的著述計有下列數種：

(一)「詞史」(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出版)：詞的產生雖有一千餘年的歷史，而向無一部系統的評述的專著，有之，則以他的這部「詞史」爲嚆矢，其價值殆無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在曲一方面的地位，他撰著此書，自謂本於一種客觀的態度，是以「上自三唐，迄於元季，根柢駢雅，各有可觀。」不專宗一代，亦不專重一家，詳徵博引，敘論至爲公允。而於詞的作風的流變，解釋亦時有獨特之見，如謂南宋詞意之所以日見晦澀，是由於當時政治黑暗，「文網」束縛的緣故——因爲一般作者感慨着亡國之痛，又不敢宣達出來，祇得寄意於深微了。發前人所未發，不愧卓識。直到今日一般文學史之類著作中論詞的部份，內容尙沒有超過這部書的精密的。

(二)「詞略」，是他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中的一種，全書除「詞略」外，尙有文、詩、曲略各一種 北京大學排印本。此書成於詞史之前，較詞史簡略扼要，極便初學者的閱讀。

(三)「唐五代宋遼金元詞輯」，北京大學排印本。詞的總集的刊校，自毛晉「汲古閣宋六十一家詞」以來，至近代尤爲發達，其最著者有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及「四印齋彙刻三十一家詞」，江標「宋元名家詞」，吳昌

綬「雙照樓影刊宋元明本詞」，陶湘「涉園景宋金元明本詞」，朱祖謀「疆村叢書」，或使我們擴大了詞的眼界，或使我們看見了宋元人所刻詞的本來面貌。而他的這部「唐五代宋遼元金詞輯」，則純以輯佚爲主旨，蒐集也很廣博，每家之末，皆附有他的跋言，雖不免校覈欠精，真贋難揉，然極有功詞苑。由於他的影響，使治詞的人都能着重這個吃力的「網羅散失」的工作，因此，稍後王國維的「唐五代二十家詞」（王忠愍公遺書四卷本），趙萬里的「校輯唐宋遼金元人詞」（中央研究院刊本），和唐圭璋的「全宋詞」（上海商務版）都是承繼着他的啓示，後出轉精，從事輯佚，而有着非常偉大的貢獻。

他更有「詞學辭注」「詞律辭注」「詞話」諸項稿本，皆經散失，未能刊刻行世，我們既無法讀到它的內容，祇好不去敘述了。

戲曲的更新

雜劇傳奇是以曲爲中心的。從宋代的戲文、傀儡話本、影戲話本等演變爲金、元的雜劇、傳奇，怎樣會有曲的成分產生，今日因爲文不足徵，已成了無法解答的問題。從清末的雜劇、傳奇進步到今日的話劇，又怎樣漸次擺脫了曲的成分，使我們的戲劇和歐、美的戲劇合流爲一，這中間却有顯明的線索可尋。

從傳統的雜劇、傳奇到話劇，雖然祇有三四十年的時間，但它發展的經過，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簡單，我們如果不想抹殺那段史實，我們可以說，戲曲的更新其歷程是這樣的：

衰落期的
雜劇傳奇 —— 解放期的
雜劇傳奇 —— 新戲 —— 改良新戲 —— 話劇

戲曲的衰落並不自清末開始，乾嘉兩朝已經很少可觀的作家了。道、咸以後，黃燮清、許善長、楊恩壽、張蕪雲、陳煥、范元亨、黃振、李文瀚、劉清韻、張預，繼踵而出，就戲曲的景上來說，未嘗不可媲美前人，但是他們

有同一的缺憾，就是着重曲律，忽略了戲劇本身的價值和內容；在題材方面，他們每喜擷摭歷史上的英雄美人，義夫貞女的故事，不是失之千篇一律，就是失之枯索；在結構方面，他們每喜步趨前人之作，而模倣徐渭的「四聲猿」，李漁的「十種曲」，尤為一時的風氣。既無新聲之可言，見地又多迂腐。致使雜劇傳奇度入了無可挽回的厄運。及至光、宣之際，因為時代的劇烈變動，戲劇的內容體例，也不得不發生很大的蛻化。在當時作家之中猶能默守成規，一字一句，引宮按節，欲求聲調律協者，恐怕祇有李慈銘、吳梅兩人了。

李慈銘是極愛好戲劇的人，我們祇要翻開他晚年的日記，聽戲（崑曲）幾乎是他唯一的嗜好。他作有「越縵堂樂府外集」二卷（上海蔣瑞藻刊本），計收「蓬萊驛」「星秋夢」傳奇二種，「蓬萊驛」係取材唐人小說所載支純甫施弄珠事，譜武林女郎施弄珠，幼年跟隨父親在浙東經商，和支純甫訂了婚約。當純甫到長安應考去後，由於鄰人仇壬妄構事端，她的父親將她嫁給當地一個流氓，不到一年，貲財蕩盡，他也被賣入教坊為娼。這時她的父親回籍省墓，路上遇了匪徒，又不知存亡。她祇好愁苦地度着非人的生活。有一天，她病了，單獨乘船往暨陽就醫，當她經過蓬萊驛的時候，看見岸上簇擁着一大堆人馬到來，她心中十分納罕：

（宜春令）（旦）人烟密，竹樹疎，甚心情戀着舟行畫圖！（前面雉堞迷茫，已是越州迎恩門了。）高城何處，砌斜陽，不隔愁來路。（呀，這是蓬萊驛，為何恁般喧鬧，你看：）他簇牙門，臨水旌旗，擁頭踏迎風笳鼓，躊躇，富貴英雄是何官府？

她詢問船夫，才知道是新觀察到任。原來這新觀察不是別人，正是她從前的未婚夫支純甫。結果他們團圓了。這是金元以來傳奇中最習見的情節。「星秋夢」的故事，則尤為簡單，譜莫驕會見了他死去的戀人柳珠，在靜寂寂的夜裏，兩人攜手追憶着過去的生活，不料一聲雞唱，柳珠悄然別去，莫驕祇好獨自一人在傷楚着：

（川撥掉）看這月栖梁，露通簾，聽聽這亂蟲聲幽草邊，分明是燭影現嬋娟，分明是燭影現嬋娟，祇條一縷秋風紫玉煙。空為伊長恨天，空為伊死挂牽。

（前腔）看這枕和衾淚斐然，想是玉人兒燈下彈（方纔夢中之語說是後會有期），果然了結下再生緣，果然了

結下再生緣，便教世世曇花也勝仙。空爲伊長恨大，空爲伊死挂牽。

此劇雖富詩意，而表現的方式仍是陳腐不堪的。

吳梅是雜劇、傳奇這一體例的結束人物，也是最後一位謹守着曲律的作家。他在一八九九年（光緒己亥）就開始寫劇，民國以後仍努力不輟。他所作雜劇計有「媛香樓」「無價寶」「惆悵錄」「軒亭秋」等。「媛香樓」一齣（載小說林，有奢摩他室曲叢本），係取材「板橋雜記」所載姜垓事，譜姜垓浪跡金陵，和秦淮名妓李十娘相戀，住在媛香樓中，三月不出，他的友人孫臨、方以智四處找尋他，好不容易打聽到了他的蹤跡；想去訪他，又怕他閉門謝客，便佯裝爲盜，闖入樓中，欲劫十娘去。他大驚，連忙出來乞憐求救，仔細一看，還是友人和他開頑笑！這是一齣有趣的喜劇，前面寫姜、李的會合，極綺麗，在作者很是自負，以爲「非獨寄豔情，亦且狀故國喪亂之態」；（梁州新郎）（旦）花兒低壓，人兒偎倚，如此良辰有幾！賞心樂事，何妨爛醉如泥。（便是如家得官人，好不儂倖也）承你知疼着熱，體貼溫存，百樣相憐惜。真個是兩情和合也，莫輕離，暢好把湖上的風華細品題。（生）（只是今日早起，未免有些驕性子兒！）（旦）（誰叫你早起來！）（各笑介）（合）春色好，春風利，人生豔福非容易，論恩愛，我和你！

然而在今日看來，祇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而已，我以爲尙不及末尾寫那兩個惡作劇的友人，較爲傳神：

（三學士）（末）只怕俺筆花兒描不出你風流意，還只怕瘦詞華唐突名姬。（只單敍了今夜的事罷，）俺這裏打扮的瞞神嚇鬼喬模樣，你那裏急搗的蕩地驚天沒轉移，這就一段煙花真佐使，（但有一件得罪你了，）則這半夜兒工夫畢竟是担誤你。

此劇後來又經過他一再刪改，易名「湘真閣」刊行（霜厓三劇本），字數較原作減少得多了，譬如上面所引的「三學士」，便改成爲：「怕老去江南才盡矣，瘦詞華唐突吳姬，（祇當敍了今夜的事罷，）俺瞞神嚇鬼喬模樣，急的你蕩地驚天沒轉移，這就一段煙花真妙諦，（只有一事，得罪你了。）（生）是甚麼？（末老生）這半夜兒工夫畢竟担誤你！」就曲律言，實較原作更穩健了。「無價寶」一齣（霜厓三劇本）係爲祝秉綱屬題黃丕烈舊藏魚玄機

詩思圖而作，裏面所謂「女郎詩少人千古，喜得圖書尙有兒孫護；似這等無價的奇珍，可不是世上無！」（昆聲）不過演述藏書家故實而已，並無戲劇的意味。「惆悵鑿一凡五折，是以四件事合成的一齣雜劇，這也是很顯明地仿效「四聲猿」的。裏面計「香山老出放楊枝妓」一折，「湖州守乾作風月司」二折，「高子勉題情國香曲」一折，「陸務觀寄怨鳳詞」一折。首尾二折，據「自序」云乃因不滿於桂馥「後四聲猿」之「放楊枝」「題園壁」而重作者。就中「楊枝妓」一折內容，譜白居易在六十八歲的時候，患了半身不遂，他的侍兒樊素（一名楊枝），却還是十六歲的小姑娘。居易恐怕就誤了她的青春，欲將她遣出，並把一匹駿馬贈她作紀念。樊素却依依故主，不忍唱去，那時馬也在欄前嘶嘶地悲鳴着，居易不禁黯然：

（快活三）（末）非是俺還查胡亂施，作弄的老太傅沒參差，又不是虞姬驅馬四面楚歌時，攬下這天大來傷心事！

寫居易的心理是很恰當的。最後樊素還是終身伴着居易了。「軒亭秋」楔子一齣（載小說林），這是吳梅雜劇中較有新意的一種，可惜未完，不能看出全劇的原委，其內容僅寫到秋瑾在日本學成回國，她的友人爲她送行而止。裏面像秋瑾所說：「幾曾料戊戌年之黑獄，烈轟轟逼出幾個斷頭郎官；庚子年之紅燈，鬧穰穰又驚壞了九重的蒙塵天子。俺仔細想來，好端端一個世界竟到了這般地步，畢竟被這些糊突男兒攪壞了。偏偏俺女孩兒家，不爭的什麼，却成日價文繡犧牲，做那土木般蠢兒郎的供養」云云。大約作者欲以同情的態度，來表彰秋瑾革命的史績，當是無疑的。但他在化名「灑飛樓」的評語中又極力稱道自己能夠避免「新少年門面語」，足見他對於此劇的寫作技術仍是未敢有所更張的。

吳梅除了上述的雜劇外，所作傳奇則有「血花靠」「風洞山」「東海記」「雙淚碑」等。「血花靠」一名「長弘血」，據一霜郎三劇自序「此劇凡十二齣，譜的是戊戌七君子殉難事。當時因恐觸犯時諱，故未刊行。」「風洞山」二十四齣（載小說林，有單行本），係取材畧錫元「庚寅始安事略」中的故事，敘女郎子紺珠鍾情於她的未婚夫王開宇，祇以遍地干戈，不曾完娶，後來她的父親要把她嫁與趙印選之子，趙爲畧式招的部將，煊赫一時，紺珠

不從，及至清軍攻陷桂林，式耜殉難，印選降敵，紺珠爲印選所虜，竟在風洞山下自盡。適值開宇葬親山下，發現了她的尸首，大慟。劇中寫開宇一邊哭着，一邊料理她的後事：

（滿園春）（生）生時節，豔晶晶，死時節，冷清清，紅顏自古多薄命，墳台下，墳台下，和淚銘旌，也好千年後流播姓名！（衆抬旦下）（生）（咳，天哪，直恁磨煞人也！）折磨他一生，折磨咱一生，拆散因緣，拆散因緣，風屏雨慙，太古裏一樣飄零。（猛念介）：（我想盛衰之理，氣數使然，莫說一個人兒，跳不出生死圈套，就是國家之事，也不免盛衰的羅網。）（長歎介）（我才悟出人間悲歡離合也！）

（前腔）（換頭）戰場空，情堪散，下場頭好夢初醒。止不過石火電光留幻影。婚姻事，興亡事，只賸得夕陽古樹淒涼景，歸根兒哀樂總無憑。問前朝興廢，問南朝興廢，望遍河山，望遍河山，煙雲慘淡，早則是換了情形！

是極爲淒雋動人的。但它的情調仍是一種信仰定命的悲劇情調。至於吳梅的「東海記」七齣（載春聲雜誌），諱孝女殉姑事；一雙淚碑一四齣（載小說月報第七卷），諱汪柳儂戀愛事，都是民國以後的作品了。

李慈銘和吳梅是舊的戲曲的最後代表，但是他們的努力，已經無法挽救戲曲的衰落了。這時候，一方面因爲亂彈的紛起，崑腔在舞台上早就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一方面因爲內憂外患的緊迫，使觀衆們感到須要有一種新的戲曲產生。然而這時歐美戲劇尚未輸入中國，六七百年以來雜劇、傳奇體例自然不易完全廢棄，惟最先能夠做到的，便是把戲曲的意義抬高了，把攝取題材的範圍擴大了，把曲律的束縛放鬆了，把歷來脚色組合的習慣打破了。至於新的戲曲實質上究竟是甚麼？關於這，天傷生「劇場之教育」（載月月小說）一文中曾有過詳盡的發揮，他說：「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僅以怡耳而悅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遷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真，昔以所爲雜劇，寢假而爲京調矣，寢假而爲西皮二黃矣，寢假而爲弋陽梆子，於古人名作，其下者而不之解，其上者則以是爲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戲劇一途，乃至雅士所不道也。……昔者法之敗於德也，法人設劇場於巴黎，演德兵入都時之慘狀，觀者感泣而法以復興；美之與英戰也，攝英人暴狀於影戲，隨到傳觀，而美以獨立。演劇之效如此，是

以西人於演劇者，則敬之重之；於撰劇者，更敬之重之。自十五六世紀以來，若英之薔來庵、法之莫禮藹、那錫來諸人，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婦孺，無不人手一編。而諸人者，亦往往現身說法，自行登場，一齣未終，聲流全國。夫西人之重視戲劇也如此，而吾國則如彼。如此一端，可以視強弱之由矣。吾以為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為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為第一義。然教育興矣，其效力所及者，僅以中上社會，而卜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捨戲劇末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所謂新的戲曲，乃是一種以滯輸國家思想為前提的教育工具，這或為當時共同的信念罷。我們不可忽略這一段粗淺的解說，這恐怕是解放期的唯一的戲劇理論了。

最早有意提倡新的戲曲的人為梁啟超。啟超有一「劫灰夢」，「新羅馬」，「俠情記」傳奇三種，雖然都是未完之作，但給與後來的影響極大。他的「劫灰夢」傳奇，（載新民叢報）寫於一九〇二（光緒壬寅）年，僅成楔子一齣。譜的是庚子以後國內情勢。他在此劇中假藉那主人公杜撰的口氣說：「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到了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個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了起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就算盡我自己一份子的國民責任罷了」。他寫作戲曲的動機，完全在這幾句話中表白了。他的「新羅馬」傳奇（載新民叢報），是根據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的事實譜為戲曲的，僅及第六齣而止，其中演馬尼他一齣，則另以「俠情記」的題目發表（載新小說），此劇就內容結構而言，在當時都是很大膽的嘗試。我們知道金元以來的戲曲一向都是以本國的故事為題材的，而此劇「鑄西史，提紫萸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在當時自然是第一次的發現；而傳奇的習慣凡第一齣必須以劇中的重要腳色——正生，正旦登場，此劇的正生為三傑之首的瑪志尼，然第一齣敘維也納列強會議，顯示意大利環境的險惡，第二、三兩齣敘意大利的黨爭，直到第四齣瑪志尼方始露面，作者如此處，殆係一種有意的改革（見捫蝨談虎客評注），而傳奇舊有的體式從此遂不為人所重視了。

跟隨梁啓超之後，產生的新的戲曲頗多，在今日可惜無法知道那些作者的真實姓名。這裏我們祇好作一次極簡略的敘述：

軍國民有一「愛國女兒」傳奇一齣，（載新民叢報）從梁啓超的跋語中知道作者是當時一位「愛國熱腸」的留東學生。他「精嫻音律，擬著曲界革命軍十種，專以宣揚愛國心爲主」。此劇即爲十種之一。彼的是愛國女兒謝錦琴約友賞花事。這位主人公一登場，其裝扮便是「辮髮西裝」，已經不同凡響了；而她的言論，也很足表現當時一個激進的新女性。像她說：「更說甚謝女班姬陰教，早知道無才是德，還只怕詩思文妖。五言八句便稱豪，鴛鴦兩字都顛倒。秋思畫閣，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箏篋，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郎窻」。（四門泥）沉痛地道破了中國婦女的命運，是極有反抗的意義的。而全劇的宗旨乃在說明男女同樣皆有愛國的責任，並無什麼情節。

玉琴齋主人，有「血海花」傳奇一齣（載新民叢報），作者曾以同一筆署寫有「回天綺談」小說一篇（載新小說）。此劇亦未完，內容係譜羅蘭夫人瑪利儂事，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表達羅蘭夫人的反對專制的言論，慷慨激昂，如說：「我法國自路易十四以來，政府專橫，國事日壞，專制的君權，已膨脹到極點，平民的自由，直剝剝到盡頭。積威所劫，百鍊都柔；士氣不揚，全軍皆墨；釐髮宗國，同懷漆室之悲；泣類楚囚，同下新亭之淚。你看二千五百餘萬國民，個個皆婢媵奴顏，馴服那專制政體之下，我瑪利儂雖女兒，亦有國民責任，難道跟着他們醉生夢死，偷息在這黑暗世界不成！」無所忌憚地發揮着反對專制的思想，這在當日滿清黑暗政治之下，是極有煽動的力量。至於其中曲詞，任意增減句格，穿插冗長的說白，在音律方面是完全不合的。

春夢生有「學海潮」傳奇二齣（載新民叢報），內容譜古巴學生運動事，未完。作者開始從反面寫古巴政論家加但農阻撓革命的行動，頗爲諧謔，我們祇看加但農登台時的空場白：「填胸八股臭文章，製造專門奴隸場，殺人如草那見血，只憑信口說雌黃」。就知道那是怎樣一個人物，而欲襯托出怎樣一個場面。可惜此劇並未發展到它的主題，便沒有下文了。

祈黃樓主人有「警黃鐘」，「懸鬚猿」傳奇二種。「警黃鐘」凡十齣（載新小說），譜黃封國抵禦胡封、元封

兩國事，所謂「黃封」者，黃蜂也，「胡封」者，胡蜂也。作者之意以爲「生物之中，團體之堅，惟蜂爲最。」故假借諧聲，以蜂爲喻，策勵國人「自強以禦侮，團結以立國」。其內容首敘黃封國公主瓊英目睹時局艱危，外侮頻仍，但是無法親理國政，幽居深宮，終日以眼淚洗面。這時黃封、元封兩國同時侵入東山西山等處，國民四面受敵，應接不暇，那些守舊大臣，一味主張和議，致使邊地喪失殆盡，更引得其他強國的窺伺，今日要求租借花山，明日要求賠償花蜜，不可遏止，幸得瓊英奮發圖強，整飭內政，及至取得軍權，便詔命左副元帥謝瑤芳，右副元帥蘇蕊香，出師抗戰，結果是國土都收復了，通敵的頑固大臣被殺死了，國民也知道愛國了。全劇遂終止於下面的一曲：

（黃龍醉太平）林疑，願爾百姓羣黎，從此黃種同胞，結成團體。競爭時勢，優劣分明，勝敗如斯須記，食租衣稅報君恩，休昧此天經地義。若問那外交國際，不過是內修政治，外禦諸夷！

頗像一篇童話，而劇中人物似皆有所影射，那位「幽居深宮，未親國政」的瓊英也許就是德宗的化身罷。此劇就思想來看並無若何特色，然劇中說白往往長於曲辭，又因且腳過多，乃有花旦、武旦的名目，這在舊的傳奇體式上都是未曾前見的事，這時候戲曲的裏面實際混雜着皮黃的成分了。「懸壘猿」凡五齣（載月月小說），譜明季遺臣兵部尚書張煌言在江浙一帶孤軍抗敵，失敗後，散軍懸壘，不談世事，却被舊日部將誘至杭州，多番說降。當他離開懸壘的時候，家中所畜雙猿，知他一去難返，乃投入水中而死，及至他到得杭州，終於從容就義。此劇蘊蓄着深厚的種族思想，其情調實較吳梅的「風洞山」一劇尤爲顯著。譬如裏面寫那些僞軍將領對煌言說：「閣部差矣！識時務者爲俊傑，大明亡國已二十一年了，要從那裏救起？閣部即欲速死，於明朝國家，有何益處？」煌言却答道：「你不聞文文山對元使臣之言？父母疾病即知不起，豈有不下藥之理呢？吾若有二心，豈待今日，請即回報，幸勿多言！」煌言回答得那麼乾淨，他爲了民族國家，視死如歸，然而僞軍們却不讓他馬上就死，僞軍們對付同胞的手段是：「如怕死，我偏勸主帥殺了他；不怕死，我偏勸主帥活了他，一反一覆，一縱一擒，你看利害不利害！」但是這種利害的手段施在煌言的身上竟絲毫不爲所動，他終於壯烈地殉國了。當他臨刑的前一刻，僞軍們也不禁爲之泣

下，百姓都來瞻拜他：

（衆）：請問爺爺，假如明朝大臣都像爺爺，想決不至如此！

（生）（歎介）：你不見

（刮地風）三案推翻竊竊操，許大增殺盡賢豪，明爲鏡稅陰爲盜，吸竭了百姓脂膏！那毛文龍汗馬功勞，那史關部灑淚沾袍，挽不住滄海潮，噬蠶日，重國再造，拚一個、好頭顱，贈寶刀，那還有萬千年宗社堅牢！這裏賅括了明亡的原因，也描畫出一個民族英雄的慘痛的史實。

蔣鹿山譜有「冥闈」傳奇一齣（載新小說），那等於一部有趣的中國婦女纏足史。內容譜許多沒腳婦女的鬼魂到閻王那裏告狀，她們「一告張獻忠喪心，不該把腳兒一齊砍斷，一告李後主作俑，不該把腳兒無故纏來！」全劇的宗旨，在提倡放足，所以那些鬼魂開始就申訴纏足的痛苦：「好好的的一雙白足，生成柔嫩軟哈哈，精緻緻圓府六寸，光滑滑底薄重抬。前秦漢、後隋唐，都一樣靴鞋履鳥無區別；南蠻夷，北戎狄，却也是天足遊行自去來。但聽說女主纖，男主耕，治分內外。常言道，夫則負，婦則古，出入追陪。最好的，古人言：妻子好合。誰料得，到後世，異想天開，把女人，當成了，玩物看待。塗了脂，抹了粉，有許多瑣細調排。更把他，兩腳兒，纏了又纏，裹了又裹，害得他，女孩子，立也不穩，步也難開。皮厚了，生下脂，就把那決刀來割。狼如狼，猛如虎，不管他哭哭哀哀！」（混江龍）。於是閻王發問纏足的風俗究由何人而起，鬼魂便把那罪惡都推在南唐李後主的身上，閻王又問張獻忠爲何要把婦女小腳砍下作燭燭點，鬼魂回答是纏了小腳，便須暴殄天物，故惱怒了張獻忠。閻王又問既經張獻忠那番殺戮，婦女應如警惕了，爲何到現在還要纏足？鬼魂却說：「呆也，沒個人將此事分頭演說，只道是遺劫數碧血同埋。做官的，多鄙夫，不曉得煌煌示禁，讀書的，少豪傑，也只是碌碌追隨。（況張獻忠所殺只是四川一省，不會遍及天下，）故而江、淮、閩、浙諸都會，依然小腳弓鞋遍市街！」（混江龍）於是閻王判決：張獻忠砍斷婦女的足，其意欲留與後人作榜樣，原是一番好心，且亂世將要再臨，纏足婦女以後愈加痛苦，正應知所警惕；而李後主則罪無可道，同時把李後主從無間地獄裏傳了出來，要他設法挽回罪過。李後主乃獻上一計，便是下界文

人須廣爲著書立說，普勸世人，都不編足。結果是朝廷放足的旨意下來，鬼魂也投生去了。此劇最足以顯示啓蒙初期的戲曲的真實面貌，其技術是粗糙的，其情緒是炙熱的，至於裏面的曲詞則完全是亂彈的一體了。

南荃外史有「歎老」傳奇一齣（載新小說，連上述二種曾合刊單行本），譜一個名叫陳腐的老人，感歎着自己的老境，這位老人，大約就是當時中國舊派人物的代表罷。他說他是「四肢如廢，無獨立之精神，五官不靈，乏自由之思想」。因此覺得自己落伍了，不能在那個競爭的時代生存了，他一方面讚美着歐美國民的進步，一方面又回顧到自己的衰頹：

（四門泥）誰似我這樣冬烘頭腦，鄙我是東方病叟，又笑我是幼稚苗條。擁拳愁學美人腰，枯楊愧對如花貌。天荒地老，心兒苦熬，海枯石爛，魂兒歸消，哭神州，我只索重盟扶桑曉。

這是針對着庚子前後中國國勢而發的。最後，他希望有一班少年起來，自立國存。他又勉勵那些少年：（自指眇目介）你休像我夢夢天繩常昏聩，（自指跛足介）你休像我搖搖國步時顛倒，（自指拐杖介）你須知勉強支持的不算堅牢，（四顧徬徨）你須知求人保護也作不得泰山靠！（北江梅令）說明了中國國民所應努力的方向。

借秋、鯽士、旅生、逕廬四人合著有「維新夢」傳奇十六齣（載繡像小說），內容譜徐自立是一個富於愛國思想的官吏，他有志維新，受過許多挫折。無奈朝野酣嬉，臣民泄沓，國事敗壞達於極點。他看見那些做官的，是「握金章，懸紫綬，一例唯唯否否。全不管參辰卯酉，只盼到腰纏萬貫上揚州」。（喜秋風）那些讀書的是：「守陳編，珍敵帶，老死繩樞甕臚。也不識天高地厚，只盼到軒雲霧鳳池頭」。（喜秋風）那些做工的是：「運靈心，施妙手，一樣摧枯拉朽。那裏有輪攻墨守，不過是迴檣繡枕細雕鏤」。（喜秋風）那些經商的是：「闢財源，開利藪，爲甚紛紛牛後，歎生平關河奔走，錐刀而外復何求！」（喜秋風）無一人爲國家打算，無一人能改進本身的職責，也無一人同情於他。因此他非常氣憤，每每借酒澆愁，喝得醉醺醺地。有一天，朝廷忽然改由外山王主政，外山王素來主用新黨，尤契重他的爲人，先則授他爲巡環都尉，考察興革利弊，旋復付以全權，要他不顧一切阻力，力行新政。於是在幾年之內，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建築鐵路，開採鑛產，訓練新軍，講求外交，最後又宣布立

憲，使中國進步爲一個富強的工商業發達的國家。那時候：

（鎖南枝）驅妖鱷，剪長鯨，又何慮潢池盜弄兵，足仰收績羞，堪洩同仇憤，早天半落機槍，那時間平似砥，清如鏡！

那時候：

（西地錦）令彼收回治外，從吾政重中央，開津權稅要衡量，並有強權抵抗！

那時候：

（尾聲）從今後，除却了野蠻思想，更放出文明氣象，何難使五洲鱗介奉冠裳！

內憂外患沒有了，不平等條約取銷了，國際地位也增高了，正當他慶幸自己成功的時候，忽然有人喚他，他驚了醒來，竟是南柯一夢。在我們戲曲的園地裏，數人合寫一劇是習見不鮮的，像元代著名的「黃梁夢」，便是出自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四人之手。此劇規模弘偉，爲新的戲曲中僅見者，也許是集體創作的緣故罷。劇中寫徐自立興辦的事業，都是那時中國當務之急，而裏面所擬想的種種境界，也都是今日中國在爭取着的或逐漸實現了的。而全劇以一夢爲結，可謂十分得體，因爲在當時腐敗政治之下，要有那樣一個開明的「外山王」，自然是不可能的，維新云云，無非做夢罷了。此劇雖不曾有提倡民主和仇滿之類的色彩，而它的意義已超過那些維新黨人的立場不止一箭之遠了。

「維新夢」作者之中的遜廬，另有「童子軍」傳奇二十四齣，未完（載繡像小說）。內容敘英勇的少年葛天常糾合了一般年齡相彷彿的「小豪傑」，想要組織童子軍。於是延聘一位落魄志士吳自強爲師，操練刀劍。適值縣府捉拿犯案的棍匪李雄，馬快把自強認作棍匪，拆散了他們的伙。自強逃往江陰，天常亦跟蹤而至，他們既無法再組織童子軍，只好彼此勉勵要成就一番事業。後來自強投入新軍，頗建了一些功勞；天常因讀了一部「湖西名士」戚泰虛（似係指章太炎）在獄中做的「髮史」，有志革命，於是剪除辮髮，遷往日本入「將練學堂」肄業。他在「比賽會」上，各種「武藝」成績超羣，頗雪了中國人的「病夫」之恥。故事發展到這裏，就中斷了。以後作者打算

怎樣寫，很難推測，大約作者的原意是要提倡尙武精神，而着重諷刺當時的政治。譬如在「尋師」（第八齣）一齣裏，天常看見了自強，問他爲何不帶寶劍？自強說：「兄弟，你還提起那寶劍麼？原來江南一帶，只有斯斯文文尋章摘句的秀才，並沒磊磊落落帶刀佩劍的男子。俺那日到了金山渡口，遇着幾個沒來由的警察，看俺帶了此劍，一把攔住說俺是個革命黨，把俺那寶劍平空摘下，壓長而去……；這個還算俺的造化，因爲俺身上的衣裳典賣盡了，沒甚甜頭，沒有捉送官裏去，當革命黨一般兒治罪！」同時作者又似有意要把天常寫成一個革命的人物，但却並不十分顯明。全劇甚爲冗長，倘使除去了其中的曲詞，我們與其說它是一部戲曲，不如說它是一部小說。

玉橋有「雲萍影」傳奇二齣（載繡像小說），是新的戲曲中一部最幼稚的作品。此劇主旨，是寫一對「新學青年」，而結果寫成了兩個極可笑的人物。其情節甚爲簡單：男青年奎埃克，很讀了一些「新學書籍」，他經常是西裝革履，手裏拿着一對望遠鏡。他祇想做虛騷。他所往返的都是一些「文明朋友」。這時候就有女青年華格斯，和他極談的來。這天他又去訪她研究新學，她便拿出幾冊新出的叢報，彼此觀摩着，背誦着新的名詞，最後共讀着其中所載衰父的詩，故事就終止了。奇怪的是：「繡像小說」中的作品對於這種形式主義的人物大都是一貫地諷刺着的，而此劇則完全是以同情的態度寫出的。

噓廬有「軒亭血」傳奇四齣（載小說林，有小萬柳堂刊本）此劇題目與吳梅的「軒亭秋」祇有一字之差，譜的也是秋瑾的故事，惟佈局甚爲新異，先是秋瑾的靈魂，同了許多歷史上的女英雄，到上海陽春社去看上演她自己的戲，隨後述說她一生的經過。其中表現秋瑾爭取女權，從事種族革命的思想，比較吳梅大胆多了。而對於秋瑾的一舉一動都能很緊湊地把握住，同時牽涉到秋瑾的思想上去，實爲「軒亭秋」一劇所不可及。譬如裏面敘秋瑾在花園中看見一個蛛絲網，她急忙將它拂去，歎道：「平等自由天賦，那容彼此相妨。許暫週翔，反施束縛，勢力圈兒圈上。他只知張網羅涼血，却不道鋤強逼熱腸，還他清淨場。」（破齊陣子）接連她又獨自着：「我因蛛絲網花，我却添了無限牢愁，而因將蛛絲拂去，我又平白地生出許多希望，唉，這希望談何容易！」借題發揮，筆大如椽，心細如髮，把這位志士的心願表白無遺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此和劇「軒亭秋」有一絕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作者引用

了過多的新名詞，有的簡直是生吞活剝地裝置上去的，這從上面所錄的「破齊陣」便可看到，這也正是解放期戲曲的共同特色。

出現在梁啟超「奴灰夢」之後的新的戲曲，其作者今日爲我們所熟知者，尚有林紓和吳沃堯也值得提及。林紓有「天妃廟」「合浦珠」「蜀鵲啼」傳奇三種（商務刊本）。「天妃廟」凡十齣，譚讓讓蒙冤遣戍事。「合浦珠」凡十二齣，譚讓士陳伯漢得財不昧仍以歸還原主的事。「蜀鵲啼」凡十二齣，譚庚子率亂，西安縣令吳德緒抗糧殺戮教士教民，後爲圍匪慘殺的事。其中就題材言，以「蜀鵲啼」最有新意，因爲它所寫的既是一個動盪的時代，而裏面的主人公又是一個反抗拳匪的有識之士，所以能夠把那個時代的混亂情形翔實地記載下來。像裏面寫吳德緒咒詛拳匪的一段：「他多大工夫敢滅除（此句係指拳匪滅除教士教民而言），全胡鬧，恣跳踉。只有包頭赤布日焚香，扇妖氛，們者如磨。聽師兄主張，聽師兄主張。瞧他畫靈符，燬了洋房，寄妻兒何方？寄妻兒何方？那個懶窮黎冤狀，那個說團民混帳！好江山誤了端、剛，好江山誤了端、剛！居然看皇途莽沮，顛倒朝章。這賊心腸，兇邪放，肆意猖狂。鐵布衫，紅燈照，一一掛頭顱市上！」（叨多令）都是針瀆着時代的癥結的。就體式言，舊的傳奇必不能無「旦」，而林紓的這三種傳奇都沒有「旦」，且音律違拗的地方極多，我們可知它也是改途易轍的作品了。

吳沃堯有「曾芳四」傳奇四齣（載月月小說有聲學社單印本）譚流氓曾芳四誘騙女學生鄧七妹，卒罹法網事。這大約是根據當時的一段社會新聞編成戲曲的，裏面寫流氓曾芳四的行徑很是着力，如彼曾芳四初次看見鄧七妹到麥永年私塾去上學，他使胡亂地想着：「這蒙塾分明在，那嬌娘何處來？（或者麥永年這廝不莊重）莫不是僧相如挑逗那琴心會？（或者是麥永年的女兒）莫不是老伏生這下那傳經派？（或者是這塾裏的女學生）莫不是杜麗娘特向那寒儒拜？（嘆介）咳，若非那可憎玉貌照人寒，俺待要將身闖入書齋內！」（寄生草）是極盡形容一個「白相朋友」的心理的。我們看慣了插科打諢的丑角，但像這樣一個工於思慮的洋場化的丑角尚不會多睹。儀農山人評此劇云：「詩如玄奘大禪師，要守定他的戒律，曲如孫悟空，祇要弄得精明」。其意似在稱讚作者筆調的生動，而此劇之不合規律也就可以概見了。此劇並無什麼宗旨可言。然戲曲與當前的社會發生聯繫，却以此劇爲嚆矢。民國初

年上海曾經一度風行所謂「社會新劇」（文明戲），報紙上的桃色新聞不出數日就搬上了舞台，這也許是吳氏種下的惡果之一罷。

解放期的戲曲數量決不止此。我們從上面的敘述，當可知道清末的戲曲究竟是怎樣一個趨向：第一，這時候的作者知音解律的已經很少了，他們有意無意地使戲曲改變了傳統的體式，戲曲曲的分家，在這裏也露出了顯明的端倪；第二，舊的戲曲一向是搬演歷史上的英雄兒女或仙佛妖魅之類的事的，一般作者爲了寫劇而寫劇，於他們所處的時代漠不相關，雖亦有抒發作者的思想的，也無非是一貫的文士不得志的牢騷而已。這時候的戲曲即使同樣地搬演着歷史上的故事，却另有其題外的旨趣，進焉者甚至把戲曲當作一種政治宣傳的武器了。因此戲曲的社會的意義，往往超過文學的或音樂的意義。第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這短期間的涵演之中，由於現實生活的繁複，新事新理的增進，誠有所謂「曲子縛不住」者。反之曲的部份自然地成了一種贅瘤。不及待戲曲的體式完全消滅，同時乃有「新劇」的名目產生出來。

從雜劇傳奇中脫穎而出的新戲，仍是散文和韻文組合成的；不過其韻文的部份，已由固定的曲套變爲自由的唱詞了。那些唱詞或爲七言的，或爲三、三言與四言的，也有不規則的三言五言七言相錯雜的，這種唱詞很明顯地滲入了二黃和各地雜曲的血液，而粵曲的過場，彈詞的開篇，乃至灘簧一類的東西，尤爲當時作者所樂於利用。有的且註明唱詞的板段和使用樂器的方法。至於劇中腳色的活動，仍用陳腐的「離位作關門介」「小生扮鄭烈士學生服扶病介」「陳天華各鬼披髮拱手迎接介」之類的字樣表示着。大約這時西洋戲劇的面貌還不曾爲一般作者知道，因此受着自然的趨向而產生的新戲，實際上等於一種雜會的東西。

然而戲與曲的關係從此被割斷了，這不可不說是空前的一種創造。

這種原始形態的新戲，在今日猶能從幾個舊雜誌上翻閱到的，其數量並不很多，這裏且仍以作者爲序略述如下：

新廣東武生有「黃蕭養回頭」一齣（載新小說，有廣智書局單行本）述革命志士黃蕭養參與救國運動的經過，

此劇以黃帝命黃蕭養的靈魂投生爲始，以中國進入「富強之邦」爲止，裏面的情節，至爲龐雜，但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就是作者站在種族主義的立場，最先提出了反帝和排滿的意義。像下面的一段唱詞：

更可惱，惱夷人，從中覬覦。知吾儕，慣壓制，無力撐持。因此故，用蠻威，強邀政府。據鐵道，增口岸，任他施爲。焚廬舍，掠財產，妻孥受辱。平墳墓，墟城市，遍地橫尸。居外洋，作客商，並無保障。爲己利，厭惡我，如同梟鷂。增苛例，逐華人，到埠登岸。僞除疫，擅焚掠，商店民費。愁看看，四萬萬、神明後裔。更慘過，那印度、那波蘭、那埃及、猶太、土耳其的無國顛危！

這是就中國國外局勢而言。又像下面的一段：

悲聲嘆，嘆神州、無辜漢裔。爲異族，主中原，荼毒慘聞；愚民智，廢學堂，查封報館。僞掄才，籠絡他，策論、詩文。鋤民氣，殺新黨，嚴禁國會。坑儒生，拿立談，更甚強秦。削民權，又何曾，憲法發布？行私政，用殘刑，鉗掣羣倫。掠民財，充國計，多方詭詐。濫抽捐，真好比，狼噬鷹麟。看歐、美，那國民，優游舒暢。爲甚麼，我同胞，爲奴隸、爲牛馬、爲奴、爲隸、爲牛、爲馬——就苦海沈淪？

這是就中國國內局勢而言。作者大約爲當時一位極前進的人物。他的中心思想，無非要「倡民權，唱獨立，殺邊國仇」。像這類激烈的言論在任何雜劇傳奇中是不曾見過的，唯有這種原始形態的作品，能夠粗獷地宣達出來。此劇的組織完全近乎粵曲，有些說白和唱詞甚至是用廣東土語寫出的。

體式與「黃蕭養回頭」略同，大抵胚胎於粵曲而蜕化尙未成熟的新劇，更有「黃大仙報夢」「維新夢」（未上台上人作）「團匪魁」「易水餞荆卿」（春夢生作）「班定遠平西域」（曼殊室主人作）諸種，（均載新小說，維新夢、團匪魁、班定遠，有廣智書局單行本）。我們讀了「黃大仙報夢」中的一段獨白，就可概見其餘：

（黃大仙白）：中國若然變法自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尙未爲晚，但是你看現在的情形呀！

（唱）：醉釣天，歌和舞，太平粉飾。黑沉沉，銅臭氣，暮夜苞苴。如堂前，燕賀厦，結巢危幕。如釜底，魚吹浪，遊戲荷池。

(白)：此時何時？還來舉國如醉如癡，怎生得了呢？(歎介)哎！這班頑固黨，未曾讀過西國歷史，難道連近日新聞紙都不看麼！

(唱)：(起幫子快板)曾見千年猶太枯魚泣；曾見秦維宮裏血濺衣；曾見翠華西幸詔罪已；曾見羣盜如毛弄潢池。漢田橫有五百敢死士，南越王趙陀崛起寒微。莫謂秦國無人，容你臥榻睡，可知道鄭成功在臺灣，驅逐外夷。魯陽揮戈迴落日，迴落日，迴落日，呀呀呀，如此錦瑟年華，千萬不可徒自傷悲。

其中的唱詞可以代表不規則的一種。這類的劇本，多半是以當時國事為題材的，大約因為作者都是廣東人的緣故，他們雖然有意要寫作新戲，而其形式終於沒有越出粵曲的範圍。

謳歌變俗人有「經國美談」一劇。凡十八齣(載繡像小說，有商務單行本)。此劇是以「清議報」所刊翻譯小說「經國美談」改編的，敘古希臘的斯波多是一個強悍的城邦，頻年擴張勢力，去侵佔阿善、齊武兩邦的國土。開戰以前，斯波多王曾在神廟求得一卦，卦謂斯波多如不殺害阿善王，即可征服兩國，不料事為阿善王所知，心想犧牲一人的生命，便可拯救兩國的危亡，遂決意喬裝間諜，逕赴敵營，斯波多王誤把他殺了。阿善原是一個民心渙散的國家，人民因為國王被殺，至是一致團結禦侮，這時齊武的志士巴比陀，見阿善能夠自立圖強，也就聯絡同志呼籲救亡，並與阿善訂立軍事同盟，戰敗了斯波多。劇中節目極為繁冗，登場的腳色頗多，說白唱詞雖然雜亂無序，但無疑是新戲的一種進步。像巴比陀演說救亡的一段：

(小生巴比陀躍上臺介)(白)：小子乃齊武國一個亡命，名叫巴比陀便是，為的是國步艱難，奸黨亂政，遭了千古未有之奇禍，意欲向諸君陳說一番，不知諸君可容垂聽？

(衆拍手介)(白)：有話只管講來！

(小生白)：如此諸君聽講！(唱)巴比陀有言來相問，要問你熱心諸會民，齊武、阿善本親近，壞我長城那

邦人？
(衆白)：斯波多！

（小生唱）：強干阿善朝內政，專制手段壓平民，提起這人當共債，叫你憲法不能行。
（衆白）：提起斯波多王真令人可恨也！

（小生唱）：併吞六國秦無道，肆行蠶食太欺人，阿善屬地今休問，問你如今存不存？

（衆白）：斯波多真正是我國的仇敵，豈能忘懷於他！

（小生白）：據此看來，斯波多是諸君的國仇了，現在他國（指斯波多）又肆鯨吞的念頭，干預齊武的內政，助我奸黨，覆我政權，把他前日對於阿善的殘暴手段，轉加於我齊武，然則斯波多，是阿善往日的國仇，又是齊武今日的國仇，就是小生與諸君公共的國仇了！

（衆拍手介）（白）是！是！

看了今日進步的話劇，一定要感到這些說白和唱詞的幼稚，然而我們設想必須經過醜惡的幼蟲和蛹的時代，方能蜕化出美麗的蝴蝶，則可爲之釋然了。

葉疾有「測字先生」一齣（載繡像小說），標明爲「單齣新戲」。這恐怕是最早的獨幕喜劇了。其內容敘某酒樓上一位老者在那裏獨酌，另外有一青年在旁邊請測字先生測字，他問的是想以不正當的手段去追求一位姑娘，看看能否成功。測字先生告訴他，不但無法成功，而且要挨一記耳光。說過，測字先生便溜走了。他還兀自不相信，孰知那位老者出其不意，打了他一記巴掌。原來他所傾戀的姑娘，正是那老者的女兒！測字先生是素來認識的。這時他才相信測字的靈驗。

蟲宵有「算命先生」一齣（載繡像小說），亦標明「單齣新戲」。此劇却是從正面揭發迷信之無據的。敘一個沒有知識的婦女，她的丈夫出外經商，十二年沒有音訊，便請了一位算命先生來卜算丈夫的流年。她和她的婆婆聚精凝神地傾聽着。算命先生以誠懇的態度，慢吞吞地告訴她：「論傷官格局，中年發不了財香，朱雀元武兩兇星，懸在頭兒上，早又是披麻星，不肯分毫讓，命悠悠赴了黃梁！命悠悠赴了黃梁！歎人生最苦是經商，喫盡了萬苦千辛，未享榮華，已赴無常！」（四季相思調）她聽了，駭極而哭，這當兒，偏巧她的丈夫回來了。

月行窗有「女豪俠」四齣，未完（載月月小說），敘秦良玉馬文龍締婚的事。這位秦良玉却不是明代喜着男裝的步兵統領，而是清末的一位時代女性了。劇中討論婦女問題的地方頗多，首要的便是秦良玉對於三從四德這一教條的痛駁，譬如她說：「大凡一個人，生在世間，無論男女，都須有個獨立性質。我們中國，是專講服從的。男子的服從男子，還是暗地服從，女子的服從男子，竟是明明的服從。你看呢，開口便是三從，若說在家從父呢，那時年齡既小，知識又少，要他的父養育他，那是不得不從的，這句話倒還說得去。及至嫁了丈夫，夫妻是個敵體，是個平等，怎好說是從夫？至於兒子是自己所生，兒子還要仗母教呢，怎好說是從子？」這就三從而言。同樣她對於四德也有極透澈的見解。她的結論是有了三從四德，「所以把中國的女子，一個個却弄成了奴婢性格！」作者的思想在當時可算得很開明的。此劇與前述諸劇所不同的，就是通體沒有唱詞，但也偶一引用詩詞，那些詩詞都很富譚趣，像嘲諷朝臣的一首：「大事全然不問，只知門戶相爭，營謀速轉與高陞，春夢昏沉未醒。日日羽書告警，大家束手惟聽，猶言聖主有威靈，不久自然安定。」又嘲諷邊將的一首：「看是威風凜凜，居然權統三軍，扣糧吃額是他能，營內歡呼痛飲。若說出兵臨陣，未曾打仗先奔，其中還有倒戈人，暗地竟通降信。」雖然指明李而言，却正是清末的景狀。作者大約蓄意這樣去諷刺着時局的。

天寶宮人有「義俠記」「孽海花」兩種（均載月月小說，有羣學社單行本）。「義俠記」八齣，是根據日本尾崎德太郎小說「黑奴報恩書」改編的，敘黑人海君爲其西主查復仇事。裏面暴露黑人受虐待的痛苦，頗有暗示國人努力自強之意，這種嶄新的題材，在中國劇壇上還是第一次發現。此劇所有唱詞，都是以灘簧的形式寫出的。如下面的一段，作者又似有意構結着悲劇的情緒：

（雜扮黑奴男女十人手執酒瓶同上）（衆白）：衆家兄弟請了，衆家姊妹請了，我看一輪殘日，已落海底，那一輪清潔光明的月光，漸漸的升上來了。這海風悠悠，吹在面上，好不清爽。這海波滔滔，鼓蕩胸中，好不激烈。俺們兄弟姊妹，今日工事完畢，各帶一瓶白蘭地，就在沙灘之上，飲酒散悶。（分坐地上飲酒介）（貼丑且白）：這樣悶酒，吃的不暢快，不如將俺領袖海君編的新歌曲，唱和起來，豈不更加有趣！（同拍手介）（大

家起身跳舞介）（唱）一更一點月東升，好不光明，呀呀呀，好不光明！風來吹滿一天雲，遮住清明，呀呀呀，最慘是國民！二更二點月漸高，敬告同胞，國亡家破沒下梢，性命難逃，呀呀呀，好不悽！三更三點月當中，困死英雄，呀呀呀，磨拳擦掌逞威風，跳出牢籠，呀呀呀，殺盡毒蟲！四更四點月偏西，預備須齊，呀呀呀，刀槍劍戟兩邊分，旂幟鮮明，呀呀呀，炮火齊鳴！五更五點天已光，大戰一場，呀呀呀，仇人殺個乾淨光，方快心腸，呀呀呀，黑人有榮光！（衆笑介）（白）好不快樂，好不快樂，夜已深了，可以早早歸房安寢！沒誤禮拜日的會期！（衆笑下介）

然而終以灘簧一類的曲調祇宜於滑稽笑諷，且作者的技巧過於低劣，因此悲劇的情緒並未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又「孽海花」十齣，是根據曾樸「孽海花」小說前十回改編的。情節與小說完全無異。就小說來看，裏面寫咸崙樵（張佩綸）的一部份，並不如何精采，而劇中却把咸崙樵的故事敷陳得極爲動人。起先是咸崙樵做着窮京官，他自負才高，終日祇想參劾別人，一顯自己的聲名，劇中這樣諷刺地介紹着他——這正是當時所謂「清流」的真面目：

（淨扮咸崙樵便服上）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何怕人不堪！（坐介）下官姓咸名佑培，字崙樵。直隸豐潤縣人氏。少年科第，長列詞曹，交乏指困之知，時有仰屋之歎。昨聞閩督納賄賣缺，貴撫從吞餉項，還有那赫赫有名的許鴻基（李鴻章），驕奢罔上，阿附外夷，同僚憚他聲勢，緘默不言。是俺咸崙樵備員台諫，趁這言路宏開，不免隨奏一本，皇上如其見准，參倒許相，也顯得俺不畏強圉，就是觸犯參革，也落得個鯁直聲名，轟震天下。（起身磨墨鋪紙吮筆介）（唱）咸崙樵，坐書房，心中煩悶。餓腸鳴，憤氣滿，可惱強臣。有何能，擁旌麾，分彊列土？有何能，食厚祿，祿位高升？羞同僚，葫蘆聚嘴，辜皇恩，溺臣職，不顧聲名。許鴻基，占北洋，大權攬定，賄政府，私外交，欺蔽朝廷。各督撫，踞要疆，貪酷成性，賈差缺，扣軍餉，暮夜餽金。論政事，他一情，置諸不問，一小心，肆狼毒，剝削生靈。咸崙樵，備員在，諫台之列。豈能夠，徇世情，辜負皇恩！磨香墨，潤寶管，行行寫定，要參去，貪污吏，顯我無情。

一方面點染當時吏治的淆混，一方面顯示臧崙樵的才高氣傲。這時候，忽然討米賬的來了，使這位窮京官弄得不可開交，幸值金斐青來訪，方纔替他解了危。於是他便和金斐青評論當世的人物，兩人一唱一和着：

(金)兄弟自到京都，大人先生見的却也不少，倒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無事，何妨戲爲評論？(臧)那也不能一概而論，不如分門別類，比較差可。(唱)論書法、襲常熟，當今獨步。(金)考金石、證考據、八瀛先生。(臧)講詩賦、好文章，李氏伯仲。(金)後起秀，瑞安黃、憶我長沙。(臧)旗人中，還算得，寶亭冠首。(金)陸摹如，何珏齋，冠冕堂皇。(臧)地理學，推斐青，無人可比。(金)黎石巖，究緯度，測繪無雙。(臧)莊壽香、學問博，大刀闊斧。(金)經世才，讓崙樵，衆望所孚。

斐青推舉他的經世之才，那是極得他的歡心的，果然他參過幾本之後，適值演邊告緊，朝廷放他督師馬關，一般與他有來往的京官，都爲他額手稱慶，而他的戰績却出人意料之外：

(臧)占城上唱)旌旗招展龍蛇影，要退敵人十萬兵。站立城樓看得準，兵如潮水往上騰。一霎時黑烟如雲起，雷聲大炮墮邊城。(法兵放炮攻城介)(殺下)(臧赤身足走介)(唱)一時兵敗如山倒，殺的俺盔甲一齊拋，一着棋走錯全盤左，書生用武誤六韜。背地裏只把傳相怨，他不該授我計一條。練兵訓將全無靠，外交和款計爲高。今日裏失却馬關道，有何面目對當朝。赤身露體往前跑，去見傳相說根苗。(內場喊介)炮聲不絕耳邊叫，法人得勝志氣驕，無奈何夾入在難民道，(雜扮逃難介)頭頂銅盆找路逃。(戴銅盆逃下介)經過幾個波瀾，以後又演出他的戀愛故事，他居然又做了他所痛恨的許鴻荃的乘龍快婿了！在所有的新戲之中，劇情未見如此繁複而有條理者。而小說中關於革命黨的故事，此劇亦曾照樣地搬演了出來。自然那是不夠力量的。但就作者的編劇藝術而論，在當時實爲較高明的。

我佛山人有「鄂烈士殉路」十齣。(載月月小說，未完，後有羣學社單行本。)標明爲「時事新戲」。鼓蘇杭甬鐵路最初原由我國官商興建，後因經費不繼，經外部侍郎鄒嘉來、汪大燮向英人借款修築，以讓出一部份路權爲交換條件，這時鐵路公司駕駛員鄒頌正在病中，聞訊印發傳單於各站同人，力言「路款萬不可惜，款一借路即亡，路亡

浙亡，浙江亡卽中國亡！云云！及至中英雙方簽押告成，鄒綱竟憤恨嚙血而死。越十二日，又有鐵路工程師湯緒以「親自監造之路被外部奪送外人」，亦以絕食身殞；同時又有裴迪學堂教員范雄冠，因學堂爲教會所立，自拒款之議起，校長宣布全堂教員宜守中立，雄冠獨謂「路款可逼借，吾甯死不忍見之」。氣填胸臆，擊呼腹痛而絕。卒至引動羣衆公憤，開會集款，雖如挑夫、餅師、娼妓、乞丐，猶相率節衣縮食，捐助路款，卒使政府罷行前議，保持了國家的主權。此劇以鄒綱爲主人公，亦間及湯、范二烈士生平事蹟，其中描寫外人的陰謀，政官府吏的昏憤，羣衆力量的偉大，噴薄而出，語無餘蘊。如鄒烈士咒罵鄒汪賣國行爲的一段：

（小生扮鄒烈士學生服扶病介）昨日裏，聞警報，勒借外債。（雜扮同學四人同上）（鄒吐介）好一似，刀割肉，箭把胸穿。這纔是、國將亡，妖孽作怪。遭不幸，我江浙，又出了賣國奸讎。鄒嘉來、汪大燮，初登貴顯，全不顧，公利益，維持主權。戀高爵，貪漁利，嗟來大變，不流芳，偏要名，遺臭萬年！巧政府，慣用出、狡獪手段，江浙事，故播弄，江浙人擔。蠢鄙、汪，病愚癡，學庸識淺，舞台上，作傀儡，甘任人牽。順上官，媚外人，主持一見，設強詞，挾廷旨，剝奪民權！霹靂聲，天下響，人人喪胆，人人喪胆！（哭介）眼看着，江浙地，不能保全！

使我們讀了，當知最早的新戲雖然是那麼幼稚，而都是抱着一種目的去寫作的。

以上所引諸例，我們若嚴格地加以分析，雖然形式上受着二黃和其他地方戲曲的影響甚大，但它的內容却是從解放期的雜劇傳奇演變而來的。當時上海南洋公學、民立中學、文友社、滬學會、羣學會、春柳社演出的，就是這類的戲。民立中學學生文友社創辦者的汪優游，尤爲努力新戲運動的一人。我曾見過汪優游自編的「天演鑑」一劇，裏面的唱詞正和「鄒烈士殉路」相同，可惜此書現已無法覓得了。

在這個時候，西洋戲劇的真實面目始漸次爲中國劇壇所明瞭。據朱雙雲「新戲史」內篇分年記載：「光緒己亥（一九〇二）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約翰書院創始演劇，徐匯公學踵而效之，然所演皆歐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語言，苟非諳熟盛行文字者，則相對茫然，莫名其妙。」這是當時西洋劇創搬上中國舞台之始，然而當時却是原本的演

出，約翰書院所演劇名今已無從考知，徐匯公學演出的是「脫難記」，浴血生「小說叢話」曾有這樣一段記載：

泰西各國大學生徒每有編劇自演者，誠以此事握轉移社會習俗之關鍵也。吾國素賤蓄優伶，蓋目爲執業中之下者，數年間風氣驟變，亦稍知其非，上海徐匯公學，法教士所建，肄業法文之良塾也。去歲編法劇「脫難記」令生徒演之，余往觀焉，聲情激越，聽者動容。按「脫難記」者，一千七百九十年法國大革命，市朝騰沸，當時諸大臣被獲就戮不可數計，侯爵佛爾維哀（Marguerite's Co' D'Aders）謀避英國，嘗艱越劫，率以身免，此即述其頭連困苦入危出險之歷史也。全劇非單詞隻字所可畢譯，惟其目錄仍撰中文別紙刊布，計五齣揭之如左：

第一齣：露忠膽力救無辜。

第二齣：謀逃難洩露天機。

第三齣：害忠良天地不仁。

第四齣：逃關口奮不顧身。

第五齣：劫監囚報施不爽。

大約這個時候不好以怎樣的形式去翻譯西洋劇戲，所以僅讓它以原本演出，或者就原文加以編改，但就「脫難記」一劇的中文節目看來，則猶是新劇所慣有的節目。然而從此西洋劇戲的體式漸次爲中國劇壇所知，並且漸次將中國舊有戲劇的體式侵蝕掃蕩以致取而代之了。

由於西洋劇戲的貫注，經過一個短期間，始有「改良新戲」的產生，所謂「改良」者最顯著的便是把唱詞廢去了，並且增用佈景了。大約因爲腳色的活動比較文雅，不必借用俚俗的唱詞來表達劇情（或者是針對二黃戲而言，劇中沒有鼓樂的繁響）。因此又名曰「文明戲」。一九一〇（宣統庚戌）年，卓杲，（想即鴛鴦蝴蝶派文人徐傅霖）編譯英國邁依休的「遺囑」「故鄉」二劇（均載小說月報第一卷），當是改良新戲的嚆矢。（馬君武翻譯西洋劇本尚在其後）以後寫作這類劇本者日益增多，且曾一度風行於上海及內地的舞台，那些職業的伶人，爲了演出的方便，往往不用劇本，僅須編排一張說白次序的幕表，便可隨意演出，致使中國的戲劇運動暫時停滯在一個極惡劣

的境遇裏。

今日中國戲劇(話劇)的突飛猛進，殆爲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回顧到先驅者們的努力，當益知所以奮勉。

招隱居傳奇

「招隱居傳奇」二卷，凡十六齣，書末附「火坑蓮」一卷，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年)巴縣吳氏梓行。巴渝在晚清所刊文藝書籍極少，民間讀物尤不經見，此書刻的粗劣不堪，可是內容富於地方色彩，值得注意。

作者鍾祖芬，字雲舫，四川江津人。生平已不可詳考。從序文中知道他幼年見虐於後母，及長，「遊學他邦，成名而歸，文名藉甚，咸以遠大期之，乃後來外禍家禍，互相纏繞，鏹金多口，下石投機，事多出於意外」，竟以青衿終。

「招隱居」者，煙館也。此劇主旨，完全在勸戒鴉片；然而並不是一部單純的說教式的宣傳作品。其內容敘述魏芝生是個意志非常堅定，痛恨吸煙的人。他知道鴉片的種種害處，也知道鴉片是外國「要收取我中國土地人民房廊貨寶」的毒物，他的朋友累次勸誘他吸煙，都遭到他嚴峻的拒絕，他更知道「此位老哥(鴉片)柔情毒性一纏着他，便與你個死不休，若是笨拙之人，他還不甚兜攪，惟有精靈漢子，正直丈夫，偏偏要引他上鈎」。因此他常常告誡他的兒女不要吸煙。他病了，他的妻子甄氏誤聽醫言，勸他服烟治病，他怒道：「洋煙初未入中夏，不見人都死了，又何用生人打個死冤家」！但是有一次他暈厥了，甄氏慌了手脚，拿鴉片來爲他提神，偶爾一次的疏忽便染上了癮，從此與招隱居結了不解之緣。「恨煙時比人加倍，愛煙時比人加倍」。漸次衣食不繼，家產蕩盡，房屋復爲豪紳所奪，涉訟失敗，又兩遭盜賊，祇得鬻兒賣女，並預備再醮妻子，正在這個時候幸爲御史龔而安拯救，家庭始得團聚。招隱居雖然被封，可是他後悔已經遲了。這是故事的大概，作者處處從反面着筆，極寫鴉片力量之大，爲害之深，曲折波瀾，結構尤爲謹嚴。

晚清以來，寫劇曲的人甚多，除了少數的老作家，還在吟風弄月，或單純的以歷史上的英雄兒女爲題材外；（如李慈銘「蓬萊驛」傳奇，「秋星夢」傳奇，張預「梅花夢」傳奇）大抵皆刻意要把劇曲作爲一種社會宣傳的工具，打破了舊的格律，裝載上新的內容，或抒發國難（如林紓「蜀啼鵲」傳奇），或呼喚救亡（如南荃外史「歎老」傳奇，寄憤生「警黃鐘」傳奇），或鼓吹維新（如梁啓超「新羅馬」傳奇，惜秋旅生等合著的「維新夢」傳奇）或倡導排滿（如胡生「奴隸淚」傳奇，吳梅「風洞山」傳奇），或紀念一個革命志士的殉難（如吳梅「軒亭秋」雜劇），乃至提倡組織童子軍（如遜廬「童子軍」傳奇），或以婦女纏足的痛苦爲題材（如蔣鹿山「冥闈」傳奇）等等，雖然是啓蒙期的見解，可是開闢了劇曲一條嶄新的大路，實際也就是晚清劇曲最值得稱述的特色。當時鴉片爲害至烈，滬上出版的小說以煙禍爲題材的尙多，劇曲則不一見。此劇出現於當日鴉片集散地的巴淞，其產生決不是偶然的。

全劇文字的技巧也很高，曲詞優美，說白運用川東一帶的口語極爲圓融，不顯得一點牽強粗鄙。如敍魏芝生窮極無聊之時遣嫁妻子的一段：

（魏芝生上）九死不醒蝴蝶夢，一生耑累鳳凰儔，繁華已歇春須散，要遣琵琶上別舟。（歎介）我魏生又爲何命苦到此，祖宗遺業，消受不下，就是賣兒賣女之銀，亦未曾用得一兩。昨日那之屎爲媒，着我將娘子醮與鄒聰爲室，議定百金。我想夫妻同死，不如各自逃生，一時應允，須與夫人報知。（下）

（正宮端正好）（甄氏上）綠琉璃燈，烏衣巷，陰風慘，慧日無光。飛來天禍誰能擋，都因冤孽障。病軀窮骨兩支離，風雨嚴寒夜苦饑，寄語兒家親阿母，而今瘦損好花枝。奴家自從移到祖山，兩遭盜劫，家如水洗。官人每日不歸，獨守空山，好不悽惻人也呵。

（滾繡球）我兒也兩分張，女也隨風浪，錦江山，他人執掌，破床頭，只留得舊日鴛鴦，你看那荒郊一帶，都是青塚迷離。棠梨淡淡粧，飢鴛處處翔，做成個悽愴榜樣，不由人痛裂肝腸。（魏上）（甄）你過癮沒有？（魏）我那裏有錢！娘子，你吃飯沒有？（甄）我那裏有米！（魏）我兩夫婦到如此度日，這那裏是個了局，

趁今你尙青年，我未白髮，不如你早打主意，圖過下半截受用，已將娘子醜與野聰爲配，特回報知。（甄）猛聽得疾雷聲響，驚魂散魄，不由人心頭蕩蕩，眼淚汪汪，此話怎當！

（叨叨令）奴本是金鑲玉鑲，配不着妖妖燒燒的相。又不是桃香李香，上不得風風流流的榜。縱然是家亡子亡，也要模真正經經的樣。犯不着心長意長，不許慢慢悠悠的講。兀的不氣煞人也麼哥，兀的不氣煞人也麼哥，只望你將夫綱父綱，靜靜悄悄的思想！

（魏）我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第十六齣）寫的十分淒婉。但他們終於要分離了：

（朝天子）（魏）（甄）明晃晃銀河，亂慌慌打槳，別離船，東西向，一篙撥散鴛鴦舫。聽驪歌，淒慘唱，只爲着床上一燈，燈前一棒，棒下一家，妻離夫曠！一個羞慚，一個悲傷，這般情，真苦狀！（第十六齣）全書在這裏纔下面會重煙禍的描寫，其感人的力量自較平鋪直行者爲大。

火坑蓮凡收醒酒歌，不該嫖，混世寶，後悔遲，自作孽等歌謠五首，可以看見作者是一位怎樣熱心社會教育的人。然而招隱居雖是一本宣傳性質的劇曲，它在文學上也是自有它的地位的。

黃世仲

黃世仲在小說方面的貢獻，勝過他在革命方面的功績，而他的生平，也很像一篇小說。

世仲，字小配，亦作配工，別署禺山次郎。廣東番禺人。他的祖若父均以理學著稱，本爲粵中望族。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受學，他和康有爲既屬通家，又有同門之雅，而兩人性情皆極詭誕，不相融洽，常因細故發生鬥毆，日後彼此政見更復不同，以致勢如水火。甲午乙未（一八九四——一八九五）間，他的家道中落了，就隻身前往南洋謀業，其先在星加坡、麻六甲諸地開設賭窟，收入甚豐，旋一夕輸去數萬金，乃破產，祇好投稿當地報紙以維生

計。己亥（一八九九）陳少白等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這是海外最早的革命宣傳機構，他看見國內政治混亂，義和團正在鬧事，而自己對於康有為領導的維新運動又感到不滿，頗苦於思想沒有出路，一旦讀到那樣堂堂正正的議論，耳目為之一新，亦慨然以從事革命排滿為己任。由於尤烈的介紹，他加入興中會的外圍組織——三和堂，並回到香港充任中國日報記者編輯諸職。癸卯（一九〇三）康有為在日本活動甚力，並發表排斥仇滿政見書，他為文予以痛駁。中國日報停刊後，他又先後創辦「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少年報」等，餘暇則寫作長篇小說。其小說以激勵人心，鼓吹種族思想為主旨，給予海外華僑影響至大。宣統己酉（一九〇二）他正式參與同盟會，奉命聯絡粵境會黨，進行更實際的革命工作。民國成立，廣州起義軍政首領，多係會黨出身，他亦被舉為廣東民團局長，尤為都督陳炯民所倚重。陳炯民原很信賴他，一切機密事件，都交付給他逕自處理；稍後，偶因意見相左，忽然假藉侵吞軍款的罪名，把他殺掉了。

他為人落拓不羈，於初期革命，建功甚偉，私生活或者不免放縱。他死了，有說他冤屈的，也有說他罪有應得的，總之他的小說皆有所為而為者，宛若經天的虹彩，在近代文學史上發放着瑰異的光芒，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世仲的小說計有「廿載繁華」「洪秀全演義」「大馬扁」三種。「廿載繁華」凡四十回，光緒乙巳連續刊載香港「時事畫報」，丁未港滬同時發行好幾種單印本，卷前有華亭過客學呂和曼殊庵主人（此人曾為梁啟超「新小說」撰「小說叢話」，聞馮自由先生云係麥仲華筆名）的序文。這是世仲最早的一部小說，從曼殊庵序文中，可知那個主人公周祐庸是實有其故事的，蓋道咸間廣東的殷富有盧、潘、葉諸家，而周庸祐却以豪奢煊赫著稱於同光之世。其內容敘周庸祐者，原是一個好賭蕩花銷的纨绔子弟，父母雙亡，由他的舅父傅成接去撫養。傅成在廣東海關衙門担任庫書之職，那是一個著名優缺，周庸祐看了自然眼紅。起先他幫着傅成管事，後來傅成因案被抄，他便乘機投石下井，竟頂替着自己做了起來。不上一年，他便腰纏百萬了。於是廣置姬妾，縱情聲色之樂。他的原配蔡氏夫人被他氣死以後，續弦的馬氏夫人和伍氏二姨太太形成了家庭中的兩大權威，那些不得寵的姬妾們，亦隱然分為兩派，輿風作浪，明爭暗鬥，鬧的沸反盈天，而他窮奢極侈，也就隨着財源的盛旺，有增無已。裏面寫他頹指氣

使的情形：

那一夜，周庸祐正在錦繡堂廳上請客，直至入席，還不見桂妹上廳來。周庸祐心上大怒，又不知怎地原故，只罵桂妹瞧他不起，在中就有同院的姊妹，和桂妹有些嫌隙的，一來妒桂妹結交了一個富商，不免譴他的短處；二來又好和周庸祐跟前，獻個殷勤，便說道：「周老爺，你休怪他！他自從交了一位姓張的，是做蘇杭的生意，又是個美少年，因此許多人客，統通撒在腦背後了。現正在房子裏熱薰薰的，由得老爺動氣，他們只是不管。」周庸祐聽了，正如無明業火高千丈，怒沖沖的說道：「他幹的小生意，有多少錢財，却敢和老爺作對？」說罷，便着人喚了桂妹的乾娘，喚做五嫂的上來，說道：「令千金桂妹，我要帶他回去，要多少銀子，你只管說！」五嫂暗付：桂妹正戀着那姓張的客人，天天到來除賬，倒還罷了；還暗中約他逃去，豈不是一株錢樹，白白地折了不成。今姓周的要來買他，算是一個機會。想罷，便答道：「老爺說的話，可是真的？」周庸祐道：「那有不真！難道我周某買他不起？」五嫂道：「老爺休怪！既是真的，任由老爺喜歡，一萬銀子也不多，六七千銀子也不少。」周庸祐道：「那裏值得許多，實些兒說罷！」五嫂道：「唉，老爺又來了！小女嗎？一夜叫局的，十局八局不等；還有過時過節，人客打賞的，年中儘有千把二千。看來一二年間，這般身價了。老爺不是外行的，試想想，老身可有說慌的沒有？」周庸祐聽到這裏，覺得有理，便還就夠了六千銀子說合，登時交了五百銀子作定錢，待擇日帶他回去；並說道：「我這會不是喜歡桂妹，纔來帶他，却要爲自己爭回一口氣，看姓張的還能否和我作對？這會桂妹，是姓周的人了，五嫂快下樓去，叫姓張的快些爬走；若是不然，我却是不依！」五嫂聽了，方知他贖桂妹，却是這個原故，即諾諾連聲的應了。（第七回）

因此，周庸祐的姪妾竟增加到二十來房了。他後來更利用金錢的力量，由京堂直做到出使欽差大臣，而結果却爲人勦參，弄得妻離子散，獨自逃到新嘉坡去。

「洪秀全演義」是世仲作品中最有價值的一部。此書於光緒乙巳連續登載香港「有所謂報」及「少年報」，凡五十四回而止，越年香港中國日報社始發行完整的六十四回本。卷前有章炳麟及世仲自己的序文，並附例言二十二

條。世仲撰著此書的目的在宣揚民族思想，他在序文中說：「四十年來，書廢國亡，肆口雌黃，髮逆洪匪之稱，獨不絕耳，殆由『曾氏大事記』一出，取媚當世，遂忘種族。既紀事乖遠；而『李秀成供狀』一書，復竄改而爲之黑，遂使憤憤百年亡國之慘，起而與民請命之英雄，各國所認其爲獨立相遣使通商者，至本國人士獨反相沿而自汚之，怪哉！吾蓄慮積憤，亦既有年，童時與高曾祖談論洪朝，每有所聞，輒筆記之。泊夫乙未之秋，識瓊山上人於羊垣某寺，適是年，廣州光復黨人起義，相與談論時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數家珍，並囑余爲之書。余諾焉而叩之，則上人固洪朝侍王幕府也。積是所聞既夥，而今也文明東渡，民族主義既明；益知昔之貶洪王曰『逆』曰『匪』者，皆戕同媚異忘國頌仇之輩，又扭於成王敗寇之說，故顛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筆之傳記也。爰蒐搜舊聞，并師諸說及風流餘韻之猶存者，悉記之。經三年而是書乃成，其中近三十萬言，皆洪氏一朝之實錄，即以傳漢族之光榮！」云云，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是有着怎樣深遠的用意的。此書開始敘述清廷宮闈的混亂，於是由兩個青年志士錢江和馮雲山的會合，引出洪秀全來，以後敘述洪秀全金田起義，定鼎南京，及其歷次征戰，直至楊秀清被誅，石達開出走，李秀成支持危局，而卒因洪秀全溫柔寡斷以致覆亡，其線索大抵本諸『太平天國戰史』，而效倣『三國演義』的體例，加以穿插組織。自然裏面有許多情節是作者臆造的，與現存的太平天國史料，大相逕庭，像其中寫曾國藩召降石達開，石達開以詩相却的一段：

：曾國藩看罷，不覺詫異道：「達開有文事而兼具武備，其志不凡，吾甚敬之！以大敵當前，而雍容整暇，其殆風流儒將乎？」遂傳令，退軍二十里，讓石達開過去。塔齊布道：「達開窮而他竄，我復讓之，朝廷其謂我何？」曾國藩道：「彼衆而我寡，且達開虎將也，其部下皆能征慣戰，實不易勝之；戰如不勝貽笑天下矣；況彼去金陵而過西川，使洪秀全失其羽翼，因而縱之，不亦可乎？」羅澤南亦以爲然，遂拔寨退軍而去。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裏，左右皆喜道：「清軍避我矣，長驅而進可也！」石達開道：「不然！彼料勢不如我，故示之以禮讓，但吾軍若到荆襄，則胡林翼諸軍，必合而謀我，此時曾軍將繞吾後夾擊，我軍若三面受敵，勝負之數固不可知，我不如亦示之以禮，轉輾江西貫湖南繞道入川，有何不可？」遂令大小三軍，改道入九江而去。（第三十回）

這是極不近情理的，但就小說章法而言，正是引人入勝的所在。同時世仲爲了要矯正世俗「成王敗寇」的觀點，要強調地分別「若者爲正統，若者爲偽朝」，便把太平天國的政制，詳盡地加以烘托，譬如洪朝君臣以兄弟相稱，他認爲是平等的表現；開錄女科，他認爲是男女平權；遣使通商，他認爲是革除了清廷閉關自守的謬見；政事必行會議，他認爲有立憲議院的規模；而於太平天國的人物，除楊秀清外，都賦以「美」好的人格。反之，對於滿清「中興諸臣」，尤其是曾國藩，隨處皆予以惡諱，在民族思想尚未發達的當時，他能夠這樣措置，自然是值得佩服的。

世仲的「大馬扁」內容雖與「洪秀全演義」截然不同，當時大約都是爲了貫徹他的政治主張而寫作的。「大馬扁」一名「大馬驕」，凡十六回。不知有無續集。係日本東京三光堂排印本，註明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出版，正當光緒戊申之時。卷前有吾廬主人梭功氏序文，內謂「康梁所以能招搖於海外者，全恃戊戌政變記一書，蓋書中極力鋪張，去事實遠甚，而海外僑民，矚於祖國情勢，先入爲主，至於耗財破家，在所不恤」云云，蓋所謂大馬驕者，乃是以調侃他的同門康有爲爲題材的，那時康有爲大約在東京活動，他們既有前嫌，又爲政敵，所以把康有爲出國前的歷史，公之於世，然而「小說究竟是小說」，何況他又蓄意毀謗這個主人公呢，裏面敘述康有爲少時即不喜讀書，却非常貪慕名利。他的那部「新學僞經考」，原是騙自友人謬寄萍（廖季平）的，「後來數日，謬寄萍因病在京身故」，他就拿着四處招搖，說是自己的著作。他鑽營廣雅書院山長沒有成功，便在萬木草堂授徒爲業，常以孔子自命，表面上言行不苟，背了學生却去作狎邪之遊，偏巧又被學生看見了。因此他說：「我離家便是太原公子，歸家便是南海聖人！」他向妓女們誇耀自己名滿天下，有一個妓女名叫花鳳林的，聽了他的名字，笑道：「你是康南海嗎？廣東有個李北海，你識得他沒有？」康南海啼笑皆非，答道：「我那裏識得他，他只是個強盜！」他後來到了北京，組織保國會，「對着漢人就說是保清團，對着漢人就說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因此袁世凱與革命黨也發生了關係，這時德宗對於維新的態度還在猶豫不決，經林旭面奏須力圖變法自強，德宗傳付一道手詔給林旭：「善保朕躬，毋傷慈意。」康有爲得了這八個字，意氣騰發，就僞稱密奉衣帶詔，瞞着林旭諸人，去遊說袁世凱，求袁圍攻頤和園，以清君側。其時譚嗣同也到了北京，對於康有爲魯莽的行動，大事反對。政變既作，林旭、譚嗣同無辜

受誅，康有爲却早逃到了日本使館，他便求救在日本的孫中山先生。幸得孫先生派遣宮崎寅藏，把他裝在一個木箱中作爲貨物，運到日本。日本丞相犬養毅招待他，並索看德宗的衣帶詔，他還是舉止闊綽，一信口雖黃，說衣帶詔在烟台探買石子的時候遺失了，又請求日本起兵救護清國。結果因爲調戲犬養毅的雛女，被驅逐出境。末尾有詩一首概括康有爲的爲人道：「欲扶異族殘同種，標榜虛名噪一時，頭角未成鋒已露，皮毛初竊策非宜！君庸豈配談新政，黨禍何堪讀舊碑，人自銜冤他自樂，逍遙海外富家兒。」肆意醜詆，此書就世仲的政治立場而言，自然是一部鋒銳的宣傳作品，但就尊嚴的文學觀點看來，其態度實在是不足爲法的！

彭俞及其「泡影錄」

李寶嘉、吳沃堯、曾樸諸人，皆以創辦小說雜誌，從事創作，著稱於世。此外更有彭俞者，在當時以獨力編印「競立社小說月報」（這不是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一小說月報，商務「小說月報」創刊於宣統己酉，最初由王蘊章主編），並譯著小說甚多，祇是因爲他編的雜誌天折頗早，而其小說又多淹沒不傳，所以現在很少知道他的人了。

彭俞，一作瑜，字遜之。他的筆名很多，寫小說則署破佛，或署亞東破佛；寫散文則署竹泉生；寫詩則署守愚氏。他本是浙江紹興人，幼年隨着祖父遊宦江蘇溧陽，就在那裏落籍了。他生來聰明絕頂，五歲能爲人講述三國演義。他的父親名叫蘊遜，篤喜陽明學說，著有「明窗彙稿」，制藝也極負盛名。他嘗被他的父親關在屋子裏，終日和他朋友的狄靜山（字蓮如）陳蠡（字蔭齋，曾做過蕪湖知縣，有詩集）講究身心性命的道理，並且互相約定以十年爲期，肆志「根本學問」，不去進取名利。但他這個時候忽然染上了烟癖，被他父親趕出家庭，開始他的流浪生活；他曾在揚州破廟裏做過乞兒，也曾偷取了和尚的衣物去典當以維持一日的的生活，因此飽嘗了鐵窗風味；又曾在茶樓酒肆間以說書爲職業，惟以口吃之故得不到聽衆的歡迎，於是去替人算命看相。他的足跡走遍了鄰近的縣份，而仍舊貧困無以自存，幸而就就發誓把烟戒除了。後來他回到了鎮江，偶然一個機會，他預言到某商人必定要發

跡，并且果然靈驗了，那個商人爲日本人經銷煤油，成爲當地的巨富，他也就在那個商人家中謀得一席館地，旋又介紹他到日商洋行充當書記。他因爲職務上的關係，努力攻讀日文，所以後來能夠譯述東洋小說。

他的生活隨時都在變動，這時他和那個商人的寡媳發生了戀愛，他不顧一切，偕同逃了出來，決意積資做小本生意。其初在安徽蕪湖販賣雜糧，一年後，他的朋友陳蓋來蕪湖署缺，便保薦他爲官府購辦賑米，他常常往返於江西九江鄱陽諸地。同時把景德鎮的磁器運到蕪湖發售。他的生意一天天興旺，野心也一天天擴大，那時政府發行江南公債，信譽很好，人人視爲發財的捷徑，他便將所有的資本都傾到公債上面去，誰知一旦竟完全破產了。

他恢復了貧士生活，祇好還是賴筆墨換取衣食。光緒丙午，他落拓地跑到上海，在一家花報館擔任校對。這時李寶嘉、吳沃堯的小說正風靡一時，他也不免「強就時尚，爲餬口計」，從事小說的創作。次年復創辦「競立社小說月報」，這是一個甚爲奇異的非純文藝的雜誌，其卷首，載有「競立社刊行小說月報宗旨說」，他以爲「競立之道」凡三：曰「以保存國粹爲第一級之手段」，曰「以革除陋習爲第二級之手段」，曰「以擴張民權爲第三級之手段」，其意小說就是實現諸種「手段」(目的)的工具，正是當時維新人物的文藝理論。這個刊物裏面除了小說外，還有一些短篇的時評，譬如當時張蔭桓等高舉外債達二百餘萬兩，他認爲如此不但對於國家毫無裨益，反而更促使財政的崩潰，因此幽默地說：「周末有債王，唐時有債師，今之相國可稱債相，與古人鼎足而三！」當時革命志士秋瑾被害，他也有過正義的呼喊，他說：「紹興之獄，黑暗世界亦所罕見者也！以金華之匪，株連學界，不先定讞而妄殺秋瑾，事後鍛鍊奏報，窮搜無辜，至今風波未已，聞又將興大獄，彼南面者，祇以利祿薰心之故，始而逢迎學界，繼而摧殘學界，欲達其升官發財之目的，他無所惜也！」痛心疾首，他對於清廷黑暗政治是那樣地憤慨！可惜這個雜誌沒有出到幾期就停刊了，而其第二期是「小說增廣」，這正相當於現在一般雜誌的「特大號」罷！

光緒戊申以後，他不曾出版過小說，這個時候，他也許就死去了。(據彭氏姪孫培鄔學鵬先生說)

彭俞的小說大抵皆係自印者，而由小說林社代售。其標明爲「譯述」的，計有「雙義傳」、「琵琶湖」(此書實爲彈詞)、「三浦女子」、「慧珠傳」、「栖霞傳」等，以上五種，又合稱「東瀛新俠義」，都是以日本小說爲

藍本而加以改寫的；其標明爲「編輯」的，計有「閩中劍」（此書原名「普如堂課子記」，係專爲「開通婦人稚子之智識」而作，內容牽涉的範圍很廣，什麼「算學」「胎教」之類，都被採作題材，結果變成了一部不像小說的東西。不過從裏面可以看到作者當時的科學常識和不能擺脫的宗教觀念。）「三家村」（此書敘一個窮鄉僻壤中的老學究，在廢除策論前後的心理的矛盾，結果遭到悲慘的結局。）「雙靈魂」（此書敘一個印度巡捕被匪徒打死了，魂魄附在一個中國學生身上，因爲知識和身分的不同，產生許多奇異的行動。）「殲鯨記」（此書敘幾個日本青年參加維新運動，經過多年的奮鬥，結果托一個無惡不作的強藩打倒了。）「泡影錄」等，其中以「泡影錄」寫作的技術最佳，並且可以代表他和一般作者不同的風格。

「泡影錄」甲編凡八回。光緒丙午刊行。有儒冠和尙的弁言及評，有諸葛知白及古吳鐵骨的題辭，蔭菴氏的附論。內容述朱姓兄弟二人——邦傑廷彥。他們的父親原是個老貢生，祇因文風日變，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旦貧病而逝，他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便投奔到一個父執——李守朱家中過活。李守朱是一位酸溜溜的副貢先生，他看見兩個孩子質地倒很聰明，希望他們將來，能夠在科場中一顯身手，自己也落得名利兼收。不到幾年，邦傑已經十九歲廷彥也十五歲了。邦傑爲人性情敦厚，不苟言笑，守朱又把女兒許配給他。但他幾次院試，俱落孫山之外，因此守朱十分不悅。而廷彥性氣浮躁，專愛結交一般游蕩朋友，雖然古詩時文，件件精通，守朱却不甚歡喜他。這年小考，朝廷將八股改爲經義策論，這兩個兄弟一同應試，學案揭曉，廷彥名列前茅，邦傑依然落第。就在守朱感到憤憤不平的時候，忽然報載上諭要廢除科舉了。

守朱吃了一世的苦，想不到結果如此。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雖然肯定地想着：「這一定是那些新黨，該嘗不肯用功，又要希圖功名，所以指望停止科舉。却捏造一個假上諭擺在報上，要想弄假成真的！」但他證實了這個消息以後，終於不自禁的流下淚來。而邦傑、廷彥卻並不爲這個消息傷心，他們却在計劃着新的前程。這時南京招募國民兵，邦傑要去應徵，這當然是守朱不許可的，但他竟在晝夜跳牆逃跑了出來。廷彥看見他哥哥走了，也打算去進學堂，他就託詞要把哥哥追回，隔離了守朱進到自由的天地了。

然而當時爲一般青年所憧憬的新的前程——國民兵，學堂——是怎樣的情形呢？廷傑到了徵兵局教練處，那裏幾乎每一個人都沒有「愛國圖強」的信念，他所看到的，却是那位徵兵委員大敵一個軍犯的竹槓，又將許多乞丐充數作了國民兵，去剋扣他們的伙食，以及其他種種黑幕。他抱着一番熱心，上了一通「改革意見書」，殊不知就此被總督革退了！廷彥到了南京，也沒有如願去進學堂，僅得見許多「說是佳話，其實不佳，道是醜事，却又司空見慣」的事，如執袴子弟徐宗歐等講求新學，無非在吃喝穿着上用功夫，如「文明女子」詹小姐的放蕩不檢，而亦自命爲「新學」人物等等。他們既感到如此失望，就仍舊回鄉了。

守朱看見他們一同歸來，心中十分快慰，却不知此時廷彥又在研究耶穌教教義，守朱覺得這個時勢真是變了，一切都無可爲了，便把他那些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章一齊焚毀，不久就活活地氣死了。

此書名曰「泡影錄」，主旨在寫新舊遞嬗的時代，一切舊的既已崩壞，新的又不曾認真地建樹起來，其間看到的但有幢幢的鬼域的活動，因此上一輩的人在慨歎他們時代的消逝，有爲的青年也彷徨莫知所之。作者把這一脫節的時代生活，加以談諧的襯託，使人發笑，而却是苦笑。我們看到第一回敘述廷彥得了秀才，他的朋友劉雄等酒相賀，那樣一段有趣的故事，就知道他異乎一般晚清譴責小說的地方：

劉雄央廷彥坐了首席，黃僂坐了二席，自己坐在上面，叫陳子勤坐在下面斟酒。酒過三巡，廷彥忽然放了一個啞屁。却說屁有兩種：一種是胃裏的養氣，偶然不順，搏激而出，其勢甚急，所以聲音極響，卻不大臭，這種喚做響屁；一種是腸裏的炭氣，熏蒸鬱勃，洋溢充滿，舒徐而出，其勢甚緩，所以絕無聲響，然却極臭，這種喚做啞屁。有論屁詩一首爲證，詩曰：

世上誰非放屁人，大家只有屁隨身。

好隨屁氣論聲勢，響啞都從緩急分！

當下廷彥放的，正是啞屁，絕無聲響，所以大家不知是誰放的。黃僂陳子勤二人，被這個屁，薰得頭痛心啞，忍耐不住，一齊將袖頭掩了鼻子，廷彥希圖遮蓋，也將鼻子掩了起來。正是

雖然自己不嫌臭，若被人知總覺羞！

劉雄抬起頭來，看見如此光景，不覺哈哈大笑，笑得再也不能出聲。黃佛酥着劉雄罵道：「你真混賬，你請客人來聞你的臭屁，虧你不害羞，還喜歡得笑呢！」劉雄忍住了笑道：「這屁不是我放的！」陳子勤接着說道：「不是你放的，你為何不掩鼻子，還要喜笑呢，難道你愛別人的臭屁麼？」真是

當筵放屁已堪笑，愛屁尤為不近情。

劉雄說道：「我不笑別的，只笑那放屁的人，自己也掩了鼻子哩！」劉雄這話，並不是曉得這屁是廷彥放的，不過從情理上看來，自然如此。不料廷彥懷着鬼胎，只當劉雄已經知道他放的屁了，不覺心中抱愧，滿臉通紅。黃陳二人，聽了劉雄的說話蹊蹺，面面相覷，看到廷彥面上時，只見酒暈如霞，羞容可掬，陳子勤心中明白，指着廷彥說道：「你這個人，豈有此理！我倒不怪你的屁臭，只怪你太欺朋友，你看世上，那一個人不放屁，為何偏是你放屁，也要瞞着朋友呢！真是

先生有屁何妨放，瞞着良朋我不平！

照這樣子，定須重罰，不得寬假，罰他明日儻辦一席沒別話說！」陳子勤冷笑道：「他連家也沒有，將甚的來辦酒席呢？只好還是把屁來請你！」劉雄道：「罰飲三杯，以示薄懲罷了。」廷彥急忙搖手道：「老兄曉得我的量小，今日已是過度，豈能再飲？」陳子勤道：「我有個絕妙的罰法，他肚子裏笑話極多，今日罰他就將放的本地風光，說一故事，使他響的啞的臭的混做一片，是話是屁，不復可辨，你們看是如何？」劉雄黃佛一齊笑道：「好極！好極！」陳子勤又催廷彥立刻就要說來，正是：

若非放屁原無話，話到多時屁更多！

廷彥說道：「放屁的故事不多，只有一個，三位請聽我說來。鄉間建造廟宇，全不講究，三間敞屋，不用板壁隔開。東邊供的是真武帝，西邊供的是關聖帝君，關公手下有關平、周倉，真武手下有龜蛇二將。這日清秋天氣，爽朗殊常，真武帝甚有興致，開懷遠眺，久坐忘言，不提防關公放了一個啞屁，極臭而不響。一陣西

風，吹將過來，真武大帝禁受不起，急將袖頭掩了鼻子。這裏龜蛇二將，也臭得難過。龜心中疑是蛇放的屁，便對着蛇說道：『有屁也好出去放！』蛇大怒罵道：『你這個千年不死的老烏龜，你放了屁還要來冤屈我！』這一龜一蛇，互相猜疑，爭論不止，惱得周倉十分煩躁，舉起大刀向他兩個罵道：『你這兩個畜生，放了臭屁還要喧鬧，我就一刀教你化做四段。』關平看見勢頭不好，一把拖住周倉的袍袖，勸道：『將軍且息怒，你只看那放屁的人，抱了虧心，臉上總是紅的。』關公聽見這話勃然大怒，跌足罵道：『小畜生，你是我的兒子，也來說我嗎！』陳子勳聽了那一席話，拍手大笑，罵道：『混賬！混賬！更是放屁！』真是

後門透出窮酸味，巧舌還來討便宜。

這原是穿插的一段，頗可代表全書的風格。像這樣的文字，我們似乎不能稱之為「滑稽」，因為其意義不僅止於嬉笑怒罵而已，至於其中描寫那個老學究李守朱的頑固，和邦傑、廷彥想要進取而又被折回的心理，都是突梯解頤，而復深刻動人的。

「泡影錄」今所得見者僅有甲編，根據書尾的說明，此書尚有乙編，作者的意思想要寫到廷彥怎樣「游歷外洋各國，出了許多笑話，長了許多識見。」以及廷傑夫婦怎樣「開辦男女學堂，創立體育、天足等會，提倡地方自治的規則，奠定立憲國民的基礎」。但是當時曾否出版，目前却不能懸揣了。

文明小史

李寶嘉的「文明小史」，凡六十回，載「總像小說」，這是晚清一部最偉大的小說，可是今日重讀到這一部小說說甚不容易，人們多已忘記了它。我們研究近代法國小說若不知道小仲馬的「茶花女」，我們研究近代俄國小說若不知道托爾斯泰的「復活」，豈是能原諒的疏忽麼？因此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小說祇知道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而忽略了他的「文明小史」，那實在是一個重大的缺憾！

「文明小史」後「官場現形記」二年（一九〇三年）作。這是一部較「官場現形記」更濃厚地染受着「儒林外史」的作風的小說。在諷刺的筆調上，這部比較「官場現形記」還要大胆，在寫實的技術上，這部比較「官場現形記」尤為進步。這部書名叫「文明小史」，寫的是庚子（一九〇〇）以後那幾年間中國輸入新文明（新文化）的情況。作者嘗以太陽和大雨比喻這種新文明的必然降臨，他在書的「楔子」中說：

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什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返老還童。」又有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未幼稚，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已經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興奮，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們這一片苦心孤詣也！正是

謗書自昔輕司馬，直筆於今笑董狐！腐朽神奇隨變化，聊將此語祝前途。

然而這部書祇是一部「謗書」，其中所寫的那些倡導「文明」——新學新政——的人們，大抵是失敗的，頹廢的，為私的，假冒的，作者儘情地諷刺着。犀利熱辣，為這部書的特色！

這部書的重心所在，是揭發國人在「文明世界」前夕的那種慌外和媚外的心理。書的開端便述湖南永順府知府柳繼賢，為人柔弱寡斷，此時國內各大員，皆講求「新政」，會有兩湖總督派下一位意大利籍的鑛師，來到永順府察看鑛苗，這位鑛師在飯店中用飯，被店小二打破他一隻自備的飯碗，事為柳知府得聞，大駭，乃親往請罪，不料因此反引起了這位洋人的覬覦，要挾不遂，乃訴之於巡撫，結果柳知府被撤職了。繼任的又有一位傅知府。傅性好險，急於表功，既欲諂報上司，又欲見好洋人，却因此苦了一般百姓。此時有生員數人，以文會友，傅知府卻恨他們攻擊自己媚外，便加他們一個「結黨聚眾」的罪名，囚之於獄，思欲趁此機會，立番莫大功勞。當他正將此案呈

報上司。不料有個逃出的生員劉伯驥，與城外一個教士發生了友誼，藉着教士的力量逼迫傅知府把他那幾位獄中的朋友盡行釋放了。傅知府無可如何，結果亦因此撤職了。（第一回——第十一回）「文明小史」也和「官場現形記」一樣，都是一些繼續的故事聯綴成的長篇。至第十二回，作者述那洋教士帶領劉伯驥等衆生員出外留學，筆又落到武昌總督典當衣箱的故事了。

柳知府的憊外和傅知府的媚外，都得到同一的結果。作者的意思無非欲表現在外人挾其「新文明」的勢力侵入中國後，一般官吏喪失了做人的自信心，個人固沒有好處，民族的前途尤爲危險。作者這種意識，在全書中數見不鮮，處處虛情剝露，描畫，形容，攻擊，幾成爲全書的主要成分。而第四十四回中寫安徽黃巡撫的一段，更是酣暢不留餘地。其中敘述黃巡撫自上任以來，見各國洋人，請了護照絡繹地到安徽省來：

不是游歷傳教，便是察看鑛苗；又有些洋人借着兜攬生意爲名，不是勸他衙門裏安電氣燈，便是勸他們講求衛生清潔。他本是巴結外國人爲目的的，無論你什麼人，但是外國人來了，他總是一樣看待，一樣請他吃飯，一樣叫洋務局替他招呼。起先洋人還同他客氣，後來摸着他的脾氣了，便同他用強硬手段，很有些要求之事。他答應了又不好，不答應又不好。鬧了幾回把他鬧急了，有天向司道說道：「人家都說這安徽是小地方。洋人大起念頭的，爲什麼到了我手裏，他們竟甘約齊了來找我，這是什麼緣故呢。」司道一齊回稱「這是大人柔遠有方，所以遠人聞風而至」。黃撫台皺着眉頭說道：「不見得罷，但是你說柔遠，這個『柔』字兄弟着實有點見解，現在國家弱到這步田地，再不同人家柔遠些請教你從那裏硬起來？總而言之，外國人到底歡喜那樣，我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蟲，怎會曉得；既不曉得，自然磕來碰去如同瞎子一樣，怎樣會討好呢？現在要不做瞎子，除非有個攙瞎子的人，這個攙瞎子的，請教我們中國人那一位有這種本事能當得來？不瞞諸公說，兄弟昨兒已叫文案上替兄弟擬好一個摺稿，奏明上頭，看那一國來的人多，我們就在那一國人裏，挑選一個同我們要好的，聘他做顧問官，以後辦起交涉來都一概向他商量，他摸熟外國人的脾氣，那椿好答應，那椿不好答應，等他出口，自然那些外國人沒得批評了。照我這個法子去辦，通天底下十八省個個巡撫能夠如此，一省請一

位，大省份外國人來得多的請兩位，以後還怕有什麼難辦的外交嗎？」司道聽了，一齊說：「大帥的議論極是，真是弭亂的良方，外交的上策，但不知這顧問官一年要給他多少薪水？恐怕亦不會少罷！」黃撫台道：「這個自然，依我的意思，有了他，洋務局都可以裁的，省了洋務局的糜費給他一個人做薪水，無論如何，總可以夠了」。內中有一個候補道插口道：「大帥的議論，誠然寓意深遠，但各式各樣事情，一齊推顧問官之言是聽，恐怕大權旁落，大帥自己一點主權沒有，亦非國家之福！」這位候補道一向沒有得過什麼大差使，本是滿肚裏的騷，今番聽了黃撫台之言，忽然激發天良，憤憤的說了這麼兩句話，原來預備碰釘子的。豈知黃撫台聽了並沒有怪他，但是形色甚為張皇，拖長了喉嚨低低的說道：「我們中國，如今還有什麼主權好講！現在那個地方不是他們外國人的？我這個撫台做得成做不成，只憑他們一句話，他要我走，我就不敢不走，我就是賴着不走，他同裏頭說了也總要趕我走的！所以我如今聘請他們做顧問官。他們肯做我的顧問官，還是拿我當個人，給我面子，倘若你去請教他，他不理你；或者不通知你竟自己做主幹了，你奈何他，你奈何他！千句話併做一句話說，我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要不像從前那位老中堂，擺在面上被人家罵什麼賣國賊，我就得了」。這一段文字，於晚清官吏的昏憤懦弱，形容得淋漓盡致，而其筆調諷而不露，正是作者的特長，使人讀了，覺得三十多年前的黃撫台，直到這次抗戰前還沒有死去，且仍在實行他那「弭亂的良方」，「外交的上策」，因此我們可說「文明小史」真是一部不朽的劃時代的「扛鼎」之作。

李寶嘉並不反對那如潮如流如太陽如大雨地侵入中國的「新文明」，他却銳利地諷刺着那些誤解和冒牌的倡導「新文明」的人物，如寫余西卿對他的表弟王濟川解釋他之所以吸鴉片，說：

愚兄聽見現在那些維新人物，常說起要衛生，這（指鴉片烟）是衛生極好的東西，而且現在凡做大官的人，沒有一個不吃的。愚兄別的不敢趨時，只這吸烟，雖病，也要算是趨時的了。（第二十七回，二十八回）。

又如寫留日學生劉禮齋，回國後「學問雖未學成，樣子却早已變了」。他「見了父母，便探去帽子行禮」；人家問他為什麼剪辮子？他答稱：「將來革命容易些」。實際他那辮子還是在睡夢中被別人鉸去的；他對家中什麼都

看不起，「不說房子太小，沒有空氣，就是說吃的東西有礙衛生，不及外國大菜館裏做的大菜好」。他父親教訓了他幾句，他便衝了出去，說：「我才曉得家庭之間，却有如此利害的壓力，可知我是不怕的，如今要革命，應該先從家庭革起！」（第四十一回）

又如寫江南總督康太尊提倡新教育，辦了許多學堂，後來他的那位九歲的少爺死了，傳諭各學堂教習學生，「一齊穿着體操衣服，手執花圈，前來送殯」。當日新教育的使命，原來如此！（第四十二回）

又如寫維新黨人，顏軼回和勞航芥，顏軼回以著作鳴於時，他作的文章大抵是：「貓，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貓即狗也」。之類，勞航芥是安徽黃撫台聘請的顧問官，他的思想是很前進的，他每對人說：「我們中國，生就壞在這條辮子上，如果沒有這條辮子，早已強盛起來，同人家一樣了」。他在上海愛上了一個妓女張媛媛，張媛媛則不喜歡他那西裝革履的外國裝束，因此他說：「中國女子智識未開。却難怪有如此拘迂之見！」（第四十六，四十七回）。這該是着意諷刺當時康、梁一流人物的。

像余西卿，劉禮齋，康太尊，顏軼回和勞航芥，這許多就是當日文明人物的典型，作者極力描摹他們，自然有很深的意義的。

然而我們不願為李寶嘉諱飾。他對當日「新文明」的認識有些地方是並不怎樣健康的，因此「文明小史」只成了一部單純的「諷書」，全書中的文明人物，他從一種同情的態度去寫出的，恐怕只有第三十七回中的那個聶慕政。故事是這樣：聶慕政到日本留學，因為欵差不保送他去任學校，並藉日本警察的力量將他趕回國來，他氣憤不過，歸途蹈海自殺，幸遇救得活，歸國後，又遭父喪，他安心守孝，且準備設法再到西洋去，後來卒因行刺借外兵打戰的陸總督被捕。但作者表現這個唯一的人物是並不够氣力的，遠不如他寫那些反派脚色來得傳神，「文明小史」不滿意的地位，亦即在此。

冰山雪海

『冰山雪海』十二回。南亭亭長李寶嘉編譯，光緒丙午科學會社刊行，標明爲『殖民小說』。晚清一般文人利用外國小說裏的故事重新改造過，使之成爲中國面貌的東西，是很普遍的情形。寶嘉小說多屬嚴肅的創作，所謂『翻譯』小說僅此一種而已。全書內容頗爲簡單；有幾個從『巫來由』被驅逐回國的華僑，他們組織了一個艦隊，想到南極和北極探險，並去找尋殖民地。於是在二十四世紀的九十九年五月五日午時，直出泉州，望北進行，經過了許多險阻艱難，纔到了北極。原來北極是一片冰山雪海，不適用於人類的生存，他們的船好容易逃出了冰礁的襲擊，繼續努力前進，通過『無處不發炸聲，無處不吐火燄』的熱帶，最後到了南極，南極也是冰山雪海，了無人煙，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他們居然在南極發現一片『新陸地』。他們採用『社會黨中均產的主義』，組織一個『共同會社』，實行開拓，生產。這時又有歐洲各國的人民來參加，認他們作爲元勳。有一天召集開會的時候，又將『共同會社』改爲『大同會社』，先後就有非律賓、越裳、緬甸、波蘭、土耳其、朝鮮、猶太、法蘭西等國壯士登壇演說。無非講的是本國政治不良，人民疾苦，或訴以亡國滅種和戰爭殺伐的理由，結論是『大同會社』比什麼制度都好。看了這個頗爲幼稚的故事，我相信李寶嘉一定是根據當時日本小說或日譯俄國小說爲藍本寫出來的。原著的人無疑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而那個時候歐美各種社會科學書籍還沒有介紹幾本像樣的到中國來，大家所誦習的無非是梁啟超麥孟華諸人輸入的一套，李寶嘉又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再經過一番張冠李戴，自然現在讀了這部小說，要感到不尷不尬了。

總之，這部小說因爲受着藍本的牽制，完全失去了文學的價值，當時寶嘉倘能澈底改寫，或者照直翻譯，成績一定不會如此壞的。然而『編譯』小說是晚清濫極一時的風氣。許多作者都在同一的情形之下浪費了他們的氣力。

『冰山雪海』因爲受着藍本的牽制，全書祇是一貫的敘事，李寶嘉那種開闔自如無微不至的筆調，在這部小說裏簡直很少看到。全書祇有第三回『放懷任推送，臥聽潮聲；彈指現華嚴，坐觀山色』中描寫海潮的一段是極精彩的；當海潮初來的時候，船上『衆人低頭一望，前後左右，閃閃鏗鏗，泛出一點一點的金星，正是太陽光線射成的

了紋異彩，却沒有什麼軒然高舉的大波，擊然下落的急浪，側耳靜聽，則覺有無數細聲，如雨滴簷，如水灑珠，如珠走盤，如九承弦，如老人咳，如小鳥啼，嗚咽如蠟笛，鏗鏘如彈箏，如往如復，如斷如續，倏在船後，倏又在船左右。『鴛長』報告海潮要來了，大家還是懷疑，以爲『潮聲皆宏壯而激越，似這般細碎清幽，正由水流平緩，輪葉捲動，以致若此，怎便說是潮呢？』正議論着，情形就有點異樣了，『衆人……看海水顏色，深綠中，微泛金黃，滔滔滾滾，擁着，船如飛如馳，直望南流，雖走緩車，約有全速率十分之七，不覺駭然！』船祇好儘量開着『慢車』，情形又慢慢地平復了，『近晚，夕陽欲落，倒影波中，光怪萬狀，尤比初日可觀。漸漸圓月又從東方推上，無涯無際的大海，頓時化成琉璃淨瓶，連人連船，一一收入瓶中，洗滌心胸，蕩滌塵垢，都成了清華高貴的人物！』大家都在船舷欣賞，正當慶幸之際，『只見船首忽地望下一沉，沉還未定，船梢來個巨浪，打過船頭，濺得衆人自首至足，無處不是水痕，頓時人聲四沸，都疑遭了大禍。』於是大家遵照『鴛長』的吩咐，躲回艙裏，『待到枕上，只聽得風聲浪聲，雜沓交作，船身猛地拋上，便如上天，猛地落下，便如下地，桌上若蟲，牀邊唾壺，東倒西翻，此撞彼擊，已不能安然入夢了。不知怎地，船身猛地亂旋亂轉一陣，警鐘連響，輪軸猛震，兩耳幾乎失聰，人人驚得披衣起坐一回，艙面又寂然無聲，但覺驚濤駭浪，一落千丈，一起萬尺，只在後梢撞擊，船便隨着勢，一顛一播，不曾停過一秒。』像這種沖淡如白開水似的描寫，往復曲折，正是李寶嘉的特長。前人小說中的驚險場面能如此傳神者，恐怕祇有『水滸』裏景陽崗打虎一段差足比擬了。

吳沃堯「歷史小說總序」

吳沃堯所撰『歷史小說』甚多，可惜沒有一種是續完了的。他有『歷史小說總序』一文，載『月月小說』，此文頗足作爲當時一切歷史小說的理論。其開首敘述歷史（即中國之所謂『官吏』）不能普遍於大眾的理由，第一是『緒端複雜艱於記憶；』第二是『文字艱深，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卒讀；』第三是『卷帙繁浩望而生畏；』

第四是「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敝屣，卒業無期；」第五是「童蒙受學，僅受大略，探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第六是「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而歷史小說，却正救濟了這些弊病，故能成爲大眾所愛讀的東西，譬若「魏、蜀、吳故事，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至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於輿臺靡不人手一編者！」他在教育的立場上，闡明「歷史小說」的重要，他甚至認爲小說就是歷史的一把「鑰匙」，最後他說到自己的抱負：「吾於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歷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爲先導乎？請俟人論定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此文立論中心，似乎是爲了研究歷史，方纔創作歷史小說，所以歷史小說應該一本於歷史（官史）上的真實故事，不可有所刺繆，完全忽略了小說的文學的技巧與價值。晚清歷史小說自沃堯所撰「痛史」以後，一時風起雲湧，然而沒有一部特別生色的作品，主要的原因就是太注意情節的真實性，缺乏剪裁或點染，這當是受了沃堯「歷史小說部序」一文の影響罷。

痛史

吳沃堯的「痛史」二十七回，載「新小說」。開始動筆於光緒壬寅。這是在「歷史小說總序」一文之前的，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其開始敘趙宋末年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和劉秉忠賈士道一班漢奸政客的欺君枉法，以致釀成了不可收拾的偏安之局，雖然經過許多忠臣志士的艱苦奮鬥，卒致覆亡。一直遞到元忽必烈太子的蒙冤，仙霞嶺義勇軍的再度策動，因爲「新小說」的停刊，此書遂未續完。裏面的故事頗有與史乘不符者，其長處是能以很大的篇幅去寫那些無名英雄們的活躍，這些無名英雄們都是作者所添構出來的，所以非常使人感動。而書中處處充溢着作者的民族思想，沃堯藉那些無名英雄們的口吻，寄託着他對於滿廷統制的憤慨。像書中寫水軍統領張貴被僞軍張弘範捕獲了，這是宋朝最後的一枝水軍了，張弘範「頭帶胡冠，身披胡服，得意洋洋」地勸張貴投降。張貴

祇是那麼鎮靜。張弘範以為他有心要降了，就把「大元朝開國元勳」的頭銜去打勸他。張貴也不言語，半響纔說道：「我好不明白！」張弘範問他有什麼不明白？張貴頓足道：「我好恨！」張弘範問他恨什麼？張貴懶得應對，最後，對張弘範說出這樣的話：「老實對你說罷，你要叫我投降，須知我張貴自祖宗以來，便是中國人。我自有生以來，食的是中國的毛，踐的是中國之土，心目中何嘗有什麼韃靼來！不像你是個忘根本的禽獸，只圖着眼前的富貴，甘做異種異族的奴隸，你去做奴隸倒也罷了，如何還要帶着他的兵來侵佔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中國人與你有何仇何怨，韃子與你有何恩何德，你便喪心病狂，至此地位！」結果張貴就成仁了。慷慨陳辭，並不是小說的精到的技巧。然而這一段對話，在種族革命思想正萌芽之當日，隱然有所指揭，却是難能可貴的。即使到了今日也還值得許多無恥的人們讀着作為鑑戒的。

新石頭記

「新石頭記」四卷四十回。初載上海「南方報」，光緒戊申有改良小說社單行本。標明為「社會小說」。書之首尾皆未署作者姓名。根據「涵芬樓藏書目」，「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古今小說評林」，當知此書確為吳沃堯所撰。此書題目叫做「新石頭記」，實則與「石頭記」大不相同。「石頭記」裏的人物，被搬到這裏面來的，祇有賈寶玉，焙茗和薛蟠。故仍以寶玉為主人公。述寶玉自在大荒山青埂峯苦修以來，不知「過了幾世，歷了幾劫」，一日興起下山，偏巧遇着焙茗，主僕大喜，相偕進城玩耍，閱報始知已是「光緒二十六年即西歷一九〇一年」了。聰明的寶玉一接塵世，便發現許多新奇的事物，如中國人的崇拜洋人，如時務報的發行，如天足會的創設，如手電筒，洋槍等等，皆是他以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旋又遇着薛蟠，又由薛蟠介紹認識新黨人物吳伯惠。庚子之役，薛蟠加入神壇，成為義和團亂民之一，口口聲聲喊着要精神壇的力量殺盡洋人。寶玉則不贊成，以為神壇所言都是邪說，絕不可靠，遂與吳伯惠避禍，同到武漢。在武漢因隨意議論維新與守舊，出言不慎，幾為某監督所害。於是

他灰心政治，正在這個當兒，又認識了一個名叫老少青年者，同往遊歷『文明境』。『文明境』為科學家東方文明所創造，其境科學發達到了極點，醫學可以延長人的壽命，電氣無事無物不應用着，戰時交通有『飛車』『獵艇』等等，人可以步行到天空去弋獲大鵬，又可以到海底去捕捉鯤魚、鯨魚、人魚。最後他訪問過一次東方文明。始知『文明境』之所以科學發達，完全是因為政治修明所致。他也就振奮起來，立志要做一番事業。當他回國的時候，路上正與吳伯惠相值，伯惠告訴他中國已經實行新政，頒布憲法，日進於文明世界了。

『新石頭記』是一部規模極為宏偉的小說，作者所欲描寫的要點有三：第一，他想藉寶玉下山後的見聞，寫出當日時代的面影；第二，他想藉寶玉之遊歷『文明境』，寫出他所理想的科學世界；第三，他想藉寶玉回國後的言論，寫出他對於政治改革的主張。因此這位寶玉實際就是作者全部思想的化身。

關於第一點，作者是寫得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庚子義和團之亂起訖的經過，作者很自如的給穿插了進去。可以說是全書最精采的部份。如寫薛蟠由王威兒的介紹加入神壇的一段：

王威兒拿了一個包裹拉了薛蟠同去，到得壇上時，只見那香和蠟燭，燒的煙霧騰天，當中掛着一幅帳幔，裏面黑洞洞的，不知供着什麼菩薩，兩旁列着許多軍器。王威兒就在地下打開了包裹，拿出一條紅布，給薛蟠包在頭上，又拿出一條，給他束了腰。自己也包了頭，却多穿了一付紅坎肩兒，將一條紅帶子束在背肩兒外面。薛蟠看他時，却是當中縫了一白布圓補，就同那當兵的號衣一般。圓補上面寫着『孫悟空』三個黑字。薛蟠訝問道：『這是甚麼意思？』王威兒悄悄搖手道：『回來再說，這會且別問！』說着帶了薛蟠逕到拜墊前面，自己先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回頭叫薛蟠照樣拜了。王威兒便轉到幔帳裏面，一會兒又出來，向上作了一個揖，又打扞了一下，高聲唱道：『有請師傅』，聲未絕響，只見黃幔開處步出一個人來，看他青黃黃的臉兒，也也斜斜的眼兒，打扮得雖同常人一般，却是頭上多了一幅紅巾，腰上多了一條紅帶，身上穿的，雖是長袍，脚下登的却是一雙草履，青黃臉上，隱隱露出殺氣，也斜眼中，明明露出兇光。王威兒便叫薛蟠拜師傅。薛蟠此時已被邪氣所感，便向他師傅膜拜，他却只略略打了個問訊。薛蟠拜畢起來，王威兒便說道：『這是徒

來入夥的薛蟠，齋戒三日，特來參拜祖師與師傅，望師傅收留。」那師傅把薛蟠打量了一番，便道：「你這個人敢是誠心入夥的麼？須知我們這個教裏，是專門講究扶清滅洋的，不准和毛子打交道，和毛子打了交道時，便是二毛子。」薛蟠道：「這個我都知道。」那師傅道：「你既然知道，就可以收留得，但是我也作不得主，須要拜表請祖師的聖旨，看你的造化罷了。」說罷，便走近香案前，上了一把香，口中念念有詞，又鬼混着做鬼臉，做了許久，方才跪下，俯伏在地，王威兒連忙推薛蟠也跪下，俯伏良久，方才起來，那師傅取一張黃紙在蠟燭上化了，捧着那紙灰鬼混着看了一看，道：「好，祖師封你做大師兄，快點謝恩！」王威兒又推薛蟠到拜墊上叩頭。那師傅道：「你從此天天要到壇上當差，不可有誤，等當差有了功時，我代你開上保舉，那時再請一個封號。」薛蟠唯唯連聲的答應了，方才同王威兒出來。（第十五回）

小說的最可貴的功能就是反映一個時代的爲歷史所不能傳述的細微的事情，這段文字正是當日社會最翔實的報道。作者揀取了『石頭記』中的薛蟠來充任義和團大師兄的角色，那是再恰當沒有的。薛蟠的特性，是魯莽、固執、任性、喜功、可憐而又可愛，在目睹帝國主義者侵凌自己國家的時候，更多了一層義憤，其盲目行動就顧不到任何利害了。我們且看這位大師兄的工作：

忽然一天，喧傳說『紅燈照』在大沽口外，用神法燒沉了幾十號毛子兵船，王威兒好不興頭，便帶了薛蟠奔到壇上。只見密密層層的早已擠滿一壇大師兄，人聲嘈雜，那師傅正在那裏發號施令呢。叫這個燒教堂，叫那個攻使館，一眼瞥見薛蟠，便叫他同王威兒兩個去燒鐵路。怎樣燒得他着？二人商量，要想個甚麼法子才好呢？薛蟠躊躇半響道：「有了，」便帶了衆人搶入洋廣貨鋪子裏去，只說焚燒洋貨，却暗吩咐衆人，見了洋油，搶了就跑，一連搶了幾十箱油，都搬到鐵路上。薛蟠喝叫逐箱打開過了，都潑在鐵路上，安排停當，才放上一把火，登時烈烈轟轟，鐵路枕木一齊都着了。衆人拍手歡呼。於是這一羣人當堂就造起謠言來道：「到底薛大師兄法力高強，只念了幾句咒語，那鐵軌便自己發出火來燒了。」薛蟠聽了，也自揚揚得意。王威兒同了薛蟠到壇上去請功，走到壇前，只見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問人時方知道前幾天有一個大師兄，殺了一個東

洋毛子，又有一個大師兄，殺了一個西洋毛子，被一個什麼王爺知道了，揀了今日的吉日親到壇上來叩謝祖師，方才散去。衆人是跟着來看熱鬧的，二人擠了進去，說明了燒鐵路的緣由，却瞞過洋油一層，只說念咒燒的。壇上的衆人，又是一場歡笑。（第十四回）

相反的，聰明的寶玉却知道神壇邪術之不可靠，他非常厭惡薛蟠的行爲，甚至非常厭惡薛蟠那副大師兄的打扮：

寶玉（對薛蟠）道：「我只看見你那個裝扮，就不耐煩！」薛蟠道：「你不耐煩，我就脫了下來。」說着便把頭巾去了，坎肩兒也脫了，帶子也解了。一面說道：「你看不得這個樣子，可知知道這個樣子，此刻鬧得很呢！走到外面去，誰不讓咱們三分！王爺中堂，不過行一個平禮，其餘的堂傳京堂，在路上遇見我們，還要下車下馬呢！我就不懂你的脾氣，在上海時見了洋貨已惡恨，此刻我們和毛子作對，你又說不好。難道我們把毛子打乾淨了，沒了洋貨還不償你的心願麼？」寶玉道：「你爲何就糊塗到這樣，我恨洋貨，不過是恨做了那沒用的東西，來換我們有用的錢，也恨我們中國人，何以不肯上心，自己學着做。至於洋人，我又何必恨他呢，據我看來他們那班人是有所激而成，你又何苦去入彀，你須知甚麼剪紙爲馬，撒豆成兵，都是那不相干的小說附會出來的話，那裏有這等事，這些話只好騙婦人女子，誰想你這麼個人，也會相信起來，你想想看，從古英雄豪傑，創立了業，那有仗甚麼邪術的？」薛蟠不等說完，大笑道：「虧你還是讀書人，連一部封神榜也沒有看過，難道姜太公輔佐武王，打平天下，不是仗着諸天菩薩的法力麼？」說的寶玉撲嗤一聲笑了出來，又嘆道：「罷，罷，你去幹你的罷，我也勸得沒有話好和你再說了！」（第十五回）

薛蟠代表當日的愚民，寶玉代表當日覺醒的知識份子，都揣摩得非常深刻。殆後八國聯軍猛烈的進攻，「大沽砲台失守了，天津城也破了，有一個洋將官帶了多少洋兵，要打進京來」，薛蟠便逃到長辛店去了。

隨後，寶玉和吳伯惠就到湖北來了。在北方既是干戈遍地，鷄犬不寧，京華中雖較安定，而政治也非常黑暗。這時湖北有一個廩生，見北方鬧的糜爛不堪，要發動「起義勤王」，被地方官查獲殺掉了，株連的士類頗不少。官場中都說這班人是「匪類」，然而輿論却說他們是「志士」，這大約指的是唐才常等被難的事。同時吳伯惠也有一

個朋友無端被拘，這案子鬧了一兩年之久還沒有了結，因此寶玉很是懷疑：

寶玉道：「怎麼去年的案子，此刻還在那裏鬧？」伯惠道：「官場的事情，有甚麼憑據，他要和你作對時，便一千年也可以鬧不了。左右他憑一面之辭罷了，他此刻不和我作對，要是一定和我作對時，我又是個安分守己的，他無可設法，不難憑空的說我是吳三桂子孫，要圖謀不軌，也可以使得！」寶玉笑道：「這樣說，做百姓的險得很呢！」伯惠道：「可不是險得很麼！此刻有了個新舊黨界格外利害，官場最恨的是新黨，只要你帶着點新氣，他便要想你的法子。」寶玉道：「以時勢而論，維新也是不可再緩的了，難道官場中人，是一點也見不到？」伯惠道：「你知道維新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維新』兩個字之下加上一個『黨』字，這裏頭的人類，就很不齊，所以官場舊黨，就藉爲口實了，戊戌四月之後，那一個不說要進京去伏闕上書，那一個不說擬就條陳呈請省撫代奏，及至政變了，這一班人嚇的連名字都改了，翻過臉來極力的罵新黨，推他前後用心，那一回不是爲的升官發財？這個裏頭的奇形怪狀，一時也說不盡呢！」（第十八回）

與伯惠的話也正是作者對時局的親感，而那些「翻過臉來極力罵新黨」的人，無疑是指張之洞朱一新之流了。後來又寫寶玉出語賈禍，幾致喪生，人民思想言論無保障達於極點，並及中俄邊釁事起，一班志士奔走呼號的情況，佔了很大的篇幅，所以此書在反映時代的一點，是頗成功的。

『新石頭記』第二十一回以後，寫寶玉遊歷『文明境』的見聞，那是作者一種極幼稚的擬想，未免太窳空了。在寫實的故事之後，忽然接上一段荒謬不經的敘述，其失敗是不用言喻的。

寶玉自『文明境』歸來後的觀感，作者大約欲寄託他政治的主張，但頗爲隱晦。第四十回又說那個科學家東方文明，就是『石頭記』中的甄寶玉，以此結束，尤爲勉強。

劫餘灰

吳沃堯的小說有所謂『寫情』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沃堯之所撰著，惟『恨海』『劫餘灰』及演述譯本之『電術奇談』等三種，自云是『寫情小說』。『恨海』一書流傳甚廣，『劫餘灰』一書則知之者不多，魯迅翁『史略』中亦未敘述其內容。

『劫餘灰』凡十六回，載『月月小說』，書前冠有作者『滿江紅』詞一闕云：

離合悲歡，消磨盡青春年少，回首處前程如夢，中心孔悼。萬里追隨形共影，寸衷保守貞和孝，鬢蕭蕭留得女兒身，芳輝耀。 遍天涯，充覆幬，憑到處，情絲繞。凭海枯石爛，獨標清操。記事幸存神史在，寫真筆看文人掉。到而今賸得劫餘灰，供憑弔！

書之開始是作者一篇如何『寫情』的理論，並引說他幼年目睹的一段故事：他家裏用過一個家人，名叫何勤，喜陶養玩物，畜有金魚、猴子、鸚鵡等。鸚鵡能言，一日報告何勤，說猴子弄死了金魚，何勤一看果然，盛怒之下，失手將猴子打死，旋懊悔不置，因啣恨復將鸚鵡摔死，一時之間，三件心愛之物同歸於盡。然後作者貫徹他的理論說像這種人（指何勤）的舉動，便可叫做癡情。如此說來，非獨人對於人有情，即人對於物，物對於人，亦是有情。你說情字所包廣不廣呢？自從世風不古以來，一般匹達少年，祇知道男女相悅謂之情，非但把情字的範圍弄得狹隘了，並且把情字也污穢了，也算得是情字的劫運！到了此時，那情字也變成了劫餘灰了。

這也就是他的書名的出處。

書的正文敘述廣東南海縣屬岡邊地方，有陳、朱兩姓者聚族而居。內中有兩個青年，男的名叫陳疇，女的名叫朱婉貞，才貌相當，訂有婚約。疇赴省城應考，中式返里，被他的叔父仲晦，拐到海外去做了『豬仔』。旋又藉鮮攜帶婉貞與外母祝壽，乘機將她騙到香港，賣入娼寮。老鴇迫婉貞接客，婉貞始則不從，繼則佯稱須到廟裏燒香還願一次，方可應允。於是擇定蒼梧縣正堂進香的日子，攔輿告狀。原來這正堂，正是她父親的朋友，因此得救被派人雇船送她回去。不幸走到路上，又遭覆舟之禍，為某官救起。官涎其色，強逼為妾，破毆暈絕。官以為已死，將她的屍體拋在曠野之中。一夕甦轉過來，便投奔到附近的真德庵暫居，旋又抱病，延醫診治。愈後這位醫士憐憫她

的遺際，並送她還鄉。到家則又從陳疇叔父仲晦處傳聞疇死，她哀楚不勝，矢志守節，不料數年後正值疇父九旬誕日，疇竟從海外榮歸。且已另娶蔡氏爲妻。蔡氏甚賢淑，幫助疇與婉貞完婚，兩人以姊妹相稱，一時播爲佳話。

『劫餘灰』當係吳沃堯早年舊作，尙充分地保存着舊式才子佳人小說的形骸，不過題材方面有販賣豬仔和華僑在南洋工作艱苦奮鬥的片段，是以前舊式小說中所沒有的。此書頗足供吾人研究吳氏小說蛻變過程中的資料，在他的全部小說中，這當然不算一種成熟的作品。

瞎騙奇聞

『瞎騙奇聞』八回載『繡像小說』，署爾叟撰，據『新庵筆記』：『聃人元字爾人，某女爲書扇，誤署爾仁，聃人嗜曰，蠶蠶我矣！亟易爲聃人，蓋爾聃音同也』，當係沃堯晚年手筆無疑。其故事，敘述山東歷城縣有個土財主，名叫趙澤長，妻錢氏，都是五十歲的人了，還不會生育過兒女。因此請當地有名的瞎子周鐵口來算命，瞎子說明年必定會生兒子，三四月後，錢氏依舊沒有懷孕的消息，趙澤長便蓄着娶妾的念頭。瞎子趁這個機會唆使錢氏假裝肚子，乘趙澤長外出的時候，替她抱了閩家的一個嬰兒作爲己子，取名桂森。趙澤長回來看了，歡喜不勝，以爲瞎子真是靈驗。連忙爲他上匾，以後無論何事，皆取決於瞎子的話。瞎子又說桂森將來必定大富大貴，不過開煞很多，假藉破開退煞，騙了他們不少的金錢。不料桂森長大了，却是一個壞蛋，遊手好閒，幾次大賭把家產化的乾乾淨淨。而閩姓也因爲沒有後嗣，要他歸宗，雖得瞎子出來制止，終被同族指出並非錢氏所生，驅逐了出去，把趙澤長活活地氣死。同時有個寒士洪士仁，祇爲家境不好，去請教瞎子，瞎子告訴他要發財，必要敗完了，纔夠發蹟，因此終日流蕩，一事不做，淪落成爲丐頭。他去質問瞎子，反挨了一場惡打。一氣之下，就一刀把瞎子刺死了。當趙澤長病重的時候，錢氏還去請瞎子推算，最後看了洪士仁的結局，方纔覺悟了。她說：『這瞎子的話，是一個字不可相信，人家要相信，就看我做個榜樣！還有一個洪士仁的下場頭呢！』她病中長篇大論的講了這麼一套，已經

是「同光反照」的時候了！這部小說裏寫得最生動的人物，是那個瞎子周鐵嘴，他那一派堪輿口吻，見人而施，陰陽氣數，頭頭是道，正與今日民間習見的巫卜先生所說的，如出一轍。李葭榮「我佛山人傳」稱：「君（沃堯）語余嘗肄星士之術」。我們是相信的。因為作者對於此道頗有研究，所以那個瞎子的一言一行，能夠真切。蟄居在亭子間裏寫不出戰鬥的場面，下層社會的種種亦非高據廟堂的文士所可揣想，一位小說家必須有了充實的生活經驗，他所描寫的人物方纔不致架空，「瞎騙奇聞」值得稱贊的地方就在這裏。而書中所述算命能夠靈驗的原因，頗足供給我們作為研究一種社會問題的資料。

發財秘訣

自從歐洲產業革命成功以後，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潮，衝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面。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沿海各地買辦階級的勢力日益抬頭，幾乎壓倒了封建的官僚社會。晚清的譴責小說百分之百都是以那種日就崩潰的官僚社會作為題材的，吳沃堯久居上海，目擊新興的買辦階級的起來，感國勢之陵夷，憫人心之陷溺。撰「發財秘訣」一書，絃外餘音，不可視作單純的小說而已。

「發財秘訣」凡十回，一名「黃奴外史」，載「月月小說」。光緒戊申有羣學社單行本。述廣州人區丙者，原以小負販餬口。這時香港方割讓與英國，他看見省城裏的苦力，常常往香港走了一次回來，便發了財，心裏十分羨慕。便也販了一些玻璃料泡（廣東人叫做「啖啖」），到香港去兜售。外國人看了認為新奇，爭相購買；後來又販賣簞貨小人兒，也無不市利十倍，竟賺了五萬多銀子。乃在香港開了一家「丙記」雜貨店。時荒世亂，幾次的屯積居奇，使他變成了團團的富翁，他的一般流氓朋友見他已經今昔不同，都去親近他。其中有一名叫關阿巨的，常在他店裏充當食客，咸豐丁巳中英戰爭的時候，關阿巨因為懂得外國語，首先做了漢奸，同時介紹他為敵海軍大元帥担任間諜工作，廣州淪陷以後，他的財產當然更增加了，但他因為自己不懂外國語，遇事須受關阿巨的節制，後來

還讓他的兒子去受奴化教育。

區丙爲了發財，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他能夠一躍而爲非分的國難商人，也能夠利用機會去做漢奸。作者描繪區丙無恥的心理和行動細入毫芒，同時寫區丙接受了關阿巨的委託，從事出賣國家的工作，更記載了當時一段重要的話柄：

區丙道：「既承關兄如此關切，我如何不做，但是這樣事做下來，不知能賺多少錢？」阿巨道：「每月坐得五十兩，其餘每件事五十兩，看你的本事去探訪罷了。」區丙大喜，即與阿巨約定，即日動身，回到省城，住在店裏，專意招接衙門的主顧，打聽些海防洋務的事情，因爲他一向是個老實生意人，衙門裏的師爺大爺們，只當和他談天，便多有告訴他的，他便拿了這個去換銀子。於是幾時佛山辦團練，幾時黃埔修炮台，虎門添了若干兵，四方礮台添幾尊炮，甚至衙門裏買了一刀竹紙來，真是有聞必錄，阿巨果然逐日派人來取。可憐廣東地方官，一齊睡在夢裏，那裏知道有這麼個細作在肘腋之下！更兼那大學士男爵兩廣總督葉名琛終日在衙門裏拜神仙，有時接見下屬，無非講究他自己的文章學問，這件事已被區丙當一件正經事報了出去。在區丙不過借此估一件事，多賺他五十兩銀子的意思，誰知阿巨得了這個信息，以爲莫大機會，專誠見了那個什麼大元帥，行了鞠躬禮，告知打聽得廣東總督，酷信神仙的話。那大元帥聽了，也不過笑了一笑，不當一件事，阿巨獻計道：「廣東人，向來最信神仙，有時百姓過於迷信，官府還要從中禁止，此時第一個總督先信起來，百姓們自然比從前信的加倍了。此刻軍務吃緊，我們兵船，已泊在省河多天，不定何日開仗，我們不如借此惑亂他百姓之心，他自然疏於防範，一經開戰，就容易得手了」。那個甚麼大元帥就問：「怎麼惑亂法？」阿巨如此如此，說了一通，那大元帥笑了一笑，說道：「由你去辦罷？」阿巨得了令，便到艙面，叫人用黑紙糊了兩尊大礮，拋在水裏，那紙糊的東西，到了水裏，自然要浮起來，說是洋人的鐵炮也浮起來了，可見說甚麼船堅炮利，都是欺人之談。這句話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到了葉名琛耳朵裏，葉名琛却以手加額，道：「大清皇帝之洪福也！」旁邊有個幕府便說道：「此愚民之傳言，未必可信」。葉名琛道：「這是萬目共睹的事，豈有不可信之

理？當時清兵入關之後，來征江甯，福王逃竄，一路勢如破竹，只有江陰縣頑民不服，欲拒天兵，當時有一個武生，明知不能抗拒，又無法禁止，因說道：「我們此舉勝敗未卜，何不求神指示！」衆人問如何求法？那武生道：「拿開帝廟裏的那把青龍偃月刀，放在水裏，如果能浮起來，我們便可以舉事。」那武生之意，以爲鐵是沉的，意欲借此阻住衆人。衆人依他之言把刀放在水裏，誰知竟輕輕飄飄的浮起來。於是衆人大喜，一意抗拒，後來王師到時，全城被戮，可見劫數難逃，鬼神也會弄人的！」那幕府道：「此事雖見之於野史，却也未必可靠。」葉名琛道：「此事不必爭執，我們且請仙扶乩，問個吉凶實信。」說罷，便叫傅司道伺候，具了衣冠，叫兩名道士，書符作法。葉名琛自己，率領所屬，焚香叩首，名琛又默默禱告已畢，那乩忽然亂動一陣，然後判出「十五日無事」五個字來。名琛連忙焚香致謝，道士焚符送仙，名琛方才回過頭來，對那幕府說道：「如何？神仙豈欺我哉？」那幕府只得默默無言。從此僚屬鄉紳來請防，名琛一概置之不理，只說到了十五日就沒事。這一件事做出來，廣州城裏各衙門，都傳爲笑話。被區丙訪知了，又去報信，關阿巨便告知那個什麼大元帥。那大元帥得了此信，就傳令十三日開炮攻城，轟天震地的攻了一日一夜，到了十四日便把廣州城攻破，率領洋兵直入，把葉名琛捉了去，後來死在印度。（第三回）

一面是漢好的活躍，一面是官吏的昏憤糊塗，我們知道中英廣州之役，廣東總督葉名琛聽信乩語，自恃無恐，結果城陷被俘。是確有那種荒謬的事實的。當時民間爲了諷刺葉名琛的愚昧，嘗作歌云：「不戰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當想像到那是怎樣一位卓絕古今的人物。吳沃堯的主旨在寫作爲漢好的區丙，他利用了關於葉名琛的這一個「話柄」，深惡痛絕，然而不便有所發揮，他祇在這個話柄之後，附了幾句歪詩道：「諸公莫罵區丙，區丙原是愚民！今日達官顯宦，如區丙者幾人！」諷國是比賣國更可惡一籌的！此雖爲作者過激之詞，也正足表現他對時事的憤慨。

「發財祕訣」以區丙的故事爲重心，第五回以後，寫區丙的一班流氓朋友，如花雪畦、陶慶雲、魏又園、蔡以善、杭阿寶、陶俊臣等，而尤着力花雪畦的描狀，也都是風雲際會，眉飛色舞的人物。花雪畦原是一個賭棍，繼而

改業替外國人騙賣「豬仔」，送往南洋去做苦工，後來逃亡到上海，開設米店，吞沒同夥的股款，另外開設一家字號，專事剝削國人便發財了。陶慶雲最會迎合外國人的脾氣，他替外國人做事絕不揩油，而替本國人做事則反其所為，後來升到台口洋行的買辦，他還著了一本外國文的書，是教青年們怎樣去揣摩外國人的脾氣的。魏又園原是外國兵船上的隨差，後來由管事一躍而至有利銀行的買辦，他常對人說「我們情願餓死了，也不要就中國人的事」。蔡以善原是一個屠夫，因為精明謹慎，步着魏又園的後塵，也做了近今洋行的買辦。杭阿寶是陶慶雲的乾兒子，起先做「洋布式拉夫」，赤手空拳，搵成了兩筆生意，賺了一千多，於是買進賣出，利用戰時機，不到半年，也買了一個買辦來做。更有陶慶雲的老家陶僉臣，身兼五家洋行的買辦，又跟着他的朋友胡霽蘭把做洋裝茶的門徑看熟了，自己也在漢口做了起來，每一盤茶市，要賺到十萬左右，尤為傑出的人物。這些時代的寵兒，他們不像區丙一樣做直接的買國工作，不能算是漢奸，他們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是怎樣呢？我們且看陶慶雲向花雪畦述說陶僉臣做茶棧的經過：

慶雲道：「做了漢口茶棧，要靠賺外國人的錢，可就難了。縱然發財，也有限得很！」雪畦聽到這裏，不覺愕然道：「聽說辦洋莊茶，是專做外國人生意的，請教不賺外國人的錢，還賺誰的錢呢？」慶雲道：「賺外國人的錢，是有數的，全靠賺山客的錢」。雪畦道：「甚麼叫做山客？」慶雲道：「從山裏販茶出來的，到了漢口專靠茶棧代他銷脫，要賺他們的錢，全靠權術，他初到的時候，要和他說得今年茶市怎樣好，怎樣好，外洋如何缺貨，洋行裏如何肯出價，說得他心動了，把貨捺住，不肯就放手，一面還要向洋行裏說謊話，說今年內地的茶，收成怎樣好，山客怎樣多，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還價了。把他耽擱下來，耽擱到他盤纏完了，內地有信催他回去了，這邊市面價錢，却死命不肯加起來，鬧得他沒了法子，那時候却出賤價和他買下來，自然是我們的世界了！」雪畦道：「這樣一辦，那山客吃虧大了！」慶雲道：「豈但吃虧，自從鴉片這樣一辦，那山客投江的、上吊的、吞鴉片的、也不知多少，那個管他！須知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輩子也不能發財，就以僉臣家兄而論，他兼了五家買辦，難道都是東家仰慕他，請他做的麼？却是他自己設法鑽路子弄來的。至

於鑽路子的時候，就不能問前任的買辦是親戚是朋友了，也不能問我謀奪了他的席位，他要如何落魄，如何潦倒的了。必要有了這等的手段，方才可以望發財。不然僉臣家兄到上海來，不滿十年，就弄得五六十萬麼？」

雪畦聽了，默默領會，暗想「他們的手段，比我拐賣豬仔，還要利害，從此倒要留心學着他們呢！」

壓榨自己的同胞，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以種種狠毒的手段去傾軋競爭，正是買辦式的商業的本色。一旦變成了暴發戶，雖然能夠「被文繡，壓膏粱，甚至附庸風雅，立說著書」，但是國家社會的前途就不堪聞問了。因此作者藉算命者知微子的話，鄭重地道出他們發財的原因，知微子說：「你若發財，速與閻羅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換上一個獸心！」這就是所謂「發財秘訣」了！

「發財秘訣」最後有作者附言，謂「生平所著小說，以此篇為最劣，蓋章回體例，其擅長處在於描摩，而此篇下筆時，每欲有所描摩，則怒眦為之先裂。故於篇首獨寫一區丙，篇末獨寫一雪畦，自餘諸人概從簡略，未盡描摩之技也」。此書如果有缺點的話，作者已經自供了，實則此書並未見得是沃堯小說中怎樣壞的一種，單就題材而言也是不凡的！

電術奇談

「電術奇談」，一名「催眠術」。凡二十四回。載「新小說」。係日本菊池幽芳原著，東莞方慶周譯述，我佛山人衍義，知新主人評點。標明為「寫情小說」。卷末「附記」云：「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茲剖為二十四回，改用俗語，冀免翻譯痕跡，原書人名地名，皆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為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俾讀者可省腦力，而免艱於記憶之苦」又云：「書中有議論諧謔處，均為衍義者插入，為原譯所無」。可知此書撰成經過仍以沃堯之力為多。其情節甚繁複：述喜仲達者，為一英籍技師，在印度開采鑛產。有情人名鳳美，已私下訂婚了，但其母頗不贊許，意欲加以阻撓。然仲達歸國時，鳳美亦潛與同逃，舟

適安韶埠，二人資斧不繼，商定鳳美暫行登陸，暫時寄寓旅邸，仲達仍逕赴英倫籌款，屆時再來迎接鳳美。臨別之際，鳳美以私蓄珠寶贈之，內有金鐲一副，上鑲鑽石，尤珍貴。仲達到了倫敦，寄居舊友蘇士馬家。士馬正研習催眠術，術未精到，爲戲施之，不意竟暈迷不醒，無法解救。遂遺屍於野，盡取其財運往法國。鳳美久候仲達不至，設法來倫敦，四出訪尋，卒無消息。又幾爲流氓棍徒所陷，幸有急智，始脫於險。困頓欲自盡，復爲報販鮑三所救。鮑三性愚魯，且暗啞不能言。然不自慚形穢，累累示情於她。她以鮑三意甚真摯，亦不見責，惟笑置之而已。旋易名李賽玉，鬻歌英倫，名震一時，復應法國某戲院之聘，赴巴黎奏技，鮑三亦隨往。巴黎士紳，爭相交納，她却視若無視。一日，得接一函，深致愛慕之忱，並附金鐲一副相贈，啓視之，正是她昔日付予仲達之物。而函末署名蘇士馬，且約於某月某日會晤，她如約前往，追問士馬關於仲達下落，士馬知已遇着了仇人，立即爲施催眠術，欲致之於死。適鮑三趕至，見狀大哭，鳳美爲哭聲震醒，術乃不成。士馬被逮入獄，服毒自盡。鳳美感鮑三再度救命之恩，助以薄資，使營商業，一夕雷雨交作，電線摧折，一線墜落鮑三肩上，鮑三頓改常態，面目既異，喉管亦能發聲。鳳美前往探視，他並非別人，就是她朝夕思慕的仲達！原來仲達施催眠術後，並未死去，及至體力漸復，聲貌俱改，今爲電氣所融，其術盡解，故恢復了原狀。他們終於回到安韶埠舉行婚禮。

良嶽烽

『良嶽烽』十六回，署烏程塾園作。光緒丙午新世界小說社刊行。係演宋朝徽欽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事。其情節作者自謂是『刺取宋史中所可信者，而輔以述古堂之宣和遺事』，穿插而成。首敘徽宗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祇因信仰烟黨蔡京和太監童貫，縱情酒色，國勢日敗。這時契丹入寇，他用蔡京之謀，合金兵以滅之，仍舊私行虜市尋樂。一天到了一個神祕的所在，那里『曲曲迴廊，深深小徑，紅袖調箏於屋側，青衣試舞於中庭』，乃是東宗角妓李師師的寓處。師師問他郡籍姓氏，他答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隸門長，休說三省並六部，莫言御史與』

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俺八輩兒稱孤道寡，自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姓趙，排行第八！」師師嚇得魂不附體！稍後他就把師師召上殿，冊封爲李明娘。這時他所寵愛的韋妃也黯然失色。他終日宴飲不納忠諫，因此引動金國的窺覷，待到徽宗繼位，敵軍已經攻破汴京了！以後這兩位尊貴的天子，就做了俘虜，徽宗被廢爲天水郡公，欽宗被廢爲天水郡侯，先後遷解往平州燕京靈州西汴州五國城均州諸地，飽受朔漠飢寒嚴刑虐待之苦，兩后也先後死於途中。當他們經過靈州的時候，敵營中有一婦人出見，徽宗一看，原來是韋妃，她已經歸了金兀朮的伯父蓋天大王了！彼此都挽首不敢相視。稍遲韋妃乘隙告訴他們：「聞知九哥已卽位，恐有歸路未曉也！」九哥就是康王，爲韋妃所出，他們這時纔知道康王南渡消息！這是他們唯一的安慰，他們只好忍痛聽候敵人的調度，繼續進發，希望有恢復自由的一天。而其時，最艱苦的是從五國城到均州的一段旅程，「路極艱惡，起程日行六十里，狐狸悲嘯，昏黑已不可耐，林麓微風細雨，殆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礪礪。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大林森然，涉水踟躕，舉足如行泥淖中，又屢爲瓦礫所損，血流苦楚，寸步難移，日間重霧罩人，氣入口鼻，皆成血創」，徽宗禁受不住痛苦，就崩化了，後來欽宗也爲金主所殺。相反的，康王卽帝位後，雖然將士用命累樹戰功，他却用了秦檜之謀，主持和議，但他還要標榜中興，他曾畫有一幅「中興瑞應圖」，這就是他的中興的表現了。作者在卷末更繫以「調寄醉太平」一闕云：「汴梁舊京，金陵舊城，東南半壁經營，讓他人弄兵。兩河未平，兩宮未迎，廷臣決議新盟，願常稱弟兄！」寄托着他深厚的感慨。

驂游記

「驂游記」二編，二十回，仙源蒼園撰，三門少年老評。宣統庚戌（一九一〇年）集成圖書公司刊行。標明「軍事小說」。根據卷首崇川冷癖的序文知此書當成於光緒戊申之時。其主題是敘述清末裁撤綠營，革除招募名目，改練新軍，舉辦警察的種種黑暗。作者以第一人稱出現於這部小說中，他原是一個小學教員，由於同事譚君的介紹

認識了徵兵局的督隊官卜明之，這位卜明之是一位新人物，譚君極力奉承着，他也對卜明之抱着無窮的熱望，認為新軍成立，中國就可以強盛起來。不料事與願違，卜明之終日祇在升官發財上打主意，平常就和譚君作酒肉徵逐，新軍種類既屬不齊，還時常擾民作亂，卜明之一味諂媚上司，官運倒頗發達，竟連升到鎮統。後來上司因為卜明之名譽很好，又調他辦理警察，他更得了發財的好機會，行為愈益乖張起來。譚君由幫閑而幫忙，也獲得許多好處。他以誠懇的態度勸誡他們，他們都笑他是不諳世事的『書獃子』。作者有意要揭發當時新軍和警察兩大新政的內幕，但是本身的見解也很迂腐，他對於一種事理，祇看到表面的未曾成熟的現象，就否定這種事理的存在。清末的新政雖然是假的，不值得同情，然而不能因此就說該守舊。作者諷刺着實行新政的人物的醜惡，隱然還有思慕於他本身有利的舊制度的善良，十足表現了一位從科場中出來的人物的態度，這種態度，在李寶嘉吳沃堯等的小說裏有時也不能或免，惟『駉遊記』來得更為濃厚。譬如第二回『臬巴結歎場聚賭，假勢力兵士打強』中，譚君告訴他徵兵的情形：『這話談起來，亦實在對不住上頭呢。那些徵兵有的上了四十多歲，毛五十歲，却把他當作二十歲；有的十五六歲，又把他升作二十多歲。冊子上填的是文理清通，身家清白，竟有多數寫不出姓名來，我本意打算和他剔去，那卜大人惟恐招不滿額，就胡亂的一齊收錄，真是來者不拒！』他聽了，『想想又好氣，又好笑』，就直覺地判斷：『原來這就算是徵兵！世界上的新政，改良的辦法，破題兒第一回！』這便是作者的認識了！自然作者是非常孤憤，第十回作者有詞一解自况道：『何以你生來奇異，把世態人情看成兒戲！惹得旁人兒都說你四海無知己，究竟這滿腔心事誰知你？唉，真正書獃，却也解識風流，只可恨遺愁無地！』在大時代的展進中，有着無限阻礙，也就有着無限自甘孤憤的人！

新孽鏡

『新孽鏡』二編二十四回。光緒丙午科學會社刊行。署南支那老驥氏撰。此書立意頗似李寶嘉的『文明小史』。

筆墨稍遜，而結構較謹嚴。內容敘述南皮縣文人吳志仁，著了一本『勵學新編書後』，特地跑到上海去刊刻。在上海認識了時務報館的主筆楊毅臣，那是康南海的高足，他們在一起終日吃喝嫖賭，講究『新學』，不到幾天，他刻書的錢就花光了。幸虧楊毅臣爲他介紹到學堂裏教書，而他的那部稿本也被楊毅臣買去，改換着自己的名字出版。吳志仁的學生裏面有個叫沈偏滋的，專會鼓勵風潮，吳志仁不憚卑躬屈節地去攀交情，因此很得一班學生的擁戴。沈偏滋留學回來，名動公卿，吳志仁就藉此得與那些新學朋友多所往返，其中還有倡言革命的賈文明真雅邁等等，都是風雲際會的人物。後來楊毅臣保了經濟特科，一帆風順，沈偏滋出賣朋友，位列要津，他接辦了楊毅臣的時務日報，憑着一枝生花彩筆，也成爲了時代的寵兒。書中諷刺那些新學人物，真是入骨三分！什麼是『新學』？作者在介紹沈偏滋所眷愛的妓女眉樣樓的時候，有過一番交代，說：『這個眉樣樓，是一個上海極有時望的名妓，學問也很有名的，並且最歡喜的是新學家。所以在他那裏往來的客人，總要有些新氣！不是口裏心裏是新的，便是頭上戴一個新式外國帽，腳上穿一雙新式外國皮鞋。』（第六回）沈偏滋自然最受眉樣樓的歡迎了，因爲他正是這樣一位新學家；『原來沈偏滋穿的洋服，滿身的香水，一個核桃大的金表，掛上一條二寸闊三寸長的金絲九紐鍊，一半在左邊衣套裏頭，一半掛在外面，却用一個嵌金剛鑽的別針別着，實在好看。』（第五回）這些新學家滿口都是自由平等，當眉樣樓替沈偏滋裝水煙吸的時候，革命鉅子的真雅邁就佛然加以指摘道：『沈兄！你也是講講平等自由的人，怎麼現在這樣的平等自由起來呢？眉樣樓是個人，他也是個人。他裝煙把你吸，這便是他的不平等；他裝的煙，那裏有自己吸的便當，這便是你的不自由！』（第五回）新學家的宏論竟是如此！作者形容未免過度。當嚴拿革命黨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沈偏滋嚇得面無人色，因爲他和真雅邁的一度交誼，是人人知道的。還是眉樣樓替他出了主意，就是『學楊毅臣的乖』，楊毅臣聽了不知所云，眉樣樓就對他說：『怎麼你不許人家學你的乖呢？難道你忘記了，前年爲康梁這件事，不是你先得了信，在時務日報上先做了一篇論說，狠狠的攻擊了康有爲一大篇，後來便沒有什麼找到你了！』沈偏滋依法泡製，居然獲得意外的成功。在揭發大時代史迹之中的翻筋斗的人物這一點上，此書真是名符其實的『新學鏡』了。

禽海石

晚清以戀愛爲題材的小說，沒有像『禽海石』那麼大胆吐露一個青年人的心理，而且具備現代小說的規模的，可惜此書文字，還夾雜着許多舊式才子佳人小說的濫調，不能成爲一部『全德』的作品。『禽海石』凡十回，符霖撰，光緒丙午羣學社刊行。此書大約曾投稿小說林社而被退還，因此卷末有乙巳仲冬東海覺我的跋語云：『前後貫串，入理入情，鹽徽一讀，齒頰俱芬，小說中之上廌也。本社因宗旨所限，不克代爲印行，恨何如之，願作者自印以餉閱者。』所謂『宗旨所限』大約就是作者太胆大的緣故。這是一部自敘傳的小說，假借青年秦遠的口氣敘述一段戀愛悲劇的經過。秦遠在十三歲的時候，隨宦漢口，和私塾中的女同學顧阿紉非常好，那時他並不曉得什麼愛情不愛情，然而心下却十二分愛慕他，說不來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後來兩家遷移到北京，居然又成了鄰居，他們已經十五歲了，雖然彼此家長管束很嚴，他想盡了方法，和阿紉由戀愛而訂婚。拳亂發生，他的父親偕同他先回到了南方，阿紉一家却沒有消息。他非常焦急：『沒有一天不看報，但是一天一天的看去，那報上登的新聞，什麼兩宮駕幸太原，什麼李傅相北上議和，什麼京朝官都由德州紛紛南下，又是上海那些善士設了什麼救濟會放輪船去救濟北方那些被難的官民，單單只沒有說起阿紉一家的下落！』這時他日夜哭泣着，他父親聽說顧家在聯軍入京時殉難了，又爲他另外聘了一個姓畢的女兒，他不願意，就到上海查訪救濟會收容的官民中，有無阿紉的蹤跡，偏巧遇了阿紉的僕人，知道阿紉正困居旅邸，他趕去看她，她已經死了。題材雖極平凡，而作者處處攻擊舊式婚姻制度的罪惡。因此秦遠在最後說：『我不怪我的父親，我也不怪拳匪，我總說是孟夫子害我的，倘然沒有孟夫子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話，我早已與阿紉自由結婚！』吳沃堯的『恨海』也是以拳亂爲背景的一部戀愛悲劇小說，主人公的遭際亦有相同之處，却不見這種議論。我揣想作者當時也許是一身受婚姻束縛的痛苦的青年，所以坦率地發出這種超越時代的呼喊，雖然他的認識那麼膚淺，但究竟是正確的。

新癡婆子傳

『新癡婆子傳』四卷三十四回，署笑翁居士記，鳳樓女史述。宣統庚戌新新小說社刊行。我們知道明末芙蓉主人人的『癡婆子傳』是一部著名的色情小說，而此書則毫無色情的成分。所謂新癡婆子者是指幾個篤於迷信的婦人。內容敘華府妯娌三人：賈夫人、鸚娘、鴛娘，感情十分和睦，因為她們是三位一體的多神教的信徒。賈夫人和鴛娘早寡了，那一份豐富的遺產就由鸚娘的丈夫華小夏經管着，小夏為人精明寬厚，他看見家裏的婦人們終日求神拜佛實在可笑可恨，祇以礙着賈夫人是長嫂，一切都是她倡導出來的，也就不便干涉。後來她們迷信越深，花樣也越來越多，舉凡看相、測字、算命、退煞、八鴿滾、扶乩、圓光都試到了，引得那些三姑六婆終日在家穿流不息，家務無人料理。小夏恨極了，就收了婢女雪兒為妾。雪兒天性聰慧，有心要打破她們的迷信，無奈勢所不敵，但遭着鸚娘的嫉妬。一日，小夏到杭州遊歷去了，這『妯娌三人，彷彿小學生放了學似的，不會把一個華府，改了寺院，還算他們的安分！』其初是鸚娘的孩子虎兒病了，她就經觀音寺求了一個仙方，吃下不一會就死了。賈夫人看見家運不昌，便請了兩位仙姑，一個自稱賈小姐，一個自稱純陰子的來府作法，仙姑說鸚娘有『大難來臨』，又說鴛娘『流年不順，晦氣重重』，須於午夜之際，擇一闊靜的地方禳解，並且不許任何人窺視。於是賈夫人選定在小迷樓舉行。屆時兩位仙姑和鸚娘鴛娘都到了，而雪兒已先期伏在樓板上偷看這一幕喜劇，只見仙姑拿兩杯茶給鸚娘鴛娘喝了，她們立刻就暈迷過去，原來這兩位仙姑却是男子假扮的！幸虧雪兒盡力呼喚，沒有被糟塌身子。妯娌三人受了這番教訓，便痛改前非，不再迷信了。以後又把府中的佛樓改了一個女學堂，三人担任教育。此書主旨頗與吳沃堯的『瞎騙奇聞』相同，『瞎騙奇聞』寫的是鄉村，此書的背景却為都市，因此迷信種類極為複雜，作者筆墨也很乾淨，祇是對於那妯娌三人的心理的描寫似乎太嫌簡單。由於科學的發達，晚清士大夫覺悟到迷信之不足恃，所謂『破迷小說』，盛極一時，此書無疑是一部重要的代表之作。

鄰女語

『鄰女語』十二回。未完。『憂患餘生』撰。載繡像小說。晚清小說，從正面去寫庚子之役那個大動盪的時代的，恐怕以此書的成就爲最高了。其卷首有詞一闕云：『何事風塵莽莽，可憐世界花花，昔時富貴帝王家，祇賸殘碑破瓦！滿目故宮禾黍，傷心邊塞琵琶，隋堤一道晚歸鴉，多少興亡閒話！』我們可以想像到裏面的故事是怎樣一種景色。此書敘青年名金不磨者，家貲富鉅，素有『澄清天下』之志。拳亂發生，他憂慮萬分，一日看報上載着：『各國聯軍於十九日攻破京師。兩宮西幸，駐蹕眞市！』他走到江邊一看，只見人聲嘈雜，帆影紛馳，碼頭上『搬行李的箱子櫃子鋪蓋捆兒食籃兒，都貼著戶部工部刑部禮部兵部翰林院內閣字樣』，這正是京裏出來的人，因此沿路上他從這些逃官的口裏知道北方民間的慘苦，於是將家產變賣淨盡，北上放賑。他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因此沿路上歷了許多艱險，交了許多朋友，增了許多知識，做了許多見義勇爲的事，最可貴的是從幾家客棧的鄰女的訴說中，才知道各地社會的真實狀況。這是全書的大略。在今日我們所能讀到的關於義和團的史籍已經很多了，從沒有像『鄰女語』這麼細膩地記載着每一社會角落的詳盡情形的。作者對於義和團的成因看得很準確，他始終是以同情的態度去寫這些愚民的，譬如第六回述金不磨到了山東東光縣，這時正下着雪，『只見樹林子裏面，掛了無數人頭，高高下下，大大小小，都掛在樹林子上，沒有一株樹上沒有掛人頭，沒有一顆人頭上沒有紅布包頭，沒有一個紅布包頭上沒有佛字。』不磨問明土人，才曉得是撫臺袁世凱號令梟首示衆的拳匪。他想到：『這場慘殺，誰則皆由亂民自取，然而終是這班頑固大臣釀成的奇劫，不是這班愚民平白構成的。這班愚民有何知識，有何作用，平日既不蒙官師的教育，到了這時候，反受了長官的凌虐！』于此可見作者的正義感了！

女銅像

繪圖『女銅像』三卷二十回，南武靜觀自得齋主人撰，宣統己酉改良小說社刊行。卷首載有『勸不纏足歌』作爲開場，因爲此書是寫一個『女界先進』從事解放運動的一生的經過，而解放的中心就是放足。這位先進名叫胡仿蘭，知書識禮，又受了胞弟象九的影響，知道婦女要求解放第一着，莫如『振興女學，提倡天足』。但她已經結婚了，公婆既不賢慧，丈夫徐沛恩又是胸無點墨的八。她覺得『新文明』固應講究，『三從四德』的訓條，也不可顧及，雖然在家備受委屈，倒能相安無事。象九到外國留學去了。時常寄着新報給她看，她的知識更增進着，她常說：『如今改良女界，先有兩層入手的辦法。一層是改去自己的習慣，一層是仿學西國的良法。我國的女子大半脚小伶仃，怎樣去幹得事業？第一層辦法，便是要把纏足的習慣除去，未纏的孩子們永不替他再纏，已纏的也用藥水洗刷，慢慢的放大，使他復原起來。能夠中國的女子都是完全全的天足了，不但可以做事便利，並且身子也可強健；』所以這放足是第一層功夫。然而還有一樁難處，中國的女界，憑你大家閨秀，通文識字的多，要明白世理的却絕無僅有。一旦脚也放了，良也改了，行動却便當了，那時節祇怕他把西國之良法，丟去九霄雲外，却聽些男女平權自由結婚的邪說。』（第十三回）這是她的主張。她又和當時最著名的『立志放脚，單身出洋，好文喜武，學問貫通』的秋瑾通過幾次信，對秋瑾極爲敬慕。後來爲着她自己首先實行放足，並向鄰里宣傳放足的利益，大爲沛恩所反對，沛恩略識之無，認爲她『吃了洋教』，便和父母商議把她禁閉起來，有意要她死。這時她正接到象九寄來的報紙，看見秋瑾被殺，和紹興縣正宣布秋瑾『倡出男女革命的邪說，公然夫婦離異，私通徐逆錫麟』的新聞。她感到她最崇拜的人物尚且這樣『有才無品』，自己又不能得到公婆和丈夫的諒解，女界前途必無希望，於是吞煙自盡。後來象九敬其『品學俱優』『開導風氣』，便爲她鑄製銅像，以資矜式。從這個故事上，可以看見作者所欲寫的雖是一個新婦女，惟因思想不澈底，表現出來的卻仍是一個怯懦的聽人宰割的舊式婦女，作者處理這主人公的胡仿蘭，因爲不願意讓她爲了『提倡天足』而去反抗她的家庭，不讓她像秋瑾一般地出走，離婚，或參加行動的革命工作，於是替她安排好唯一的出路——自盡。同時又藉女界爲她鑄製銅像，以表彰她的自盡是並不冤枉的，其實這個銅像的意義與節烈牌坊何異？真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還魂草

繪圖『還魂草』二卷六回，署靜觀子著，宣統庚戌改良小說社刊行。這也是一部以破除迷信爲主旨的小說。其所謂迷信僅就「風水」而言，復以一對青年男女的婚姻作爲故事的主幹。敘蘇州穹窿山道士畏塵，對於堪輿風鑑，極有研究，他看定了鄰近石匠沈松夫和漁戶蘇長生居住的地方風水最佳，將來一定要發跡，他又爲沈松夫的兒子福生，蘇長生的女兒芸蓀作合訂了婚約，他相信將來的發跡一定是顯在這兩個小孩身上。福生和芸蓀十三四歲的時候同在本國小學堂畢業了，他們的感情很好，無奈「風水」云云毫無靈驗，沈松夫因爲貧病交加，就偕同福生回到香山原藉去了，蘇長生夫婦雙亡，女兒芸蓀則爲姑夫車舉人領去。車舉人素喜風鑑之說，他垂涎着蘇家的地勢，有意想把自己的父母遷葬在蘇家房屋前面，使自家裏福澤延綿，因此對待芸蓀十分優厚，並且讓她在城裏繼續升學。當他遷葬父母完畢，誰知在墳地上受了風寒，一病竟死去了。芸蓀既屆成年，寄人籬下，中心懷念着福生，鬱鬱不樂，這時，她的表弟車學詩——一個遊手好閑的青年，又那麼緊緊地追求着她，她却始終拒絕着。她想要出去獨立謀生，便寫了封信給在香港愛國女學担任教員的一個舊日女同學請爲介紹職業，而且藉此可以打聽福生的消息，不久女同學的回信來了，要她趕快到香山某地相會。她如約前往，那里却不見她的女同學，而祇有車學詩嬉皮笑臉在歡迎着她。原來她的信被學詩獲得了，並沒有替他寄出去，而急忙趕到香山租了一間房子，思欲以卑劣的手段強迫她成婚。但她終究是受過新教育的人，又知道在當時門不過學詩，便伴裝不動聲色，言笑自若，終於乘機逃到愛國女學，找到了她的同學。她謀到了職業，生活獨立了，學詩看見她志不可屈，也就不敢再去纏繞她了。這時她又從一個學生處知道了福生的下落，福生已在南洋大學畢業了，正到蘇州去訪問她，她再趕回蘇州，一對未婚夫婦終於團聚了。

作者的意識很透澈，他覺得「風水」之說是毫不足據的。沈松夫和蘇長生家裏的風水好，一個是夫婦雙亡了，一個是因貧因病而逃亡了，車舉人羨慕蘇家的風水，亦竟以遷葬墳墓而死。你說風水是應在兒女身上嗎？車舉人的

兒子車學詩正是一個無賴，而沈福生和蘇芸蓀偏又經過許多波折方纔成爲眷屬，書中寫蘇芸蓀是一個極爲強幹的新女性，她受有充分的教育，因此能夠應付環境而不爲環境所屈。

上海之維新黨

「上海之維新黨」，凡三編，九回。畧浪漫男兒撰。光緒丙午新世界小說社刊行。此書原作是文言，後來又改爲白話，其主旨完全是攻擊那些在上海活躍的維新志士們的私生活。第一回到第五回以戚定君的故事爲中心，戚定君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大吹法螺，說他要怎樣從事「改革」，就辦了一個「維新社」。因爲沒有經費，先則鈎引一位有錢的洋場闊少吳潤甫去狂嫖濫賭，生發了不少，後來又看中了妓女陸素娟手邊很有錢，極力和她親近。原來陸素娟也是一個「官迷」。她對戚定君道：「耐如果能夠做官末，我定歸嫁撥耐，勿跟格末，勿是人！」戚定君笑道：「老實對你說了罷，做官再容易過我們這班東洋留學生，是沒有的了！皇帝現在是拿我們這班留學生看得最重，所以在東洋一兩年回來的，都賞了進士翰林，你想我在東洋住了許久，要做官還不容易麼？」說畢，他把在日本得來的一個寶星獎章結陸素娟看，又笑道：「你去問問你所巴結的那些大人，有沒有這種東西？」陸素娟剛入彀中，不幸得急病死了，戚定君就爲她大開追悼會，藉此不僅賴了所借她生前的債，而且獲得不少贖儀，「維新社」的經費也有着落了。第六回到第九回結構極爲散漫，所寫不止一人，而終於妓女陸小寶的開辦「半日學堂」。這個學堂以「容納信人」爲宗旨，負責人就是許多「維新黨」，結果因爲一女工學堂」的「唐先生」在張園演說反對，「唐先生」也是維新黨黨徒，「半日學堂」祇好拉攏他，聘他擔任總教習，「同志」合作以後，學堂的基礎反而日益鞏固了。全書諷刺那些維新志士，未免失之過分，不能合乎情理。然前半部筆墨酣暢，尤其對於戚定君的爲人和他的「政治藝術」，使讀之者感到今日還有那種面影在矻矻地活躍着。

市聲

『市聲』二十五回，未完。署姬文撰。載『繡像小說』。後來有單行本。此書題目極為類脫，而所寫的人物在晚清小說中也是另闢蹊徑者，因為這是一部以正在躍進中的上海工商業為題材的小說。作者的主旨以為當歐美帝國主義挾其優厚的勢力侵入上海以後，我國工商業為之一落萬丈，如果再不奮發圖強，必將要被淘汰。起始就敘述兩個寧波人從上海乘船回家鄉去，一個名叫華興，是經商的，他原先帶了一百萬家私，想到上海做個『商界偉人』，無奈用人不當，又鬥不過外洋商人，竟致覆敗。他便矢志研習商業，又填了一首賀新涼詞：『陶頓今何在？只恁般圓規方矩，千年未改。誰信分功傳妙法，市利看人三倍，但爭逐錐刀無悔。安得黃金憑點就，向中原淘盡窮愁海。贖紙上，空談詭！飲羊飾鹿徒能鬼！又何堪歐商美賈，聯鑣方軌。大地英華銷不盡，歲歲菁茅包匭，有外族持籌為宰！權稅征縉成底事？化金繒十道輸如水！問肉食，能無愧？』寄託着他的感慨，這也就是作者的感慨。他後來終於再到上海開辦了一個商務學堂，『培植出幾位商界通材，改革歷來的弊病』；一個名叫魯學般，是做工的，在上海做木匠，祇以為人誠實，竟做到了木工頭，從此發了些財，又讀過一年外國書，合外國人蓋造洋房，也能對付得來，而且聽人講過外國故事不少，『才知道自己這般行業，不算低微，只可惜不如外國人的本領大，有些抱愧！』他後來也成為了新工業界的鉅子！他們兩人在船上遇着，因為志願相同，極談得來，『一吹一唱，倒像那漁樵問答一般，』作者復由這兩個人的關係，展開了一幅廣闊的工業的社會，但其中活躍的人物，大都是腐敗的，墮落的，自私的，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的，那裏面有腰纏萬貫，諂媚洋人的工程師，也有從褲襠裏偷出洋紗的小工，有場面闊綽，酒色徵逐的茶商、糖商、保險公司的經理，也有貧無立錐，終日叫破了喉嚨而不獲一飽的攤販，更有許多利用職權，由他人露面做生意的官場人物，作者從中國舊式工商業的不景氣，昭示着今後必然來到一個嶄新的局面。讀了這部『市聲』，頗使人想到新小說中的『子夜』。

掃迷帚

「掃迷帚」二十五回，署壯者撰，載「繡像小說」。看了題目，就知道它是一部以掃除迷信爲主旨的小說。在第一回「挈領提綱，全書大旨，開宗明義，箴世名言」裏，作者發揮了許多激昂而又沉痛的議論，他說：「最可笑者極狡黠之人而信命，極奸惡之人而佞佛，不信鬼神之人而討論風水，極講鑽營之人而又信前定，倘倪迷離，不可究詰，中國之民智閉塞，人心腐敗，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氣索然，視西人之腳踏實地，憑實驗不憑虛境，舉一切神鬼妖狐之見，摧陷廓清，天可測，海可航，山可鑿，道可通，萬物可格，百事可爲，卒能強國保種者，殆判霄壤。故欲救中國，必由改革習俗入手，欲改革習俗，而不先舉層層關鍵，一律打倒，重重藩籬，同時衝決，自今以後，合四萬同胞，人人鼓舞直前，從實理闢起，實事作起，（否）則膠黏絲縛，障礙多端；竊恐再更三百年，中國猶如今日，這豈不是最可憂慮的事麼！」在維新運動期間，作者那番熱忱，是不減於譚嗣同梁啟超諸人的！書中故事敘述中表兄弟二人——卞資生和楊心齋。資生是個「上下縱橫，學業新舊，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的人——他最不相信迷信！心齋是個「八股以外絕無事業，頑固不通，充數兒的秀才」——他最信仰迷信！起先心齋到鎮江去訪問資生，大談鬼神之說，被資生駁得理屈詞窮，而仍執迷不化，他便邀資生到蘇州去看孟蘭會，想從神的實際的靈驗上折服資生，殊不知他倆跟蹤所至耳聞目擊的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皆經不起資生「格致」頭腦詳加分析，呈現了原形，心齋纔覺悟到因果所禱，既不足據，神鬼妖狐，尤屬無稽，結果他也成了一個以改革風俗爲己任的志士了。書中描寫二人在蘇州觀看孟蘭會的一段，質樸條達，其文筆如鄉下老農講到城市摩登女郎的奇裝異服，忽然加上一兩句俏皮話，使聽之者特別感到動容。茲錄引如次：

資生等亦逢場作戲隨衆觀看；計前導有金鼓，有燈牌，有十景旗傘，有茶担，玉器担，香亭，鑼鼓，十番棚等項，次則扮出各種鬼相，如大頭鬼、小頭鬼、摸壁鬼、無常鬼、兩面鬼、獨脚鬼、長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脹死鬼、餓死鬼、以及刻薄鬼、勢利鬼、強魂鬼、懦弱鬼、說謊鬼、驕傲鬼、色鬼、酒鬼、脅肩

諂笑鬼、招搖撞騙鬼、末後有焦面大王鬼、搖來擺去，全是官樣，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數十，身穿號衣，手持各樣軍器，裝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頂翹然，騎馬按轡，裝作鬼將，押解鬼餉，冥鏹紙箔，高檣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求乞，演出借債鬼的模樣，以上諸鬼，都興高采烈，鬼混鬼鬧，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應接不暇。

這種自然而極有丰神的敘述，惟明人筆記中（如張岱「陶菴夢憶」記西湖看月）可以看到，可惜全書像這樣的地方不多，否則它要成爲晚清一部不朽的作品了！

康聖人顯聖記

「康聖人顯聖記」四十回，伏魔使者撰，却邪居士評，光緒己亥北京文盛堂刊本。作者大約爲當時一位守舊派的人物，開篇便是一派「話說我朝自定鼎以來，海晏河清，萬民樂業，五穀豐登，三百年來，承平日久，雖上古亦無我朝立法之善……」云云的話，歌功頌德，不免帶些奴性。而其對於那位主人公康有爲的惡誣毀謗，恰巧是康有爲歷史中最前進的一段生活。作者的立場既違背了時代，所以許多地方徒然表現着自己的幼稚和可笑。這裏面對於康有爲的故事，是怎樣的呢？原來天上二十八宿之中，有一個心月狐，一個虛日鼠，本是兩個「極奸極惡，狡詐多端」的星宿，因爲犯了罪過，謫下塵凡，前者變成了康有爲，後者變成了梁啓超，乃專在人寰搗亂。（書中未曾述及康、梁有師生關係。）尤其是康有爲，在他小時候就性情震動，一見書本，過目不忘。他的先生代他開了筆，做起文章來，不過兩年，便完了篇。先生看他的文章，却與別人多有不同的意思，「大抵好奇好怪，甚至不顧題目，異想天開，說得滿篇洋洋得意，先生因此就料他不甚平實，雖才氣有餘，而德性定然不足貴！」他在科場中與梁啓超認識了，二人一見臭味相投，終日菲薄聖言，自鳴得意。年紀大了，做了地方上一個有名的認棍，他當說：「無毒不成丈夫！」他曾藉端詭詐洞神宮的道士，又去陷害珠寶寺的和尙，因此得罪了道釋二教。他既斂獲了四千兩意

外之財，便遁往英美諸國遊歷，每到一地，便將政情民俗，悉數記下，成了兩部著作。回國以後，留居京津，逼謁當道，而到處碰壁。然終於蚤緣求得侍郎張樵野、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保薦，以主事任用。他乃迭上奏章，裁廢八股，改試策論，竟獲特達之知。一時前往倚附他的人，幾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而尤為荒謬的，就是他「託詞孔子改制，為孔子作春秋，西狩獲麟，為受命之符，又以春秋變周，為孔子當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要倡行改革維新，因此又得罪了儒教。旋即他又召開保國會，欲說動侍郎袁世凱去圍攻頤和園，乃至有戊戌之變。他幸經李提摩太出來救護，再度逃到英國去。結果是：儒釋道三教的神聖都恨極了他，便由至聖先師、如來佛和元始天尊召開聯席會議，各派同門弟子，遠涉重洋，要把他擒回中土。

此書以神話開始，以神話終結，中間却用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物為主幹，實在是奇妙不過的事。然而作者却煞費了苦心，因為他的目的無非要攻擊康有為，他寫了康有為在政治上的醜態和失敗還不夠，必得錦上添花，更理想地增加這位主人公的罪惡。這也正是作者所說的：「康有為以新進小臣，變亂國政，陰謀險計，包藏禍心，固為國法所不容，殆亦神人所共憤」了！惟此書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裏面錄引康有為的章奏，或一般守舊大臣對康有為的參本，全是原原本本的，可以供給我們作為一種政治史料；第二，裏面牽涉的人物很多，除康、梁及六君子外，有慈禧太后、光緒帝、張蔭桓、宋伯魯、黃遵憲、徐仁鑄、閻敬銘及其子邁竹、徐致靖、文節、許應騷、唐才常、李端棻、孫家鼐、王照、袁世凱、崇綺等等，皆先後粉墨登場，大凡在當時比較有眼光的人物，作者就把他點染成了丑角，反之作者又以非常同情的態度去頌揚他。現在看了真是有趣極了。這種荒謬的寫作態度，且正可使現在一般小說家知道鈎勒典型時不可任意顛倒黑白。第三，裏面敘述六君子臨刑的情形極為詳細，作者一面譏諷着這些志士們的卑怯，一面又歸咎於康有為，惟其如此，我們更得以清晰地瞭解當時舊派對於那一幕時代悲劇的觀感：

那隸卒當先走到康廣仁等六人面前說道：「恭喜！恭喜！諸位老爺們，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聞此言，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內一驚！彼此相視，一言不發；惟林旭忽吟詩兩首道：「青蒲飲泣知無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望門投正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功罪後人論。」林旭將詩吟罷，那禁卒促令六人出了監門，直望刑部大堂而來。但見堂上兩旁，皆列着營兵，個個手執刀斧，好不森嚴可畏。當下健役將六名官犯，押到堂下，當由監堂官點名已畢，細綁手上前將六人剝去衣服，當堂背綁停當，各在背後插了標記。監斬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營兵差役，均各前後押護而行。出了刑部頭門，各官犯乘沒篷騾車，一隊隊刀斧手，長槍手，馬隊，步隊，洋槍隊，犯車兩邊，每乘車有八名刀斧手圍護，劊子手在後跟隨，末後監斬官頭戴大紅斗笠，身披大紅披風，押解在後。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驍悍，隊隊整齊！出了宣武門，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經過，那些看熱鬧的，一層層擁擠不開，只見得劉光第坐在車中，兩目雙垂，一言不語，自己悔恨已遲；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嘆；楊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夢未醒；譚嗣同，庚廣仁，楊銳皆有懊悔之狀。兩旁觀者，莫不互相議論，皆因康有爲一人作亂，連累這許多官家子孫身首異處，他却逍遙法外！你言我語，議論紛紛，不一會，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市曹當將各犯推出車來，跪在一處，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擁護左右，四面皆係大旗隊、洋槍隊、馬隊、步隊圍繞四圍，直圍得如銅牆鐵壁一般。監斬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時三刻即便行刑。一會子只聽得值時官報道：「已交午時三刻，請即行刑！」監斬官聞報，當即勾絕了六人名字，忽聽喝道：「行刑牌下！」那劊子手那敢怠慢，高舉鋼刀，又聽一排槍砲聲，這六名官犯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爲烏有，（略）自此以後，各人的三魂七魄，羣向枉死城中講變法維新去了。（第三十五回）。

在作者心目中爲了「變法維新」而犧牲「富貴功名」，實在太不合算，無疑他要把這種血淋淋地可歌可泣的事實，看成嘲笑的資料了。

未來教育史

『未來教育史』四回，梅學子撰，載『續像小說』。此書敘兩個私塾先生由本身生活苦悶覺悟到教育之必須革

新。其一是黃率夫，他起先滿腹牢騷，祇曉得懷疑自己的工作。他有詩云：「教館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讎，他年便作青雲客，難掩今朝一半羞！」後來他纔知道教育原是極神聖的事業，對於國家社會貢獻至大，不過現在因為方法不對，不見功效而已；其一是黃率夫的朋友萍生，他是始終抱着堅定的主張在崗位上担负起革新教育的使命的，他以為：「現在要整頓教育，第一件是改良教師，現在雖說開學堂，但以我看來，至少十年以內教育的大權一半還在這些塾師手裏，總得叫他們革新而目，這才與學校相輔而行，中國的教育（始能）煥然改觀了！」因此他去勸他的父執陳由章——一個三家村的老學究，說：「凡事總要求個實在，所以小孩子要人教訓，也不是別的，不過是教他一個做人的道理，教他將來在世界上的可以做一個人！比如現在在人家書房裏，無非教小孩子念些『大學』、『中庸』，這些小孩子懂他麼？不要說別的就是『在明明德』一句，兩個『明』字撞在一處，怕的小孩子就纏不清楚；再說文法容易講些的呢；『大學之道』四個字，自然是容易講的了，却這『大學』兩個字，古人有多少典章文物在裏頭，這個一時講得清麼？況且就使講清了，小孩子出了書房門，依舊是個沒用！」他那父執反問他，然則小孩子不要讀書了？他說：「也不是不讀書，書是終歸要讀的，但小孩子總不宜讀經書！」作者在三四十年前對於教育宗旨、方法、課本的見解如此，頗值得稱異！惟本書未曾敘述到未來教育的情況，就沒有繼續了。

斷腸草

繪圖「斷腸草」，一名「蘇州現形記」，凡四卷八回。佚名撰，卷前有元和陳癡雲弁言及題詞。光緒戊申改良小說社刊行。彼甲午中日戰爭的時候蘇州城內還是一片太平景象。有舊家子弟洪小齊者，幼年與黃亞姑訂了婚約。自從他的岳家偕同亞姑到英國經商去後，他的父母先後去世了，他擁有豐厚的財產，終日閒蕩，便染上了嗜好。每天祇在最下流的蘇膏煙館裏出進，熱戀着煙館主人的女兒秀寶。他的一班流氓朋友，更引誘他去頑「小籃黨」！即

在煙館裏賣水菓的女郎，不知不覺虧累淨盡，而心裏却盤算着「肉餃要稻香村的，棗泥月餅要葉受和的，糖炒栗子要大成坊巷口的，粽子糖要采芝齋的，火腿要大東陽的，醬鴨要陸稿薦的」，無非在男女飲食上轉念頭。一日，他在街上爲幾個流氓逼着還債，幾乎不得開交，幸遇友人陳率真替他償清了，方纔逃出重圍。

陳率真，就是亞姑的表兄。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他看見外侮日亟，而蘇州人還是醉生夢死的享樂，立志要研習「新學」，以爲「改良社會」的準備。因此勸告小齊務必戒除嗜好，方圖上進，且告訴小齊，他的岳家快要歸國了。但是告別以後，小齊又無精打采地走到蔡記煙館開燈去了。

小齊的岳父名叫黃承恩，方言館出身，因爲「文章憎命，棄儒學賈」，帶着妻子陳氏，女兒亞姑，到英國去做繡貨生意。他們在倫敦亞斯福街租了一幢房子，房東華孀太太，生有一女名叫曼羅，與亞姑同年，長的一模一樣。而兩家相處極厚，六七年後，承恩掙了數萬家私，預備歸國，華孀太太依依不捨，遂商量彼此交換女兒「以爲紀念」，承恩夫婦便帶着曼羅回蘇州了。

曼羅到了蘇州，承恩對人祇說就是亞姑，因爲服了西洋水土，長的大了，又改了現在的名字，親友們也都分辨不出。此時曼羅已經十五歲了，承恩夫婦爲他穿耳纏足，告訴她許多中國禮教習俗，使她精神肉體，皆受束縛。她並且知道自己已經訂了婚，未婚夫洪小齊還是一個抽鴉片的人，心中悶悶不樂，而又不便反抗。這時率真常來家中走往，表兄妹一旦會見，談的很合式，彼此十分欽慕。

承恩既以小齊日趨墮落，便把他招回家中戒煙，並教他研究中國醫學。然而不到數月，他又偷跑了出去，仍舊和那些流氓鬼混。同時，曼羅到外家去玩耍和率真在一塊攻讀新學書籍，感情日益進增，乃至私訂終身，而小齊卒以潦倒不堪，受了那些流氓的唆使，謬告曼羅不貞，藉端到岳家敲詐。曼羅氣憤不過就自盡了，率真亦殉情而死。

此書在結構上很費了心思，作者似乎有意要使故事曲折，處處錦上添花，惟以筆力不逮，徒然顯得勉強，其中尤以黃承恩和英國華孀太太交換女兒一段，違反人情，讀來簡直令人噴飯。也許本語「無巧不成書」的成訓罷，晚清小說，大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降低了它們的文學價值。不過此書反映蘇州民情的窳敗，觀察深微，亦頗有精到

之處，此書原是以中日戰爭時代的內地社會爲背景的，那時劉永福在海外大吃敗仗，國家喪師失地，臺灣也被割去了，而酣臥在煙場上的「天之驕子」是怎樣的情形呢？請看裏面敘述煙客「海譚」的一段：

二人坐定，橫下身去，吸了一回煙。那拐脚的忽然開口道：「桂卿兄，我們在這兒吸煙，很覺得適意的了不得，那山海關那邊，不知交戰得怎樣了？」穿背心的道：「不瞞四叔說，臺灣那邊，我有一個知己朋友，近日又來了一封確信，說什麼前月劉永福軍門，用了一條好計，把日本的海軍，殺得片甲不回。看來我們中國，要奪回朝鮮，殺到東洋大海去了」。那拐脚連忙放下煙槍，坐起來問道：「怎樣的計策如此利害？」穿背心的便道：「說來真痛快，神出鬼沒，雖諸葛亮出世，也不過如此！」其時合堂煙客，聽他說得高興，大家想聽新聞，都偏着耳朵，歪着腦袋，對那穿背心的看。這穿背心的，於是一翻身，也坐了起來，喝了一碗茶，從從容容的說道：「自從劉大將軍退守那臺灣地方之後，探得外國兵，都穿皮底靴鞋，馬上密令衆將官，採辦一萬五千斤菜油，乘夜趕到戰場上，潑個滿地。請問列位，外國人那裏懂得這個滂滑的妙用；那一天，他們依然攏好隊伍，嗚嗚都吹著喇叭，走到戰場，打算開戰。原祇覺得腳底下，有些立脚不穩，却猜不出什麼緣故，正在猶豫之際，忽然火炮一聲，劉大將軍率領二萬草鞋兵，衝到前面，個個如狼似虎，見人就殺，外國兵正想對壘，怎禁得脚下滑達一聲，一著慌，便東倒西歪，個個滑倒在地。而且這班直腿外國人，跌倒下去一時爬不起身，只好由着那草鞋兵，切菜一般的殺了。就此日本連敗數陣，不敢用陸軍來攻……你道暢快不暢快？」那拐脚聽得哈哈大笑，連聲道：「妙！妙！妙！」旁邊的人，紛紛議論，有的說劉永福莫非就是劉伯溫化身？有的說這一萬五千斤菜油可惜傾倒在沙場上，倘給了我一個人，到好受用一世了！（第二回）

同時作者極言鴉片之害，把煙館描繪成黑魃魃的地獄，那一對主人公，陳率真和黃亞姑，便是「活活的被吸煙人坑死」，此書在當時社會教育上自有其相當價值。

後官場現形記

『後官場現形記』八回，白眼新撰。原載月月小說。宣統庚戌有羣學社單行本。此書是繼續南亭亭長『官場現形記』第五編而寫的。那時南亭亭長已經逝世了，作者曾說到南亭亭長是他的朋友。這也是一些不相關聯的故事集合起來的。裏面敘述甄閣學的大哥害了病，甄閣學去看他的那一個故事，最能繼承南亭亭長辛辣的筆調。甄閣學是一心迷戀着官場的人，但他這位大哥，已經在二十年前把『熱騰騰的功名念頭，消滅得一絲沒有』，因此這位大哥的話常常道破了晚清官場的底蘊，譬如他對甄閣學說：『普天下二十二省，自督撫以至未入流的官，難道就沒有有一個超羣拔類的人物不成？但是到了這個世事？就是有一個肯挖出心來替國家辦事，肯洗淨手不問百姓要錢，奈何在上頭的人，偏不肯容你這樣做！所以有點識見的人，都存厭世主意，隱蔽不出，儘着這些狐羣狗黨，沒尾招搖，混的世界糊裏糊塗！』又說：『卽如老弟你官至閣學，不爲不清高，不貴重，試問服官以來，可曾做過一兩件事情，能夠上對君親，下對百姓的沒有？』甄閣學聽了愧赧萬分，他祇好藉口抱定『不貪賊，不枉法』的主張，作爲自己的護符，還勸他兩個姪兒要在仕途籌個出路，他的大哥却乾脆地說：『若說不貪賊，不枉法，便是好官，那也未必盡然！饒國兩個字的罪名，據我看來，無論官大官小；總逃避不了。何以故呢？姑據不貪賊不枉法一邊而論，那是最好的了，但這却是個人之私，他只顧守真抱朴，自持一味的博個一身名譽是個清官；以外的事，任他糟到怎麼樣地步，全然不去顧問，因循貽誤，地方受無形之害，其誤國之罪，實勝於貪酷！』這是何等一針見血的言論！這大約就是所謂『譴責小說』的章法了。至於裏面描寫官場的荒淫無恥，往往在細微的事物上，或尋常的對話上，反映出每一個人凸突的性格，其中寫黃二麻子想利用妓女紅菊花的關係，在藩台夏方伯——夏得海的面前活動一個優缺：

黃二麻子，自得進身薇省，把左右前後，上中下三等的人，個個結交的如膠投漆，如乳和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耳鬢斯磨，日加親密，就是夏方伯，也稱許他才堪大用，惋惜他位屈末僚，有讎必招，無話不說。

那日在歷下亭小酌，偶爾談到近日有幾處差缺更動，大帥交下許多條子來的話。黃二瘋子便想乘個當口進身。自己躊躇了半晌，扭扭怩怩的，向夏方伯說了：『卑職可邀大人……』的半句，又止住不往下說，兩隻眼睛，卻溜到紅菊花臉上。（中略）紅菊花就會意，輕輕的用手指在夏方伯背脊上拍了一下：『黃老爺說話，你聽見沒有？』（中略）夏方伯是該諧慣的，斜眼瞧了紅菊花一眼，笑着指桌上的人，向黃二瘋子道：『你看這合座的嘉賓，沒有一位不是與兄弟有鈞連的親戚，俗語說的好，先親而後疎，咱們雖然也是至好，照這句俗話，似乎覺得又生一層了！』黃二瘋子自知冒昧，脹的滿臉通紅，幸虧喝了幾杯酒，遮蓋住不大顯得出。紅菊花看出黃二瘋子，下不來台，插着嘴道：『黃老爺！我們這夏得海，是狗嘴裏沒有象牙吐出來的，等我問問他；夏得海！你這麼說，幹自你全是信用私人，提防我參你一摺子！』夏方伯笑道：『看不出這孩子，大清律例很熟，我預備你參罷。若說沒有私人，還成個世界嗎？』紅菊花說：『我們什麼撫台藩台，豈光是用私人，連私孩子還不知有多少呢，我就敢說我沒有私人！』夏方伯道：『你敢說三聲沒有嗎？』紅菊花說道：『敢就敢！』又拍拍胸脯說：『沒有！沒有！沒有！』夏方伯道：『你真膽大，敢拍着胸子說沒有，我偏說你有，你有！』紅菊花道：『你說有，不能算；要還出個娘家來，那纔算呢！但憑你這口嘴亂放，壞了我的聲名，可不能答應你！』夏方伯笑着，向大家道：『這孩子要唱廣成子三進碧油宮，用起番天印來了！』

紅菊花的話，每句都很夠力量，而黃二瘋子和夏方伯的身分也就隨着那麼裕餘地表達出來了。如果『譴責』亦有技巧高下之分，我們可以從甄開學的大哥，和妓女紅菊花的身上看出顯然的區別，大抵側面的反映是較正面的暴露更使讀者感動的，惜乎當時一般『現形記』之類的小說都不能注意及此。及其末流，就變成單純的『謗書』了。此書也只有這個故事是寫得最好的。

晚清上海出版的諸種譴責小說，如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吳沃堯的「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狀」及「十年來目睹之怪現狀」，乃至葛爾儂的「宦海風波」，八寶王郎的「冷眼觀」等等，都是許多不相連續的故事集合起來的，在結構上似乎覺得鬆懈，作者也說脫不了新派的封建的智識階級的傳統思想，其成功不過技巧純熟和盡情地暴露官場黑暗而已。這時漢口承襲着那種濫觴的風氣，也有許多相類的以官場為題材的小說產生，但以一般作者眼高手低，又因內地言論的統制，不敢有放膽的譏評，就內容言，很少能與以上幾部名著比肩的。其間祇有一部「樗枏萃編」，結構謹嚴，作者態度迥然超出時代之外，實為譴責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樗枏萃編」，亦名「宦海鐘」，凡緣起一回，正文二十四回，結束一回。漢口中亞書館刊行，作者筆署誕叟，其真實姓名為張錫寶，字叔楚。浙江杭州人。儂綺詞人序文對於作者生平有這樣一段介紹：「誕叟落魄江湖，致身卿佐，朝披繡紱，夕著烟蓑，或鳴堂上之琴，或籌帷幄之筆，遍覽六朝金粉，飽餐七徵風霜，所謂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而又平理近情，虛懷體物，故能舉其生平之所聞見，一一摹寫其真。不假雕鑿，不事抑揚，以存三代直道之公，董狐史魚，其在斯乎！」可以幫助我們知道作者是從官場走出的一位文人。此書成於光緒乙巳（一九〇五年），正是晚清政治窳敗達於極點的時候，作者本諸親身的經歷，發為小說，自然較李寶嘉吳沃堯以純粹文人描寫官場者，更來得恣暢了。

作者說過，因為「這書裏沒有一個好人」，所以叫做「樗枏萃編」，這原是一般譴責小說的慣例。但這部書與其他譴責小說不同的地方，就是曾以很大的氣力去寫那「樗枏」中的典型人物——賈端甫，使故事進行有了一個重心，再加上倚伏的精密，讀之者但見這個要角，像神龍似的時隱時現，有頭有尾，一鱗一甲，關注全局，而絲毫不感散漫。我們可以說這部書裏是譴責小說中最具備長篇小說完美的形式的一部。其內敘述：賈端甫者，名崇方。南通州人。家境十分清貧。二十歲上進了學，便在州裏錢穀師爺龍鍾仁家做了西席。一日，隨着州裏的貴冑增二少爺增朗之和幾個其他的朋友去頑堂子，因為沒有錢，受盡那班浪子淫娃的奚落，最難堪的

是：當那妓女小銀珠背着向增朗之問他爲什麼不攀相好的，增朗之答道：「他一個月的束修，才夠吃一個茶缸子；若要住夜，你們忙一夜，他忙一月還忙不夠呢！」他要發作又不敢發作，祇好裝做沒有聽見，去看那壁上掛的聯對。回家裏暗自流淚。這晚上，他兀自睡不着，到院子裏去解手，發現東家龍鍾仁的姨太太與管家毛升有不伶俐的勾當，他又拾得龍姨太太的一根金茉莉針，他非常珍惜這意外的收入，後來轉想不如藉此去勾引龍姨太太，也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他的計劃果然實現了。一天晚上，龍姨太太竟到房裏來欣然相就，他心裏忽又發生了異動，他想：「我是個貧秀才，又是個處館的，這種名聲傳出去，那還再有人請教麼？」又想：「不如現在忍一忍慾念，將來被人家曉得，那還可以落一個夜拒奔女的美名。」主意打定，就給了龍姨太太嚴峻的回絕。自然他被辭館了，他到處宣傳着他的醜遇。此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暮夜却金，坐懷不亂」的君子。他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偏巧逢着科考，補了廩生。又娶了當地富翁周敬修的女兒周似珍爲妻。周家是做花布生意的，他手頭上就活躍了，他的夫人婚前曾與店裏一個學徒白小官發生戀愛，打過胎。他朝經濟上着想，也不追究。不到兩年，又接連中了進士，一個向來被鄰舍親友瞧不起的寒士，竟有這麼幸運的一天！他到南京去拜老師，又結了許多新科的同年。中興以後的南京，這時已經恢復了舊日的繁華，他回憶起邇州堂子裏的情形，想到現在境遇不同了，一定不會再受冷落的。於是去領略秦淮的風味。他眷戀着一個最紅的姑娘雙鈴，雙鈴也頗逢迎他，但是有一天來了一個姓金的客人，那是軍機大臣金中堂的孫少爺，早晚就要放缺的道台，雙鈴便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痛心已極，從此絕跡烟花，有人同他談到風月閒情，他便正言駁斥，儼然一代理學名儒了。

他去拜恩師，厲尚書一見，就引爲知己，因爲他「舉止端嚴，衣冠古樸，談論吐屬，大半本諸『程朱語錄』」。厲尚書保薦他以主事籤分刑部，做了很久方正的京官。無事就到厲尚書官邸談窮理盡性的學問，立身行己的功夫，探聽得許多機密。厲尚書十分信任他，他藉此收納很多「外快」，他得寵的家人張全也得到不少好處。這時增朗之到京裏求官，他也利用機會復了舊怨。厲尚書倒台以後，他因爲活動手段很好，又放了河

省河工局的提調，不到幾年，署了光州，地位一天天更加騰達起來。他這時有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將近成年了。

光州原是肥缺，衙門裏事務紛繁，就由張全引進來一個年輕的家人，名叫柏義，張全又把女兒小雙子，一個水性兒的女孩子，送進公館裏服役。他接印不久，入京引見，祇帶了張全去。他平日那個防範極嚴的家庭，就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裏發生了很大的變動。

原來這柏義不是別人，就是他周氏夫人在娘家時的情人——白小官，一個輕佻無賴的男子，因為鬧的無處安身，才改了現在是名字。柏義誘騙了小雙子，由小雙子的撮合，又與周氏繼續了前緣。柏義向周氏道：「太太如今做了貴人了，真好福氣！」周氏嘆了一口氣道：「唉！甚麼做了貴人？倒是做罪人了！自從嫁了他，他做秀才的時候，我在娘家住着，還舒舒服服的，不過心中有點想你。及至他中了進士，做了官，就擺足了這做官的架子，上房裏連個雄蒼蠅都飛不進來……：……一個人影兒也不要想看見，你想這麼終日囚禁着，不同個罪人差不多麼？不過沒有上手銬腳鐐就是了！說起來他是個道學，其實到了房裏開了房門，叫你做的那些事體，真是娼妓所做不到的！」這是賈端甫的家庭的內幕！賈端甫管束他的兒女十分周到嚴厲，但他的女兒也被柏義欺侮了。

賈端甫引見回省，不到兩年，又署了實缺。他想趁這個時候做點愛民的事業，他的惟一的政績就是維持風化！他的家庭却與風化背道而馳；他的夫人渴想着柏義，就那麼抱鬱地死了，他的女兒在舊體教的拘禁之下，性格也反常了，竟和自己的弟弟發生了違反人倫的事情。他那兒子也因此患夾色傷寒夭折了。他也不能抑自制的生理的慾念，和小雙子有了關係。小雙子懷孕了，他還顧慮道學的尊嚴，吝惜給她一個名義。這時候，張全窺覷着他的財產，看見他為人的峻刻，唆使小雙子計騙了他的存摺，抓住他無恥的證據，打了一個滾包，帶着小雙子走了。他祇得無可如何。他的女兒嫁出去，也沒有好的下場，後來做了妓女。

作者原意要「寬於真小人，而嚴於偽君子」，這賈端甫就是「偽君子」的代表，因此成為全書的主幹，而

賈端甫的那些朋友們，大抵皆爲「真小人」一流，不過穿插而已。他們的手段各有不同，其貪賦枉法，荒淫無恥的情形則一。由於「真小人」的陪襯，更顯得「僞君子」的猙獰。作者藉賈端甫暴露晚清官場最黑暗最陰森的一面，是相當成功的。同時他描寫每個「僞君子」或「真小人」的個性是栩栩欲活，而觀察每個「僞君子」或「真小人」的成因，尤爲深刻入微。他在緣起中以主觀的立場對他的朋友抱真子分析這些「構柁」的產生，說完全是徵逐「財」「色」的緣故，而「財」「色」原屬人類的本性，（作者解釋「財」是一種必需的物质享受，「色」是健康的生理的要求，有一段非常精粹的見解，其大旨頗與德國佛羅葉德「心解」之說如出一轍）祇因不能得到適當的伸展，縱激起各種反常的越軌的行爲。他的結論是：

這種事體（指「財」「色」的傾軋）固屬個人遭際所致，推原其本，君相亦不得辭其責！
他的朋友抱真子聽了，大爲詫異。問他道：

做君相的怎麼能替這舉國的人料理「財」「色」二字呢？

他說道：

並不是叫做君相的去按人分給家資，選擇配偶，不過做君相的應該使這舉國的人，各有事業生計，以自生其財，自得其色，那就天下太平了！

我們要瞭解作者的思想，這「君相」二字應當不作狹義的解釋！

更明顯的代表作者思想的，還要算書中第十回敘賈端甫的把兄范承吉范臬台捕殺「會匪」的一段，作者藉那「會匪」——一位孝廉臨刑前的慷慨陳辭，表現了他對政治的態度：

這范臬台下轎，就坐上二堂公案，吩咐把這女的帶上來，略問了幾句，叫人在他身上搜。這些人就把他抱的那孩子奪了，扔在地上，聽他去哭，在那孝廉夫人上身、奶旁、胸口、袖管、背後夾脰、口袋都搜遍了，回說沒有甚麼。范臬台又吩咐搜下身，就有兩個上來綁着這孝廉夫人的腰，扯着手，一個扯下這孝廉夫人的褲子，伸手在褲襠裏亂摩了一陣，也沒有甚麼，只好把手伸在褲腳管裏去摩，果然左右首褲腳

管裏搜出一個布包，呈到公案上。范臬台親手打開一看，果然是那本冊子，心中大喜！這位孝廉夫人見這冊子被搜了出來，曉得丈夫是保不住的了……除死更無別法，就繫好褲子，望着階前石上，把那頭拚命擲去，只聽得撲通的一聲，登時血液橫流，腦漿迸裂。兩旁站堂的皆慘不忍觀。范臬台也沒有甚麼驚駭！只吩咐了一句：「抬下去！」那些人就抬了這孝廉夫人，夾了那地下的小孩子出去。范臬台又吩咐帶那孝廉，那位孝廉在大堂口看見他夫人渾身血污抬了出去，知道那冊子必已被他搜着，已把這性命付諸無何有之鄉，倒也心地坦然。聽見傳，就從從容容的走了上去。到了公案面前，也只得跪下，却不等臬台開口，先仰着頭說道：「范承吉！你也是個中國的名下士，黃、農、堯、舜的子孫，怎麼這樣不顧廉恥！可憐我們中國數百年來，茅土被人踐食，財利被人侵分。你看那秦東、秦西各國的人民，皆有皞皞自得之樂，獨有我們中國，無論官商士庶，皆同那牛、馬、犬、豕一般，鞭策宰割，悉聽諸人，照這樣子再混下去，不想一個自強保種的法子，將來比那波蘭、猶太的人正要不加。我們這一班人也並不想做甚麼漢祖、唐宗，不過要想叫這四萬萬同胞同得吐氣揚眉，享點天地生人之樂。這種事體在這專制國裏，算是悖逆，若按之天地公理，要算極平順的呢！你也是個很有見識很有學問的人，從前在上海演說兩次，也很有道理，那保皇、革命兩黨裏頭，同你要好的人，真心佩服你的人也很不少，你怎麼忍心下這辣手，戕賊這些同志呢！你做臬司執法，是你的義務，那不能來怪你，却不應該設這些陰謀詭計，鍛鍊周內的害這許多善類。我也曉得這並不是你的真心，不過貪戀着富貴，希圖發財陞官，博你那閨中妻子的歡心，賺得些紅席雙棲的樂趣，爲了這財色二字，却就瞞心昧己，忘却本來面目，不顧萬年唾罵，蹂躪種族，以媚當道，我看你真正不值呢！

這是一段非常平凡的話，然而在晚清一般譴責小說中，這麼清晰地同情着革命的，尙未之前見。

作者對於男女的見解，那是完全不能以世俗的尺度去測量的。譬如第七回寫何碧珍——一個瑰奇跌宕的少婦私奔了出來，要嫁給她丈夫的表弟章池客，但是章池客已經結過婚了，拒絕了她的請求，她卻爽直地表示做

妾也心服情願。章池客覺得如此未免「委屈」了她，她非常嚴肅地辯駁道：

不是這麼說！我要不願，就是叫我做嬪妃福晉，一品夫人，我也不要做！我要願，就是叫我做個外婦私窩，通房丫頭，也沒有什麼不可！我看不獨我何碧珍一人爲然，凡是天下的女子沒有一個不存此心的！不過受了父、母、男人的束縛，叫做沒法罷了！而且我覺得只要男女合意，不拘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無不可，那泰西人執定了要講一夫一妻的道理，似乎還未能體貼的十分透澈！

章池客終於不畏人言，和她同居了。何碧珍的話代表了羅曼蒂克的一面，而第十六回寫任天然和妓女媚薔的羅曼蒂克的故事，却相反地表現了作者嚴肅的主張。這一段文字也是很精采的：

媚薔倚着醉，假在任天然懷裏說道：「你看這月亮圓得有趣，若要永遠是個圓的，豈不甚好呢！」任天然道：「月亮正爲他有圓有缺，所以他圓的時候，人家覺得他有趣，若要永遠是個圓的，也就沒有人覺得他的好處了。你看那日頭倒是永遠圓的呢，也沒有人說他圓得好麼。而且我看月亮最好是那將圓未圓之際，那花也是那將開未開之時……」媚薔嘆道：「你這話是嫌我是個已開之花不是？」任天然忙說道：「我說的這已開未開，不是指此，你不要轉錯！我是講那花未曾開足，則生意盈盈，還不曉得有多少好處在後頭；若開足了也就不過如此爲止。至於你講的那一層，我生平是最不計較的。我覺得男女相悅，全在心性相投；若是心性不投，就是男止一妻，女止一夫，終身廝守，並毫無意味。若是相投，就男係重婚，女係數配，其樂趣正在加人一等！所以有一部筆記上說，有個女的嫁了頭一個丈夫，死了不到半年，他就改嫁；嫁的第二個丈夫，不久也死了，他可矢志守貞。任你勾引逼迫他，他也不再嫁，也不偷人。有一個鄰居女的問他道：『婦人家守節的是從一而終，將來可請旌表，你既已改嫁，已算不得節婦，這回又何必苦守呢？』他說：『我也不曉得甚麼叫節婦，甚麼叫做從一而終；我但覺得頭一個丈夫我同他沒有甚麼恩情，我自然也沒有甚麼思戀，第二個丈夫雖然日子也不久，他對我的情分可真令我終身不忘。他死了，我總還當他在生一樣，怎能忍去再嫁他人！』其實像這樣子纔算真爲着丈夫守節，若專爲着從一而終，

可以博那朝廷旌表，門戶光榮，並不在他死的丈夫身上，這種守法，只好算爲一身名譽起見，守不守，皆與他丈夫毫無干涉的！所以我說男女之際，總以心性爲主，但是心性相投，却不能不借重於肌膚相親，甚麼緣故呢？肌膚譬如軀殼，心性譬如靈魂，人的知覺運動全在靈魂，然而沒有軀殼，你叫他拿甚麼去知覺？甚麼去運動呢？但是那種有軀殼而無靈魂的人，可也就索然無味了。

然而章池客、任天然都是賈端甫的朋友，都是所謂「真小人」，這些「小人」的言論和行爲太可愛了。李寶嘉吳沃堯的小說裏不曾有過一個這樣的脚色！這正是作者的魔力！全書猥褻的描寫也頗多，由脫節的生活上反映封建社會——官場的罪惡，作者恐怕是晚清唯一無所顧忌的人了！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新中華書文苑談往（第一集）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楊世驥

發行人 姚戟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相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二六〇）（滬印）



(13160)